

樂築夢想 成就非凡

— 擁抱台灣新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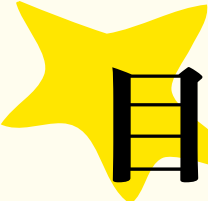


© by SECoND

I HAVE
A DREAM

華特·迪士尼曾說：

「如果你能夢想，你就能實現它。」
夢想沒有形狀，夢想沒有極限，
每個夢想都會劃出不一樣的人生視野，
你還記得心中的那個夢想嗎？



目錄

CONTENTS

008 / 推薦序

012 / 評審推薦短文

016 / 主辦單位序

020 / 喜馬拉雅山脊上的健康守護者 | 楊重源

034 / 一場名為人生的定向越野 | 吳思穎

048 / 翻轉——童書共讀，凝聚親子關係 | 吳淑娟

062 / 不信生機喚不回，從廚餘中開出花朵 | 許又仁

076 / 守護四十分之一的移工夢 | 陳凱翔

090 / 從校園走進都市的綠色交通網絡 | 陳孟偉

104 / 腦麻騎士，挑戰生命的勇者 | 孫育仁

118 / 愛生命、與生命對話的攀樹者 | 陳雅得

132 / 復刻時代回憶，重現航向心海的古帆船 | 韋慶陽

146 / 照亮部落未來 | 洛金・尤道

160 / 喚起生命，讓白魚回家 | 林宥岑

174 / 點燃心中火種，微光走向全世界 | 吉正然

188 / 六年尋熊記 | 李香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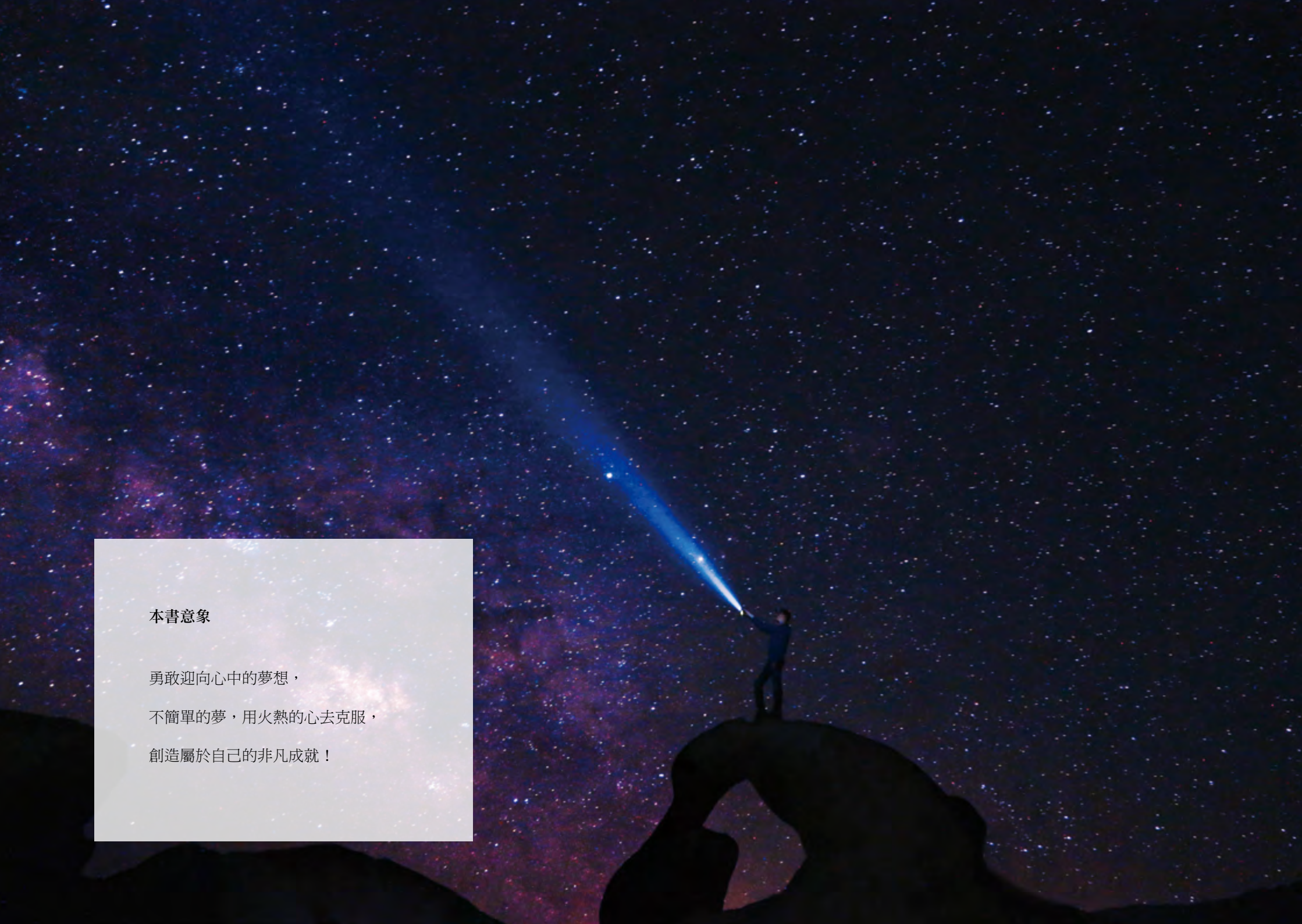
204 / 關於帝亞吉歐 (About DIAGEO)

208 /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活動緣起

212 / 夢想・臺灣 | 歷屆得獎者紀錄

218 / 夢想・世界 | 歷屆得獎者紀錄



A person stands on the silhouette of a rocky cliff, holding a flashlight that beams a bright light into the vast, star-filled night sky. The Milky Way galaxy is visible as a glowing band of stars and dust across the dark expanse.

本書意象

勇敢迎向心中的夢想，
不簡單的夢，用火熱的心去克服，
創造屬於自己的非凡成就！



因為有夢，所以無悔

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志朗

是怎樣的動力推動夢想家們持續去完成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想像藍圖，並且堅持不放棄呢？即使已經參與過 11 年的「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評選，但每一年度開始徵件時，我總是迫不及待想看看新的報名計畫，因為這些計畫總能激起我心中的築夢因子與興奮之情，同時讚嘆台灣依舊有這麼多有夢之士，為了社會、環境、理想而全力以赴。

這一屆「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在既有的圓夢起步金之外，為了讓已獲得獎助、難能可貴的梦想能夠走得更長更遠，增設了圓夢續航金的獎項，希望鼓勵夢想家們深耕夢想，擴大格局和影響力，朝永續經營的目標前進。對我來說，「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不只是一個企業一年一度的單純捐助，而是它同時也展現了一個企業秉持 KEEP WALKING 的精神，提供民眾勇敢逐夢、實現夢想的長期承諾。11 年來看著上百位夢想家的成長和轉變，也讓我更加堅信我們的使命，要持續鼓勵那群還沒有被發掘的夢想家，幫助他們將夢想發揚光大，讓每個夢想種子都有被看見的機會。

本書集結了第 12 屆「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13 位得

主的築夢故事，這些得主有未滿三十而立的青年、壯盛非凡的中生代，以及年過花甲的高齡長者。每一個夢想都為台灣的未來增添無以言喻的美好風景，無論築夢之路有多艱鉅，他們都堅持超越極限、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的共同創辦人陳凱翔，因為深入了解東南亞移工在異鄉打拼的辛苦、渴望回鄉發展卻又面臨許多困難的困境，因而推動「移工商學院」，透過線上平台的課程，讓移工突破時空的限制，在工作之餘可以隨時隨地學習，包括經營管理的基礎知識，以及生活適應和問題解決的能力，期待他們回鄉後能夠利用所學和在台工作的積蓄，真正改善家庭經濟和找到個人志向。定向越野國手吳思穎將聽障的不便化為前進的動力，曾代表台灣出征亞錦賽、世錦賽、聽障世錦賽及聽障奧運，透過移地訓練及參加國際比賽不斷自我精進，在定向越野運動中開創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羅東博愛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吳淑娟致力推廣親子共讀十多年，此次計畫將推廣範圍擴大至花蓮及台東地區醫院嬰兒室，以期讓資源不足的家長也能發揮良好的親職功能，加深親子之間的正向互動，讓



偏鄉的家庭弱勢不再循環，翻轉孩童的未來。在農村中長大的許又仁，利用微生物發酵特性，結合自身所學的奈米工程技術，將廚餘轉變為生物多樣性堆肥，藉此降低廚餘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活化已休耕或不易耕種的土地。

獨立電影工作者李香秀第二次獲獎，她歷時六年完成的《黑熊森林》紀錄片透過「黑熊媽媽」黃美秀的故事，以及布農族獵人林淵源為記錄對象，帶領大眾認識台灣特有野生動物及豐富森林資源，藉此喚起民眾對生態保育的重視。吉正然為盲胞朋友打造太陽能導盲號誌燈的微光計畫 II，同樣為二次入選，他在計畫 I 成功將 iBeacon 導入盲人重建院、伊甸基金會、中興大學圖書館並協助了一場有聲畫展後，這次將微光指向車流洶湧的十字路口，結合手機 app 應用程式與光偵測器，與現有人行號誌燈同步，讓盲胞得以不經由旁人協助，準確獲知自己身處的位置、安全通過路口，提供視障朋友友善的交通環境，落實科學與科技應以促進人類福祉（well-being）為目標的真諦。

這些計畫讓我們看到了台灣人期待改變和成長的決心，無論過程如何艱辛、未來要走的路有多崎嶇，他們共同的理念都是要為台

灣、為社會多盡一分心力。感謝有他們的努力，我相信台灣的未來將會更有競爭力！如果你的心中也有那麼一個想要 KEEP WALKING 的夢想，期待明年的評審會議可以看到你的報名，歡迎你和這些夢想實踐家一同「樂築夢想，成就非凡」。

最後，讓我們一齊以致高的敬意和滿心的不捨，來緬懷第一屆的得主齊柏林先生，他在去年（2017）工作的途中，不幸墜機離開人世，但他會在更高的地方，俯瞰這塊他心愛的台灣土地，引導著我們做更多善待地球、守護家園的大小事務。他一路艱辛，卻從不駐足，當然更沒有一絲悔意；他的精神，仍然 KEEP WALKING。柏林兄，一路好走；敬禮！

評審推薦短文

〈依評審姓名筆劃排序〉

夢想家是這樣的，不管現實的限制有多大，他從沒有限制他的心。

夢想家跟我們一樣只有「一天 24 小時」，但他不像一般人天天混來混去把時間過了，他花很多時間去學習、去進修、去鍛鍊。

夢想家多半是孤獨的，在成就之前，周遭勸退的人很多，有時連自己都在掙扎要放棄還是繼續，他仍被夢想日夜牽引，生死以之。

我從這些夢想家的故事裡，見到意志，見到力量。

我尊敬夢想家。

王錦華 / 鏡週刊 副總編輯

第 12 屆帝亞吉歐夢想資助計畫 13 位得主，都因勇敢發想築夢，堅持奮行，發揮共好美善的影響力而雀屏中選，也恰得 KEEP WALKING 圓夢金資助激發而夢想起飛踴躍。其中有克服障礙，堅向國際競場的勇者；有看見需要，勉力造福社群的善者；有愛護生態，翻轉守護環境的志者，篇篇都是令人佩服與感動的善美故事，值得推薦與肯定。

朱竹元 /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很榮幸受邀擔任第 12 屆「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評審，讓我認識了非常多為台灣這塊土地無私奉獻的故事，每位得主對於自己所耕耘議題的開創性、執行力、影響力都令人佩服，改變社會是靠每個人多作一點點，期待未來看到更多夢想自造家！

林以涵 / 社企流 執行長

教育是翻轉人生的重要推手，吳淑娟卻用另類方式「與孩子的童書共讀」來翻轉偏鄉家庭教育，以適齡童書當作醫生處方簽送給孩子，閱讀對孩子長期的益處變成醫囑，念故事給孩子聽成為療育，知識的累積也從童書共讀開始，透過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逐步推動時，才發現「一針疫苗一本書」的強大力量。

馬湘萍 / 教育部 督學

想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從改變自己開始，不要再為了誰的期待和盼望而努力。而是要一步一步的完成各階段的準備，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這樣的快樂才會長久，這樣的成就才能踏實。

祝福每個追逐夢想的人。

馬躍・比吼 / 第二屆夢想資助計畫得主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至今已辦理第 12 屆了，再次的陪伴十三位充滿熱情的築夢者完成夢想。

這本專書，傳遞每位夢想家精彩的發想與實踐過程，以及想要達成的生命與人生價值，期盼這些正向循環的力量帶動台灣社會更加良善。

陳郁秀 /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榮譽董事長

每個人都有夢想，夢想本身不見得偉大，但堅持及實踐的力量使夢想偉大。擔任評審時，每聽到一個堅持的力量都足以讓我熱淚盈眶。現在這股力量化為一本書，衷心希望更多人看到夢想背後的堅持，帶來生命的光芒。

黃正忠 /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已經進行了 12 屆的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不斷把台灣各個角落裡打造夢想、改變世界的人找出來。每一個得獎人，甚至於沒有得獎的遺珠，都非常精采。

能夠把這些精采而努力的人挑選出來被世界看到，是作為評審最快慰的事。

黃碧端 / 中華民國筆會 會長



» 第 12 屆評審合影

築夢的星，持續在台灣每個角落閃耀

台灣帝亞吉歐總經理 王孝倫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今年是第十四年了，從第二屆開始我看著許多築夢者藉由這個平台踏出了夢想的第一步，每一年我們都期待可以從眾多的報名計畫中發掘更多有前瞻性、對社會擁有正面影響力的夢想計畫，並提供這些築夢者夢想起步金，讓夢想能夠不再只是一個想法，而是有被執行的機會。

然而，我們也知道築夢的路勢必不會輕鬆，過程中可能是辛苦甚至有時候是孤單的。不過我們相信，當你抱持著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在築夢的過程中也就能獲得更多正能量，夢想終有發光發熱的一天。因此在第 12 屆我們以「樂築夢想，成就非凡」的精神為主題，期望激勵所有的築夢者，堅持並以正向的態度投入其中，夢想一定能夠逐漸壯大、展現非凡。

正如我們在每一屆築夢者身上所看到的，無論在執行的過程中面對了多少的困難，他們依然洋溢著笑容面對過程中的所有挑戰。我在許多場合都提到過，夢想資助計畫的主題「KEEP WALKING」說起來其實挺簡單，然而真要做到卻是非常難。我們都擁有七情六慾，每每遇到挫折少不了會覺得難過、沮喪，甚至萌發想要放棄的念頭。而

放棄只是一念之間，繼續往前走卻是需要不斷堅持的；看著這些築夢者堅持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在實現心中的夢想，帝亞吉歐也希望可以助以一臂之力，因而從第 12 屆開始增設「圓夢續航金」的項目。

我們非常歡迎曾經獲得夢想起步金的得主，帶著持續執行的計畫再次回來角逐續航金，我們也希望鼓勵那些默默長期耕耘的夢想家，帶著他們的計畫，加入 KEEP WALKING 的行列，只要這個夢想、理想是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我們十分樂意協助讓計畫延續發展性，讓這些夢想發揮更大的能量，對社會產生更多正向的效益。

在第 12 屆的得主中，有三位是二次入選；看到他們持續堅持實現夢想，並且擴大執行的築夢計畫，我的心情真的非常激動。十四年來，夢想資助計畫贊助了一百多位築夢者去實踐夢想，他們來自台灣各地，無論性別，無論年紀、無論是社會中的哪一個角色，都為了讓社會變得更好而努力。他們就像是夜空中閃耀著的星光，為了各自的美好理想而持續發光發熱，而這些星星將會逐年越來越多、越變越大、越來越亮，閃爍著的光芒告訴我們：夢想，正在實現。同時，他

們也會是新築夢者的最佳榜樣，激勵有志的後輩們有動力去實踐屬於自己想要築建的夢想。

雖然帝亞吉歐是一間外商公司，然而我們每天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希望台灣可以越來越好，所以全公司的員工都希望能夠對台灣有一些正向的幫助。這麼多年來我們對於夢想資助計畫的態度始終如一，無論業績好或不好，我們都堅持它是每一年都一定要執行的計畫，我們要讓夢想資助計畫這個平台繼續穩紮穩打、繼續深根茁壯，這是我們最大的理想。而這十四年來，我非常感謝始終支持著我們的眾多評審老師，也非常開心他們可以陪伴著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逐年成長，隨著報名件數逐漸增加依然一一審閱，並且和我們一樣抱持著熱切的心情在執行這個計畫。

夢想資助計畫將會持續 KEEP WALKING，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期待越來越多的築夢者讓我們參與他的夢想，無論是第一步或者中程的續航補給，我們都非常樂意與有夢者一同樂築夢想，成就非凡。



喜馬拉雅山脊上的健康守護者

楊重源

一晃眼，川藏地區的醫療援助已邁入第十三年，楊重源並不覺得自己特別偉大，對於執行過程中獲得的協助更是滿懷感激。「其實我也只是一個普通人，會感到挫折和失敗，也曾想過放棄，但周邊的朋友都很支持我。在過程中，看到自己提供的簡單協助，確實能改變他們的生命品質，就一路努力下來。」楊重源說，「若問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或許唯有經歷過這些，才能感受到自己的蒼茫渺小，與領悟生命同體的意義。」





» 小小的藥包，是救命的希望

冰封山頭的暖陽 台灣楊醫師，塔須村的楊曼巴

戴著黑框眼鏡，穿著合身襯衫，外罩白色的醫師袍；總是神采奕奕，即便不笑，臉上仍漾著一對淺淺的酒窩；他，就是台東馬偕醫院身心科醫師楊重源。「我喜歡這樣介紹我自己：你好，我是台灣的『楊醫師』，也是西藏塔須村的『楊曼巴』。」藏文中的「曼巴」指的就是「醫生」，每年高原上雪融草綠之時，就是村民引頸企盼的「楊曼

巴」回到塔須村的時刻。每年夏季，塔須村裡總能看見楊重源專注為村民看診的身影。

塔須村位於喜馬拉雅山脊四千五百公尺的高原上，全年冰封長達八個月，最低溫度甚至只有零下四十度，交通不便、醫療資源匱乏，單純的小感冒很可能就惡化成肺炎，奪走村民的生命。這座小小的村莊只有三千多人，每年冬天，都有許多老人及小孩熬不過寒冬。

2005年，當篤信佛教的楊重源初次受堪祖仁波切請託，邀他前往塔須村義診，楊重源卻斷然拒絕：「因為我對塔須村所在位置沒概念，高山症也令我卻步不前。」但堪祖仁波切仍不死心，隔年再度邀楊重源上山，「這次，我看見了仁波切對塔須村的牽掛與憐憫，心中充滿不捨，於是捫心自問，我真能為塔須村做什麼嗎？」楊重源說。牙一咬，便應允了這個艱難的任務，自費購買近八十公斤的藥物，楊重源踏上一條他從未想像，也難以想像將會走多長、多遠的道路。



» 長長的隊伍，都在等著楊曼巴的診治

第一年上山，高山症就讓他吃足苦頭，「那種痛苦，就像幾十萬支針全往頭上扎！」楊重源皺著眉說道，「我心裡想，天啊，難道我要死在塔須了嗎？」然而，一想到這些村民可能因為他的到來，而獲得改善生命品質的機會，楊重源就振奮起精神，終於抵達這個風光原始純粹、人民善良熱情的小村落。

他在這裡成立簡易醫療所，免費替村民看診、提供治療，藏民從一開始的不信任，到後來簡易醫療所外天天大排長龍，「我們會處理一些看似簡單，但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的疾病，例如感冒、拉肚子、牙齒痛、傷口等等。因為當地常常下雪、環境不佳，一個小小的感冒可能就變成肺炎，小小的傷口就變成敗血症。簡易醫療站的用意就是讓他們簡單的疾病可以得到立即的醫治。」手指著在簡易醫療所側拍的影像，楊重源如此說道。

關懷只做一半 慈悲反成殘忍

然而，一年中他只有一個月的时间駐紮在塔須村，不在的另外十一個月，要如何繼續守護村民的健康？楊重源認為，單次性義診對受助地區的人民而言是相當殘忍的，「假設今天我們到某地義診，來了一段時間後就離開，當我們不在的這些日子裡，不就回到沒有醫療的日子了嗎？那麼我們來的這段期間，又有什麼意義嗎？單次性義診可能會讓人很有成就感，滿足了虛榮心，但對這些人的生命並沒有實質上的幫助，關懷只做一半，慈悲反成殘忍。」

從這個角度出發，楊重源回過頭思考是否可針對醫療協助的部分做調整，於是採用「寄藥包」的方式，將各種必備藥物製作成簡易藥

包，交由寺院堪布保管，「我們會在當地培養所謂的『醫療訓練者』，告訴他們什麼症狀應該使用什麼藥物。這些人通常是寺院的人員，一來集中控管藥物，比較不會有用藥過度的問題，二來他們也比較有慈悲心，」楊重源頓了頓，繼續說道：「當然有些人會質疑這樣做真的安全嗎？我當然知道這樣做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所以我們只能做醫



» 海拔四千五百公尺的責任

療上的改變，平衡理想與現實，找出一個最安全、最有效率的方式。而寄藥包的方式雖然簡單，卻是可以實質改善村民生命品質的方法。但是慢性病的部分，比如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因為這些疾病需要長期的檢查和評估，但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去完成，所以我們是不會介入的。」



» 楊曼巴來了，大家都很开心

剛剛好的一切 造就剛剛好的幸福

除了醫療援助，楊重源也在當地開辦學校，認為教育才是解決當地貧困的根本方式。「如果有一天，村莊裡有一個孩子因為教育而有了改變，那對村莊來說也是一個改變。」之所以堅信教育的力量，只因自己正是過來人。楊重源出生於台東鄉村，父親患有慢性病，眼盲截肢，家中生計全靠母親開設的麵攤支持。

「一開始想當醫生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幫忙家裡的經濟。」楊重源靦腆地笑道。小時候希望能夠賺大錢，但長大後卻將三分之二的薪水投入醫療援助事業？楊重源說從前家貧，得到了來自各方許多的幫助，所以有了能力，就帶著感恩的心回饋社會。加上與他情同母

子的裴修女年輕時就由相對先進的歐洲來台，甚至選擇委身偏遠的台東，從青春到白髮，一路奉獻五、六十年，讓楊重源省思，行醫是否並非全然為了賺錢，而有其他服務奉獻的可能？即便彼此宗教信仰不同，仍感動楊重源實踐醫療援助的理想。每年除自費一百萬購買藥品，也投入一百萬在教育方面，「我常說兩百萬可以買一個村莊一年份的幸福，這是一件多麼廉價的事情。我剛剛好有能力，也剛剛好有時間，塔須村剛剛好也有這樣的需要，就能一起完成這剛剛好的幸福。」

在塔須村提供醫療服務的第八年，楊重源的醫療援助計畫，面臨了一個重大的轉捩點。2014年初，卡貝尼村的寺院堪布耳聞塔須村的情形，千里迢迢來到台灣找上楊重源，拜託他提供和塔須村相同的醫療援助時，楊重源非常猶豫，擔心自己和團隊沒有辦法克服環境和交通上的困難。卡貝尼村位於尼泊爾遙遠北方喜馬拉雅山區，被終年積雪的群山圍繞。而最近的醫護中心，遠在三天車程以外的加德滿都。

「提供醫療援助，最重要的就是藥品。藥是很貴的，要順利運輸過去，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在西藏，我們已有一個既定的流程；但我們對尼泊爾並不熟悉，不了解他們的醫療情況，也不知道國家的狀況如何。所以一開始，我只告訴堪布應該怎麼做，然後請他去找別人！」楊重源笑說。

但堪布並不放棄，花了許多時間說服楊重源，加上熟識的關山聖十字架療養院修女裴彩雲幫忙查了許多資料後告訴他，若站在疼惜好友的立場，她希望楊重源打消前往的念頭，因為當地除交通不便，也

十分落後；但站在宗教的立場，她認為這個地方亟需醫療援助，若有能力，就應該努力幫助這些貧窮的人做出改變。楊重源終於被說服，點頭答應堪布的請求。「讓我下定決心的，除了堪布的慈悲和修女的鼓勵外，我也想著如果這麼做，可以讓更多人仿照我們的行動，把醫療援助推廣到更多地方去，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結果。」楊重源的表情認真，眼中散發著光芒，熱切地說道。

楊重源認為，交通愈不方便的地方，醫療資源愈匱乏。所以當他決心前往尼泊爾時，便決定將紮點設在卡貝尼村，而非交通較為方便的加德滿都。雖然路途不便，但楊重源並不以為苦，反而用樂觀的心面對這一切，「事情能不能成，都是上天的安排。」

看到痛苦 就無法克制自己

2014年10月中旬，甫從塔須返台的楊重源，再度背上沾滿泥土的行囊前往卡貝尼村，兌現對堪布的承諾。即便碰上雨季，強降雨和土石流沖毀聯外道路，使路途困難重重，也未曾動搖楊重源的決心。雖然此次的醫療行程計畫確實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但他知道這並非盲目的前行計畫，而是決定為下一個村莊的簡易醫療所籌備。

「到尼泊爾做醫療援助，是因為莫名升起了莫大的勇氣，就決定出發了。雖然塔須村已經忙不完了，卻還是想著建立第二個、第三個簡易醫療站，我想我應該是罹患了『看到痛苦，無法克制自己』的病吧！」楊重源笑道，「雖然尼泊爾有公醫制，類似台灣的衛生所，但因為藥的品質並不是很穩定，加上看診需要支付一筆費用，對貧窮的家庭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 前往第二個簡易醫療站：尼泊爾卡貝尼村





» 楊曼巴仔細診治每一位村民

尼泊爾沒有醫藥業，多數藥品皆須由印度進口而來，關稅高、品質又不穩定；礙於法規及運送成本等問題，也無法直接由台灣採買寄送。因此，簡易醫療站所需的藥物，全由楊重源及志工團隊自行由台灣攜往，並隨身捎上山。「一人帶三十公斤，五人就帶了一百五十公斤的藥物。但因為有帶義診的公文和寺院給的申請書，在出境及轉機時都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只有入境尼泊爾時有被要紅包。」楊重源不改幽默率直本色，半開玩笑地說。「我們把自用藥物的空間都騰出來，盡量把居民一年份的必備藥品都全帶上山。如果還有不夠的，就在當地採買。」

楊重源說，台灣的健保普遍、價格合理，看病拿藥都相當方便，生病得到治療似乎是基本的權利。但這些村民在生病時卻無法接受正規的治療，僅能仰賴宗教。所以當楊重源及志工團隊抵達卡貝尼村，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大批等待的村民。「這些居民的反應其實跟我們當初到塔須村時一樣，既期待，又不信任。告訴他們這些醫療和

藥物都不用錢，他們還不相信。在他們的想法裡，我們是外國人，外國人的藥比較厲害，他們會好奇，也會有所期待。但畢竟我們是外來的，這些居民不認識我們，一定也會擔心我們是不是別有目的。」其實楊重源的想法很簡單，那就是盡力讓這些被遺落在世界角落的無醫村「病有所醫」。

愛不只是簡單加法 而是無限的延伸

問到為什麼不協助台灣的偏鄉醫療時，楊重源表示，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並非「沒有醫療資源」，而是「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偏鄉所提供的醫療資源並不能滿足當地的醫療需求。楊重源舉例說道：「在台東，許多偏鄉在入夜後的緊急醫療協助是有困難的，這是醫療分配不均、甚至可以說是缺乏，但在像西藏、尼泊爾這樣的地方，他們的醫療資源是零。這在邏輯上是不相同的。」

2015年，當楊重源照例返回西藏義診時，意外地從一位病患口中得知，他來自喜馬拉雅山上的另一座無醫村——「覺悟村」，兩地間的單趟車程就得耗費八至十小時。雖然村民知道在塔須村有簡易醫療站可就診，但患者往往經不起舟車勞頓的折騰，或無力負擔昂貴的交通費用，只能忍受病痛，甚至消極地等待死亡的到來。

待塔須村的醫療行程告一段落，楊重源與志工團隊趕緊準備上百公斤的藥物，驅車趕往覺悟村，也立下來年要在此設立簡易醫療站的願望：「幫助了一個村莊三千人、兩個村莊六千人、三個村莊九千人，接下來就能幫助更多的人，挽救更多的生命。」對楊重源來說，這些可不是簡單的加法，而是未來愛的無限延伸。當短短數日的義診

» 每一年，村民都等著雪融、草綠、花開，等著楊曼巴回來



行程告終，一行人準備離開覺悟村時，村民熱情送行，讓楊重源不禁熱淚盈眶。「我從來沒有收下他們送的禮物，只要知道他們在這裡等著我，就是我每年回來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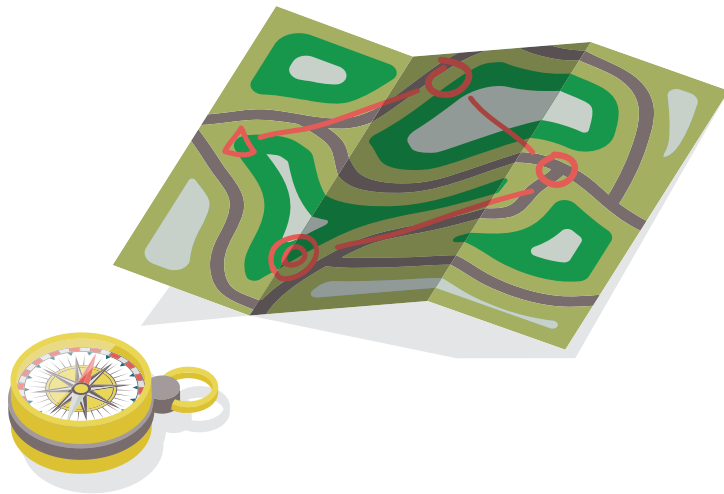
一晃眼，川藏地區的醫療援助已邁入第十三年，楊重源並不覺得自己特別偉大，對於執行過程中獲得的協助更是滿懷感激。「其實我也只是一個普通人，會感到挫折和失敗，也曾想過放棄，但周邊的朋友都很支持我。在過程中，看到自己提供的簡單協助，確實能改變他們的生命品質，就一路努力下來。」楊重源說，「若問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或許唯有經歷過這些，才能感受到自己的蒼茫渺小，與領悟生命同體的意義。」午後的陽光和煦地灑在楊重源的身上，映照著他的白色醫師袍閃閃發光。

「在西藏，每當我要離開的時候，居民就會說：『等到山上的雪融了、草綠了、花開了，就是夏天到了。楊曼巴就會回來了。』這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因為你知道他們期待著你回去。」楊重源微笑地看著遠方，溫暖的眼神彷彿能穿越千里，遠眺他心心念念的第二故鄉。

一場名為人生的定向越野

吳思穎

「對我而言，定向越野就像真實人生一樣，有起點、終點、巔峰與低潮，在過程中遇到瓶頸時，必須讓自己盡快處理這些危機；如何找出問題解決、抵達終點，就會感受過程帶給你的種種改變。」



「我沒聽過風的聲音，但我的肌膚知道風的溫柔；我聽不見歡呼的加油聲，但看的見終點的每個微笑。」自 2010 年夏天開始，定向越野好手吳思穎以國家隊代表身分，出征亞洲錦標賽、世界聽障錦標賽、世界錦標賽、世界排名賽、聽障奧運等大大小小賽事，一次次拿下好成績。採訪當天，身高 154 公分個頭嬌小的她露出燦爛笑容，娓娓訴說她獨一無二的冒險旅途。

在瑞典與挪威發跡的定向越野運動（Orienteering）在北歐擁有百年發展史。由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有著幅員廣闊的蓊鬱森林，林中更遍佈大小沼澤和湖泊，而軍隊在野外的實戰訓練便逐漸發展為運動項目，遂成為世界定向越野的先驅。每位參賽者必須在時間內利用地圖與指北針，依照標記在地圖上各個檢查點的順序完成打卡，最快完成的選手即獲得勝利。



» 從小在父母的鼓勵下，吳思穎透過舞蹈去感受音樂韻律的美

在瑞典，定向越野更是每位孩子體育課的必修課程。年僅三歲的孩童，學習藉由地圖與指南針的相互搭配，訓練辨識方位、精準判斷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過程宛如一場尋覓寶藏的冒險遊戲。可是，對於從小便有聽力障礙的吳思穎來說，原本就艱辛、多變的運動形式，對她無疑是更為巨大的考驗，讓人更加好奇，當初怎麼會投身這項運動呢？而這一切的故事，要從她童年的那個夏天開始說起。

在一歲兩個月大時，吳思穎因感染德國麻疹，在連日嚴重高燒下而失去聽力。為了讓寶貝女兒健康成長，父母親雙雙鼓勵她學習舞蹈，試著用身體的舞動感受音樂韻律的美麗。上天收回去的，父母用心將它彌補回來。從五歲到十五歲這段寶貴的成長時光，吳思穎勤於學習舞蹈，對從小一路習舞長大的她來說，原本以為能夠一直無憂無慮地跳下去，然而卻在順利考取舞蹈班後，到目標學校報到時才發現進入舞蹈班後必須學會如何編舞，一邊進行舞蹈動作，一邊結合音樂韻律，不僅如此，更要跟上同儕的進度，這對從小聽力受損的她來說異常吃力。在諸多考量之下，她不得不放棄舞蹈專才進入一般高中，然而她也沒有因此而灰心，否定自己對運動長年的熱愛，吳思穎自願加入學校體育校隊，繼續揮灑淋漓汗水，寫下青春最精彩的一頁。

勇敢成為自己最想成為的人

高二時，出現一位改變她一生的關鍵人物，在他身上讓吳思穎看見自己更多的可能性。那天，超跑選手林義傑到學校演講，她記得相當清楚，當林義傑站在講台上，握著麥克風說出：「沒有經歷過，怎麼會知道世界有多大？沒有冒險過，怎麼會知道生命有多可貴？」這



» 2014 年全民運動會，獲得三金一銅的好成績

句話時雙眼發光的樣子。他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篤定相信行動能帶來改變的神情，打動坐在台下的吳思穎，讓她暗自下定決心：「這輩子，我也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當時正處在升學十字路口的她，不禁想像，如果轉換走向體育這條路，也許前方會有截然不同的風景正在等待自己。體育對非科班的吳思穎來說，絕對不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奇想，學校校隊與累積十年的跳舞經驗，讓她從小就培養了絕佳的體能狀態，以及肯吃苦、肯流汗的做事態度。當時的她，在體育與數學系之間游移不定，最後，她決定靜下心來，傾聽內在的聲音。「當時我也喜歡數學，可是想到算數學要一直坐在椅子上，好像有點無趣耶。」說到這，早熟的她罕見地吐著舌頭，臉上露出俏皮笑容，彷彿又回到少時坐在教室裡的小女孩，對未來有著無限憧憬，每一個步伐都很珍貴。

報考大學體育術科前夕，吳思穎的決定遭受到父母強烈反對，總

是為女兒著想的他們，怎麼樣也想不到，寶貝女兒居然想走體育這條路？在他們心目中，學舞很好，但興趣跟專業是兩碼子事，再說，體育這條路，在台灣能有保障與出路嗎？加上女兒不是體育科班出身，到時怎麼能跟上同學進度？

「為什麼他們都不傾聽我內心的聲音呢？」父母強硬的態度，讓一向好強、倔強的吳思穎感到特別受傷，即使知道是為了自己好，心裡卻感受不到支持，彼此之間築起一道高聳的牆，走不過也打不破。她那時想著：「如果什麼方法都不行，那就用行動證明吧！」在術科表現上，吳思穎包括立定連續三次跳、仰臥起坐、1,600 公尺等體能術科測驗成績都比同齡同學來得好，最終成績揭曉獲得滿級分，終於讓陪考的爸爸、媽媽放下心中的大石頭，放手讓孩子追求心中的理想。

夢想也許易碎，但心更加堅強

取得父母同意後，吳思穎順利進入中正大學運動競技系，並因為一位體育老師的鼓勵，意外開啟了她的定向越野之路。這位老師曾擔任定向越野裁判，對學生的天賦有敏銳直覺，在一次體能測驗中發現吳思穎的良好體能，因而鼓勵她嘗試定向越野，就這樣抱持著忐忑的心情踏進了定向越野的世界。然而，接觸定向越野這個決定，再次受到父母的大力反對。

由於台灣不盛行定向越野，往往認為這是一項既冒險又危險的運動，即使溝通、吵架也無法達到共識，讓她下定決心用行動證明，平平安安地完成每次任務，並帶回一個個獎牌與獎座。在這條夢想路

上，吳思穎一次又一次用行動捍衛，證明夢想也許易碎，但保護夢想的心只會越來越堅強。

「定向越野和跑步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一場考驗體力、腦力的完美結合。」吳思穎細心解釋兩者間的差異。定向越野不只是體能運動，更是與其他選手之間的智力追逐與角力賽。每到一個新場地比賽，選手們必須敏銳地感受環境差異。吳思穎更將每場賽事視為新奇的冒險，用自己的雙腳認識新的地方，同時認識嶄新的自己。絕佳的專注力與體力，讓她在台灣大大小小的賽事中嶄露頭角，參與的每項比賽，幾乎都站穩前三名，也因為累計國內的總積分，讓她獲得國外參賽資格；沒想到，前往國外參賽的經驗卻讓她狠狠跌了一跤。

「到了國外後才發現，原來世界很大，自己很渺小。」在台灣獲獎無數的她，單純地以為，這一次，也能抱一座獎牌回來吧？然而，現實結果帶給了她極大的震撼。「國際賽事中，我不只是跟自己比賽，也是跟所



» 第一次參加世界級比賽抵達終點後因得失心太重而落淚

有厲害的選手競爭。」繁複的地形，等高線技術不好，導致判斷山脊、山凹時出差錯，途中浪費太多時間等等，她赫然發現自己其實有很多缺陷，是過去從未料想到的。

定向越野在歐美國家行之有年，國外選手經驗自然豐富；吳思穎上了大學才接觸，經驗相較之下明顯不足，再加上技術不夠純熟以及自負的心態問題。賽後，她以理性的態度解剖自身、調整態度、改進再挑戰，可見她強健的心理素質。

不甘的淚水，人生最真實的淬鍊

「定向越野在台灣是冷門項目運動，偶爾會被說閒話，像是『隨便比就可以輕鬆當國手』，對方卻不知道我們投入多少時間與心力。」談到外界不友善的評論，吳思穎語氣明顯失落。

定向越野怎麼會是簡單的事呢？她還記得，在前往烏克蘭參加定向越野錦標賽時，由於對場地環境不熟悉，始終找不到方向。比賽時間共 100 分鐘，不管完賽與否，每位選手皆須在限定時間內返回終點，眼看都快超過時間，但她依然找不到下一步的路。最終，為了不要讓教練和主辦單位等太久，她決定提早折返。回到終點後，吳思穎忍不住放聲大哭，那是渴望往下走卻力有未逮、心有不甘的淚水，卻也是人生中最真實的淬鍊。

吳思穎表示，因為過程困難，所以自己更不願輕易放棄。每當她在比賽途中，偶然心生放棄的想法，或是傷痕累累、被野犬猛追、野蜂螫咬時，她會告訴自己，即使再怎麼辛苦，也要抱持著尊敬的態度跑完全程賽事，因為繪圖員在繪圖、場勘時，身上所承受的傷一定不

會比參賽選手們少。聽到年僅 27 歲的她，待人處事竟如此成熟與善良，令人不禁眼眶泛紅，能培植出這樣的選手，真的是台灣的驕傲。

人生就像一場定向越野

只不過，台灣縱使能培育出如此堅毅、成熟的運動人才，卻仍存在著許多懸而未決的制度問題，使樂觀的吳思穎也不禁陷入低潮當中。她記憶猶新，參與 2017 年薩姆松聽障奧運時，眼看賽事在即，教練名單卻不斷更動，讓她心中很沒安全感。加上訓練菜單幾乎都是以土法煉鋼的方式進行、沒有採用運動科學化的方式排定菜單，這些都不利於選手自我保護與突破個人限制；種種現實因素，讓思穎坦言：「很累，讓人幾乎不想參加比賽了。」隨著心中上的負擔越來越多，明明是一項為國爭光的美事，心中卻有著揮之不去的陰影。

所謂「求人不如求己」，既然無法改變制度，那就自己改變吧！為了精進自身能力，吳思穎打起精神來，想盡辦法用身邊的資源突破瓶頸。2016 年，她透過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圓夢起步金採購諸多器材，妥善利用每一分錢在自我提升上。聘請教練一對一訓練，鍛鍊肌力提升運動效能、遠赴外國進行長期移地訓練，熟悉多變的自然地勢，也在聘請防護員的協助下，降低運動傷害的發生。為了有效提升能力，她的足跡踏遍世界，彷彿手中握著一張冒險地圖，在虛實之間，如實反映定向越野的本質——相信自己的判斷。

假使沒有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資助，無法前往國外進行地勢多變的移地訓練，正式上場時她便只能孤注一擲地應戰，絲





» 2016 年代表台灣參加世界錦標賽

毫沒有時間適應當地的氣候和地形環境。她說：「移地訓練讓我找回看地圖的感覺，還有熟悉身體的感受，這些都是能讓我增強動機的事。更因為在防護員的協助下，讓我能夠不用因為受傷而影響訓練的心情，也能健健康康地返國。」由於台灣缺乏中長距離的訓練場地，選手們大多在大型公園或森林中練習，移地訓練能幫助定向越野選手打開所有感官，適應每一個地形環境提早備戰；也因為有這樣的淬練幫助，吳思穎達成了世界排名前兩百名的目標，獲得第 160 名，是她在定向越野選手生涯中目前的最佳成績。

「感謝夢想資助計畫，讓我在國內外能夠無後顧之憂地訓練、添購器材，同時幫助推廣定向越野；過去我在這條路上，一直都受到別人的幫助，希望能傳承友善的援手，讓從未接觸的人們知道定向越野的好。」吳思穎誠懇地道出心中

感謝。幾年來，她持續參與各方比賽，以名列國際排名為目標，並且走訪各地演講分享，向台灣推廣定向越野，提升國內參與的人口數目；不只對自己的運動生涯規劃有相當明確的目標，而且不僅將焦點聚焦在自身，更有著向下扎根、對外推廣的決心。

「對我而言，定向越野就像真實人生一樣，有起點、終點、巔峰與低潮，在過程中遇到瓶頸時，必須讓自己盡快處理這些危機；如何找出問題解決、抵達終點，就會感受過程帶給你的種種改變。」吳思穎這番話，讓人真切感受，對她而言，定向越野就是一場人生的修行，必須不斷叩問最真實的自己，當初為什麼要投入這項運動？自己的初心到底是什麼？在與大自然的對話之中，吳思穎不斷面臨自我的衝擊與成長，慢慢覺醒、明白自己想追求的事物，進而找到如何實踐自己夢想的方法，對她而言，這正是定向越野的魅力所在。

阻礙成為愛的延伸

訪問的尾聲，讓人不禁想問，身為勇敢逐夢的過來人，有什麼建議要對正在追夢的新鮮人說呢？她想了想輕聲說：「做就對了，不做怎麼能知道自己的極限？有夢想不敢去做，那只是一場空夢，勇敢實踐這個夢想，讓它有成真的機會。」她不知道，在她說出這句話時，眼神有多麼堅毅，彷彿當年林義傑眼中的星光，雙眼閃閃發亮。

吳思穎的雙親從反對到大力支持，總是排除萬難親臨現場看女兒比賽、為她加油。在某一次的國外賽事結束後，更是號召親友們在機場內耐心等待女兒歸來，無論有沒有得獎，對他們而言，都是最光榮的出征，因為吳思穎再一次勇敢地戰勝內心所有恐懼。當年，他們選

ranking.orienteering.org			
			
159	Kamila Gregorova		CZE 3006
160	Szu Ying Wu		TPE 3004
161	Laura Vike		LAT 2999

» 世界排名創個人最佳：第 160 名



» 由反對轉為支持的家人

擇在體育這條路上對女兒放手；如今，獲得女兒最溫暖的擁抱。

吳思穎沒有辜負父母的信任，在夢想這條路上絲毫沒有退縮。每次參賽時，毅然決然拿下耳邊的助聽器，避免助聽器因為滿身汗水而有故障疑慮，卻也因此，讓危險與複雜度大幅提高，她說：「我聽不到外界的干擾也聽不到加油聲，反而讓我更加專注。」吳思穎吃力地說出這句話，卻讓人停駐在心底久久無法忘懷。一路以來，她始終選擇出戰一場沒有加油聲的比賽，即使聽不見加油聲，但心臟強而有力的跳動會告訴她，什麼是最人生無悔的選擇。

翻轉——童書共讀， 凝聚親子關係

吳淑娟所推廣的「悅讀小豆苗」活動，在新生兒出院時，由嬰兒室護理師將「念故事書給孩子聽」作為出院衛教醫囑，交給家長一本小書當作處方，讓新生兒家庭帶回。於是從 2014 年 7 月起至今，全宜蘭縣的新生兒家長都聽過要念故事書給寶寶聽的醫囑，也拿到了童書處方，這些宜蘭寶寶人生中的第一本書都是從嬰兒室領到的。



吳淑娟



羅東博愛醫院的小兒科，隨處可見白牆上貼著各種可愛的圖案，有別於一般院所的蒼白冰冷，一點點的小巧思使得醫院形象溫馨了起來，隨處可見的小細節，透露出醫護人員們對孩子的疼惜與關懷。

2003 年，吳淑娟當時任職於桃園聖保祿醫院，後來因為丈夫的調職，她決定跟著丈夫帶著當時一歲的孩子來到羅東，以全職母親的身分陪伴孩子一年。而隨著居住的時間越長，他們發覺羅東更適合孩子成長，於是決定在羅東安家。

一提兒子，吳淑娟連眼神都是滿滿的愛：「雖然我不是全職媽媽，但我也想要給孩子一個不一樣的生活經驗。」然而十多年前的宜蘭，親子活動並不普及。在北部的大都會區常常有的各種親子聽故事、親子 DIY 活動，吳淑娟卻發現，在羅東，她找不到一個可以帶兒子去聽故事的地方。



» 吳淑娟陪伴孩子從小閱讀

2004 年 9 月，孩子安安上幼兒園，她到羅東聖母醫院任職。隨著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宜蘭媽媽，她開始察覺到都會區家庭與偏遠地區家庭的不同——在這裡的小病童一大部分來自山地鄉、新住民和隔代教養家庭，忙碌的家長對於孩子的教養方式大多屬於自由放養，在上學前幾乎沒有接觸書本的機會。看著這些孩子，吳淑娟想到很多都會區的孩子自出生起就被父母親抱在懷裡聽故事，而羅東的孩子們卻缺乏聽故事的環境；又想起自己小時候也是出生於普通的勞工家庭，家中書籍不多，小學時從經濟好的同學家裡借書的經歷——她內心湧起一股力量，想為這群孩子做點什麼，讓他們能早點藉由閱讀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親子共讀，走出弱勢

吳淑娟認為台灣許多偏鄉孩子從出生就面臨醫療、教育、文化資源不足等問題，造成孩子們一出生就被迫開始落後。然而，無論是政府或民間所做的協助，都是去緩解「已產生的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狀況。而念故事書給孩子聽是一種簡單又務實的方案，她贈送的童書皆以圖片為主，家長不需要擁有高學歷，只要發揮想像力看圖說話即可，即便是年長的長輩或新住民，也能以母語來講故事——既能養成家長持續念故事書給孩子聽的習慣，也能逐漸提高家長的知識能力和增強親職功能。

身為從小便愛閱讀的愛書一族，吳淑娟真誠地說：「我覺得很多人生的觀念，它是沒有辦法透過上課的形式去傳達、學習的。」因為了解教育與閱讀對弱勢家庭孩子的重要，吳淑娟開始向來看門診的家



» 吳淑娟推廣親子共讀，並贈送故事書

長們宣傳親子共讀的好處。所謂的「親子共讀」，重點在「共」字，不是「讀」字，也就是「爸爸媽媽和孩子一起做一件高興的事」，簡單來說就是營造好的親子互動，只是互動的方式改成家長和孩子一起看圖畫書，家長藉著念故事書陪伴孩子，和孩子講很多話。吳淑娟認為透過這個方式，能建立起父母和孩子溝通交流的習慣，進而隨著孩子年齡逐漸成長教導孩子，避免發生青春期的孩子反抗父母、拒絕與父母交流的情況，根本上預防減少孩子走上偏激的道路，讓孩子能在未來追尋更佳的发展。

然而，與北部情况不同的是，宜蘭許多家長無法理解為何要念故事書給小孩聽，加上許多偏鄉的家庭因經濟能力不足，連到醫院看診都會遇到交通不便等重重困難，又如何到圖書館借書呢？面對這些接踵而來的問題，吳淑娟微笑承受，越挫越勇。

2007年，吳淑娟搜尋到美國兒科醫師早已從1989年，將「閱讀對孩童長期的益處當醫囑」衛教給嬰幼兒家長，並將「適齡的童書當處方箋」贈送給孩子。這個方案（Reach Out and Read, ROR）經過長

期追蹤後，發現對孩童就學後的學習有顯著的幫助，特別是對閱讀或教育資源相對不足的家庭，效益更好。

這樣贈書的方式，直接解決了一些家庭因地域偏遠或經濟條件不足而無法購書、借書的困難，一直以來的問題迎刃而解。吳淑娟希望從兒科醫療送出的一本小書及囑咐家長陪伴孩子共讀的提醒做起，讓城鄉差距的距離，開始縮短。

她說，她從 ROR 中看見了希望。

閱讀與知識，書的力量

吳淑娟認為台灣發展要從新一代的小朋友做起，重視他們整體觀念的照顧。這個照顧非關金錢，而是照顧的方式、注重的觀念，讓孩子們將來的持續發展可以更為永續。

經過美國 ROR 研究發現由兒科醫師來推廣親子閱讀，除了提高幼童語言和理解能力、提高孩子就學後的閱讀和學業成績表現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時改變家庭閱讀習慣，並增加了家庭裡書籍的書量。有參加的孩子，從小口語和閱讀能力發展較佳，就學後的學習速度也更快，和其他未施行親子共讀的孩子之間差距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大。吳淑娟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是在講成績，而是教育，甚至是未來的社會發展。」

「我們一直在講說是親子共讀，但重點其實不是讀些什麼，」吳淑娟面帶笑容地強調：「而是這個『共』字。」對於陪伴孩子，有些家長養孩子像放牛吃草；有些家長很用心，花時間實踐親子閱讀。放牛吃草的孩子們起步已經被迫落後，又因為家庭功能不足，在上學後

沒辦法協助孩子課業的學習，落後的距離逐漸拉大，孩子到了青春期後許多問題便會漸漸浮現。

ROR 強調嬰幼兒時期親子閱讀的原因，便是要在孩子嬰幼兒時期就確立和父母間的溝通互動，透過念書建立起和孩子說話交流的習慣。隨著孩子逐漸長大，當面臨到需要教導孩子生活與道德行為時，孩子便比較能和父母溝通，親子互動的成果便展現而出。吳淑娟說：「親子互動，是看家長願不願意付出。是在培養家長，用一個好的方式和孩子互動。」

共讀第一步，一針疫苗一本書

2007 年起，吳淑娟開始在羅東聖母醫院的小兒科門診小規模試辦 ROR（活動稱為：寶寶讀書趣）。在確認透過 ROR 的醫囑模式的確可以提高家長願意念故事給孩子聽的意願後，她下定決心開始擴展實行。經過不斷地努力，在 2011 年 6 月終於爭取到宜蘭縣政府的補助，將 ROR 方案擴展到全宜蘭縣的醫療院所和衛生所的健兒門診。

當初開始推廣活動時，吳淑娟描述很多兒科醫療朋友們都跟她說：「這個概念很好，但在台灣醫療環境下可能做不成。」他們一定沒料到，因為吳淑娟的堅持、信念與不屈不撓的精神讓這名為 ROR 的種子在宜蘭開花結果了。隨著吳淑娟的推廣，宜蘭 ROR 已經建立起兒科醫師推廣親子共讀的模式。但她並不止步於此，而是看得更遠：「一個好的觀念，如果能從孩子出生就開始給予家長，效果一定更好。」

2014 年吳淑娟改從新生兒家庭開始推廣「悅讀小豆苗」，在新

生嬰兒出院時，由嬰兒室護理師將「念故事書給孩子聽」作為出院衛教醫囑，交給家長一本小書當作處方，讓新生兒家庭帶回。於是從 2014 年 7 月起至今，全宜蘭縣的新生兒家長都聽過要念故事書給寶寶聽的醫囑，也拿到了童書處方，這些宜蘭寶寶人生中的第一本書都是從嬰兒室領到的。

閱讀這個觀念其實政府一直以來也都在推行，2009 年起縣政府配合教育部推行「閱讀起步走」計畫，家中有 0-5 歲小孩的家長，只要到圖書館辦理寶寶借書證，便能領到一份有兩本童書的閱讀禮袋，然而計畫在宜蘭和偏遠地區的效果卻不甚理想，因為若家長沒有觀念就不會主動走進圖書館，或者因偏鄉交通不便無法到圖書館。吳淑娟發現宜蘭一歲的孩子中，約有一半比例，人生的第一本書仍是從兒科門診領到而非從閱讀起步走活動領到。這樣的情況更堅定了她的信



» ROR 的推廣，加深了家庭間的互動



心，她認為藉由兒科醫師的專業形象鼓勵家長們進行親子共讀，配合 ROR 的推行，家長的行動力會更活躍。

隨著推行 ROR，吳淑娟從家長的回饋與新生兒的影響中看見希望。在經費增加後，吳淑娟一鼓作氣執行一針疫苗一本書，在小寶寶回診打疫苗時，隨著寶寶年齡成長贈不同的書。她期望「親子共讀」的種子在新生兒家庭間，隨著寶寶的年歲茁壯成大樹。

新舊時代觀念衝撞，創造嶄新共讀時光

一個新觀念的推廣，一定有接受也有拒絕，吳淑娟說其實會實行的家長還是比較少的。既然連對小朋友的父母推廣時都會有困難，那面對隔代教養的家庭會不會更難宣導？對於這個疑問，吳淑娟表示其實不會：「有些爺爺奶奶因為教養過孩子，後來孩子長大了事業與收入也不甚理想，為了讓孫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反而會認真聽我們說。」

許多老一輩的人們對書本的印象是：必須好好愛護、要坐姿端正地讀，讀通了，弄懂了內容，才叫做閱讀。然而，讀童書其實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概念。吳淑娟指著桌面擺著的幾本色彩鮮豔童書，材質有不織布、厚紙板裝訂的書，和那些大人們所認知的書本天差地遠。她笑著說爺爺奶奶們當初接觸到這些童書也覺得：「嗯？和以前看到的書完全不一樣！」長輩們這才發現還可以抱著寶寶一起念書、說話。

面對願意接受 ROR 觀念的家長，吳淑娟深感喜悅，而對於拒絕的家庭她也不顯灰心，越發堅毅地說道：「一個好的觀念也是要花時間講的。」她舉例說明：「就像『發燒不要急著吃退燒藥，感冒不用急著吃感冒藥。』這個觀念在十多年前也曾經宣導困難，但隨著時間、

經過眾醫師的推廣，至今逐漸變成常識。」吳淑娟認為親子共讀就如同打疫苗，兩者皆對寶寶有益處，她希望在未來能將 ROR 推廣到越來越多地方。

她相信，有一天 ROR 也能普及。

經年累月，回饋與反響

親子共讀的推廣，從 2007 年慢慢走到現在，已過了十一個年頭，當問起吳淑娟都從接觸 ROR 活動的家長那兒收到了哪些反饋？她提起了一次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有一位媽媽第一次帶著一歲的孩子來看診，吳淑娟依照孩子當時年齡的發展狀況，贈送了多功能的感官書給母子帶回家。三個月後，媽媽又帶著孩子來看診，她關心地詢問起孩子喜不喜歡上次送的書，那位媽媽卻笑著說道：「他喜歡得不得了！有一次他自己在客廳翻書，



» 顛覆家長對於書的傳統觀念，洗澡也可以看書！



» 2008 年吳醫師在社區成立嬰幼兒讀書會，至今仍由故事媽咪們持續運作



» 吳醫師向家長們推廣嬰幼兒親子共讀

我公公在旁邊看電視，然後我發現怎麼突然沒了電視的聲音，原來是我公公關了電視在和孫子一起玩這本書呢。」這樣的反饋著實讓她又驚又喜，也深刻感受到上一輩的人，其實真的更懂得書本的好。說到這吳淑娟嘆了口氣，感慨地說：「當人生經驗越多，越會想到『如果以前有這些東西的話一定會更好』。因為他不是不要啊，而是因為當初沒有。」

能不畏困難、經年不斷地持續做一件事，並非易事。當問起能讓她堅持這麼久的動力是什麼？她稍稍沉默了一會兒，似乎在所有訪談的問題中這題最為難答。爾後，她輕鬆打趣地說道：「不知道欸，可能就是真的比較『雞婆』啦！」

吳淑娟從興起 ROR 親子共讀推展的念頭一路走下來，路途艱難重重險阻，曾碰到家長的不認同，也曾四處辛苦奔波尋求贊助，甚至遭遇推廣資金不足等問題，生活忙碌得連一點閒暇時間都成奢望。萬幸同為醫師的先生非常支持她的行動，在她四處跑的時候負責在家陪伴孩子，吳淑娟才得以毫無牽掛地繼續為偏遠地區孩子們的未來奔波。這樣的付出已經不是僅僅「雞婆」兩個字便能概括略過的，她的奉獻像春雨落入泥壤裡，無私灌溉，希冀閱讀的芽苗在孩子們心中欣欣向榮。

花東跟進，永續推廣

當宜蘭的 ROR 計畫逐漸成熟，吳淑娟想著，同為後山地域的花蓮、台東，勢必也有一樣的問題，因此開始計畫將 ROR 推向花蓮和台東。然而資金要從哪裡來？她說 ROR 推廣中最受挫的便是尋找

資金，資金的募集真的非常辛苦，而且即便在宜蘭獲得了資金，也無法將資金挪到其他縣市使用。萬幸在 2015 年報名第 12 屆「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獲得 80 萬元的圓夢資助金，才得以將 ROR 繼續推往台東和花蓮的醫院，落實計畫，她對此非常感激。

花蓮和台東的推廣，吳淑娟以電話協同花蓮慈濟醫院的朱紹盈醫師討論，以及同樣迎接許多新生兒的門諾醫院；台東則是由台東基督教醫院小兒科的鄧弋醫師幫忙聯絡。當推廣到台東時，原本團隊都擔心當地醫護人員會認為多了工作上的負擔而反彈，沒想到居然一帆風順。原來因為在偏鄉醫院工作，知道偏鄉家庭的情況，嬰兒室的護理師們每個人特別愛孩子，當然也就希望孩子們回家後能得到好的照顧，所以在向他們推廣 ROR 時，並不會有「花時間和家長宣導兩、三分鐘，會讓一整天變得更忙碌」的念頭。

吳淑娟說，其實新生兒的家長沒有育兒經驗，對於醫生或護理師交代的每一個事項都巴不得把它錄下來，而醫護人員正巧能透過這段時間宣導親子共讀，同時和家長傳達一些育兒的健康觀念，她認為那種開啟雙方互動的信任感，便已經發揮贈予童書這段宣導時間的價值。

對於未來的期望，吳淑娟靦腆地笑著說：「當然是希望其他縣市的兒科醫師也願意一起來加入。」她深深地盼望有那麼一天，能將 ROR 推廣到全台灣，並能像疫苗接種一樣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讓全台灣的小朋友們都能從小接觸閱讀，贏在起跑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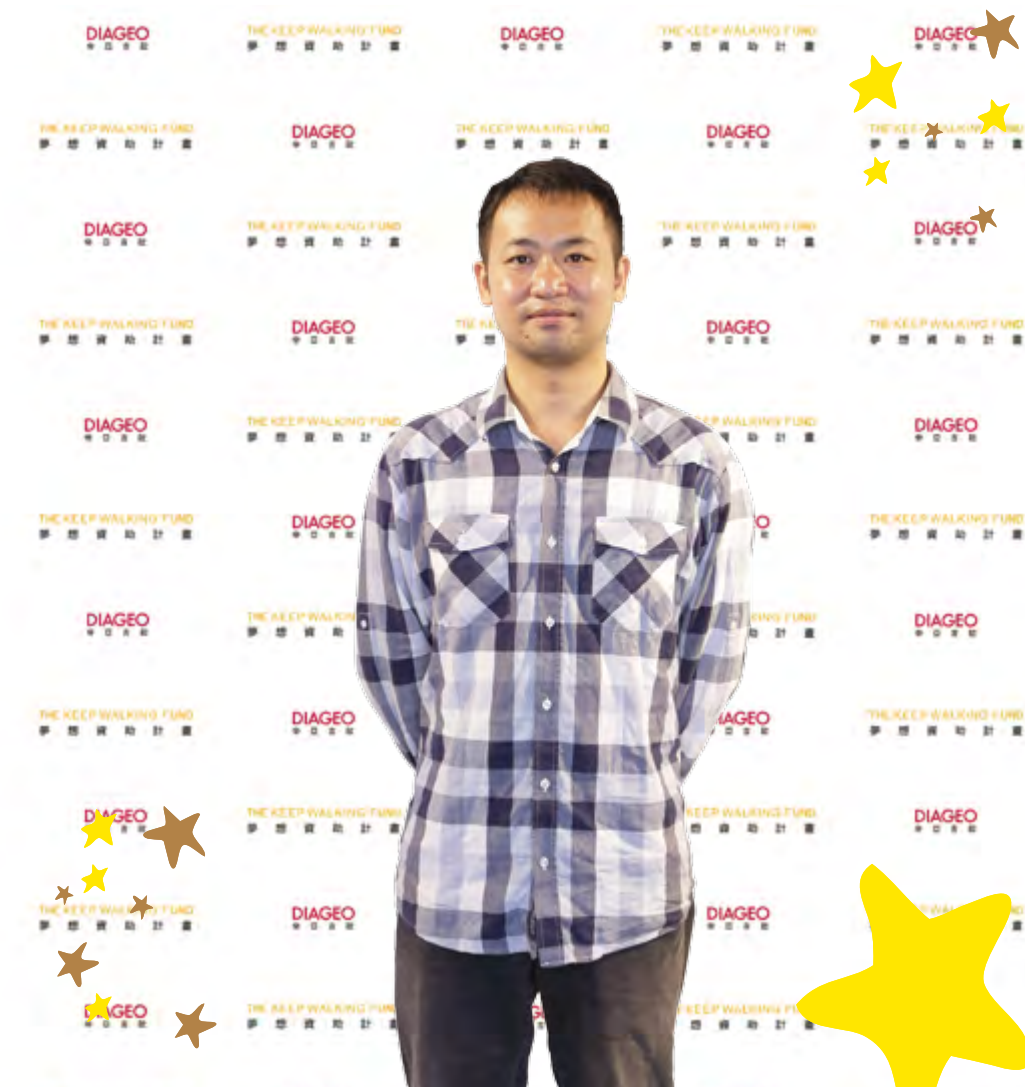


» 《小魚嚕啦啦》透過吳淑娟醫師的 ROR 推廣，成為許多新生兒的第一本書

不信生機喚不回， 從廚餘中開出花朵

許又仁

事實上，依照許又仁的學經歷，大可以走一條相對輕鬆的路，他卻搖搖頭說：「這年頭不缺人在無塵室裡頭。每個人都在找尋人生定位，我也不例外，產業賺錢的地方通常都很擁擠，所以還是要有人去不擁擠的地方努力耕耘。」許又仁走上一條絕無僅有的路，從此人生風景大大不同。



「你知道嗎？臺灣農業廢棄物約莫兩千多萬噸，我們每吃一公斤食物，代價是製造一噸垃圾。再來，臺灣有六百萬頭豬，那些豬糞便要往哪裡去？」訪談剛開始，許又仁便拋出了這一個個我從不知道，也沒想過的問題。2016年，為了解臺灣當下面臨的困境，許又仁號召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創立元沛農坊社會企業，無怨無悔投身永續循環經濟行列，為臺灣的未來打造一線生機。

很難想像眼前身材壯碩、開朗健談的他，過去曾歷經暴瘦、過度勞累而躺在醫院。回憶起住院時光，他淡淡說道：「那時候只能茫茫然地看著病房的天花板，第一次感受到力不從心的無力感。」但也正因為這次過於疲憊而病倒的經驗，讓他恍然明白：人有其極限，心不是鐵打的；必須仰賴一群人的力量，理想才能成行。他的理想，就是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喚回臺灣土地的盎然生機。

一個從「吃」開始的綠色永續夢

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博士、理工背景出身的許又仁，當初怎麼會對農業產生興趣呢？其實這對南投囡仔來說一點也不意外，關心農業的初心其實相當單純：「因為我喜歡吃好吃的東西啊！」

原來，家中從祖父輩開始務農，從小生活起居與農業息息相關，他就是個在山上長大、天生天養的山野孩子，最喜歡以感官認識與親近生態。他笑說，大自然的美好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 DNA 當中，讓他無論到哪裡求學與工作，都忘不了土地帶給他豐饒的養分。

童年時代穿梭在山林間的田野經驗，大學時期又就讀擁有「鳳梨



» 對計畫侃侃而談的許又仁

大學」美名的國立中正大學，許又仁可以說從小到大都離不開自然的照顧。「你知道嗎？民雄的鳳梨跟山一樣高，而且牛奶鳳梨有可爾必思的味道喔！」談到鳳梨，許又仁話匣子大開，開始和我認真分析不同鳳梨品種在口腔中綻放的滋味。要知道，不是所有在中正大學就讀的青年學子都能如此親近在地的滋味、分辨不同品種的差異，這些都是他從小到大生活的積累，似乎天生對於新鮮農作物的滋味擁有更深層的感受。

這些過往的生活經驗，總是呼喊著他往自然再靠近一些，對土地的關懷再深刻一點。這份舌尖上的懷鄉情愫，以及土地賜給他與生俱

來的挑剔味蕾，讓許又仁天生對生態環境有敏銳的觀察力，並且想要為大自然貢獻一份心力。說到這，他不好意思地搔了搔頭說：「北部的食糧品質往往令人不敢恭維，我只是單純想要吃到好吃的天然食物。」天真率直卻富有實踐的行動力，正是支持他實踐走出臺灣永續循環經濟一條路的主因。

廢耕土地與工廠廢水，臺灣農業的隱憂

回首元沛農坊的起步，來自於台灣第一個成功推廣廚餘堆肥的臨海農場劉力學老師的啟發。他們觀察到，台灣許多地方縱使有先天良好的地理環境、乾淨水源，但長期處在廢耕的情況之下，使得土壤缺乏好的照護無法耕種；加上經濟發展讓許多耕地長期面臨險峻的生存環境，沒有第二條乾淨水源可以使用，臺灣廢耕土地與工廠廢水問題，讓許又仁相當感慨，我們正無情地扼殺大自然的生機。如何兼具環境保護與永續資源，讓土地重新活起來，成為他再三思索的事情，這個難分難解的「好問題」，在 2013 那年有了新的契機。

2013 年遠赴德國參與國際研討會 MicoTAS（化學與生命科學微型化國際會議），爾後又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跨領域交流，為許又仁帶來思想上的衝擊與啟發，讓他發覺臺灣農業的無限潛力，以及生物科技真正的去處。他進一步分析，農業是巨大的載體，若是以廚餘與農業廢棄物為原料的堆肥，能夠肥沃土地、滋長農作物，豐饒的土地就能孕育甜美的豐收。只要串好農業這一條重要的連結鏈，對各方產業都有極高的價值，臺灣農業若要長久發展，勢必得往永續循環經濟這條路上前進。



» 向南臺科技大學同學解說如何種植辣椒苗

為了發展永續循環經濟，許又仁一開始便看到廚餘堆肥的優點，可是坊間「堆肥」是太粗略的說法，內容物容易過於龐雜，加上民眾對於廚餘的觀感普遍是怕臭、怕髒、怕影響生活品質。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實只要堆肥比例調得好，自然沒有味道。可惜，人心很難突破既定印象。

許又仁苦笑地說：「我們是一個非常害怕別人抱怨的社會，而只要給微生物吃的東西不對，發酵時就臭給你聞，這個時候抗議聲也就隨之而來。」事實上，堆肥有自然界演化的發展條件，只要將最基礎的碳、氮都照顧好，自然不會飄逸臭味。為了學習專業堆肥技術，許又仁與夥伴們師承三芝臨海農場的負責人——劉力學老師。對於晚輩的虛心討教，劉老師全然無私地傳授自己多年摸索的堆肥技術，年近八十歲的劉老師至今仍耳聰目明，每一年元沛農坊團隊都會親自登門拜訪，獻上最誠摯的祝福。許又仁說：「我們後生晚輩有責任也有義務傳承、接棒前輩屹立不搖的精神，一棒接著一棒，將堆肥變成希望。」



» 教養院輔導老師帶領身心障礙學員養殖蚯蚓

翻轉豬農印象，玩屎尿玩出一片天

以廚餘與農業廢棄物做為原料，經由適度的發酵過程，因而產生微生物多樣性堆肥，而其中的另一項要角——農業廢棄物，來自於豬的糞便。而在這一點，團隊達到了農業與畜牧業的雙贏局面。對於養豬人家來說，每天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第一、降低豬舍的臭味，第二、環保局不要來了！每一張收到的罰單都在影響著養豬毛利與一家人的生計，若不是迫於沒有改善之道，他們也不願意受罰。

在元沛農坊團隊的協助之下，不僅養豬場做到汗水零排放，還變成了農耕典範，許又仁笑著說道：「這些水拿去澆香蕉都不夠了，哪裡還可以亂排！」廢水成為灌溉用的肥水，瞬間翻轉既定印象，將原本的污染源，變成每個產業都搶著要的豐饒養分，滋養世間萬事萬物生長。對此許又仁驕傲地說，曾有養豬的農友對他表示：「謝謝你！我們現在在大家面前，終於能抬起頭來了。」這是多麼讓人心疼的一句話，好在藉由團隊的協助，終於逆轉普羅大眾的價值觀，讓飽受歧視的養豬農友，能夠抬頭挺胸地以自身專業為傲。並且給予豬隻更乾淨、安全的飼養環境，再利用沼氣發電種出乾淨食物，運用循環經濟的概念，讓養豬人家不用再因為環保法規而倍感壓力。

「大家常常對我們說：『少年喇豬屎沒前途！』但我總是大聲說：『我們就是玩屎尿的團隊。』」喜歡開玩笑的又仁，雖是笑著說道，眼中卻閃發堅毅的光芒；他說環保領域沒有英雄可言，必須仰賴一群有共識的人，而文化扎根才能改變周遭環境。環保是全民共同發展、共享的事業，並非英雄式的獨霸事業；環境保護是生活產業再升級的概念，若做到好是全民的產值，沒有廠商可以一方獨佔，只要個



人、各個產業願意以涓滴力量往前邁向一步，永續循環經濟就有成真的機會。「利用廚餘製作微生物多樣性堆肥是我們最大的目標。希望我們能以自身的成長，鼓勵大家一起將這件事做好，所以一路走來亦步亦趨，以持續接力的方式往下一個里程碑邁進。」每一句話，都透露出他肩負重擔、任重道遠的胸襟。

元沛農坊不僅將本事做到極致，成功逆轉民眾對養豬業的印象，為了讓更多人瞭解農業，元沛農坊團隊更前進校園進行推廣實驗，介紹在堆肥作業中的最大功臣——蚯蚓，帶領民眾和農民一起種田，在離土地最近的地方，品嚐主廚的私房菜，抑或是在粉絲專頁上用輕鬆活潑的方式，介紹冷僻的農業大小事。團隊付出許多時間與心力，都是在營造彼此溝通的機會，或是有鑑於過往臺灣普遍對於蚯蚓認知不

» 用於元沛農坊猴頭菇 XO 辣醬的辣椒苗



足，為了讓民眾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與認識而幫蚯蚓做正名運動。

許又仁笑說，其實這些都是與賺錢無關的事，但是只要是能傳遞正確的科普知識，他們願意不計成本地去做，只希望讓社會更好，樹立典範才是更重要的事。談到對未來的期許，他將目光放遠，握緊雙手說道：「希望大家多愛臺灣、多愛環境一點，有心想做事的人需要社會鼓勵，而臺灣絕對不能走回頭路。」

要錢沒有，只有真心一顆

事實上，依照許又仁的學經歷，大可以走一條相對輕鬆的路，他卻搖搖頭說：「這年頭不缺人在無塵室裡頭。每個人都在找尋人生定位，我也不例外，產業賺錢的地方通常都很擁擠，所以還是要有人去不擁擠的地方努力耕耘。」他這番話正如同美國詩人佛羅斯特在詩作〈未走之路〉所言：「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許又仁走上一條絕無僅有的路，從此人生風景大大不同。他笑稱自己是白手起家、一窮二白的窮鬼，要錢沒有，他有的只是一顆坦蕩蕩的赤子之心。

人們常說：「錢不是萬能，沒有錢卻萬萬不能。」這句話放在推動理念這件事上更是如此。幸好，許又仁與夥伴們的誠摯真心沒有被埋滅，在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與 flyingV 募資計畫雙管齊下，獲得社會大眾的信任，雙雙各獲得一百萬元的資助，2016 年 8 月，正式成立元沛農坊社會企業。元沛農坊在眾人期待之下孕育而生，開始導入技術於台灣各地的農場，開啟團隊的第一哩路。

元沛農坊團隊組成年齡在 30 歲以下，各自擁有不同的專長。這

些年，團隊技術與實力受到各界矚目，證明有其能力去做跨領域的技術合作，在他們的努力不懈之下，許多具有美好未來的事正在持續發生。目前元沛農坊合作的農場擴充到六座，一年度便成長高達六倍，土地守護面積超過二、三十公頃以上；每一畝盎然生機的田地，都是由年輕人的夢所孵化而成。而起點，正是來自於眾人的無私支持。

「我非常感謝 KEEP WALKING 支持我們做環保，這是永遠都感謝的事，你們所做的決定有著深遠的影響。臺灣是不容易信任別人的社會，帝亞吉歐卻願意提供這樣一個以全然信任為支持的獎金。以嚴格、公正的審查制度，然後給予全然的信任，讓我們可以伸開所有拳腳，也讓我們認識很多志同道合的夥伴與前輩，這個公正的



» 帶領南臺科技大學的同學實際種植辣椒苗



» 竹東雜糧產銷班第一班「來田地吃一餐」活動大合影

獎項，本身就是典範般的存在。」許又仁謙遜地表示，能得到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是意外的收穫。

當時，團隊正面臨窮途末路、一籌莫展，他有著理想與抱負卻無法實踐，內心其實有著巨大的掙扎，因緣際會在朋友轉介之下，才有幸角逐這項公益盛典。「這是社會託付給我們的錢，我們有義務，確保使命在永續路上不斷前進、沒有對不起社會對我們的期待。」將民

眾的期待放在心底，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不敢輕言辜負眾人，正是這份坦蕩蕩的熱忱，讓許多人願意情義相挺。卻也讓人益發好奇，支撐許又仁走下去的信念是什麼？在他心中是否存在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

成為你想要看見的改變

這個疑問，在訪談的尾聲逐漸得到解答。許又仁表示，這一路上肯夢創辦人朱平的一番話，影響他甚深。朱平曾說：「要完成一件對社會具有意義的事情，個人乃至於公司都太小了，沒有眾人的幫忙不能成事。」這番話，啟發了他對於理想社會的美好想像。他認為社會的溫暖，是需要每一個人都奉獻一些火光，確保這個世界有人正在做對的事情，而且願意持續做下去。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怎麼鼓勵想要改變的人去勇於嘗試呢？而許又仁正是的那一個願意改變的人，勇於追尋心中的光和熱，讓自己成為嚮往的改變。

元沛農坊在做的是一場富有冒險精神的社會實驗，沒有人可以帶來一場革命性的成功結果，任何的投入跟創新，對社會來講都是一場實驗，探索這個計畫能不能解決社會上的普遍問題，元沛農坊試圖集結眾人所知、所學，以真心守護每一畝豐饒田地。永續循環經濟這條路，他們會無怨無悔地繼續走下去，用青春熱血贖回自然的盎然生機！



為了讓學員們有舒適的學習環境，陳凱翔自掏腰包承租台北車站附近的空間當作上課教室，甚至用心準備簡單菜餚、聘請翻譯老師跟課。一切的一切，都僅憑自己的積蓄。原本只是利用假日擔任移工的中文老師，到後來燃燒存款開設商學院課程，陳凱翔都義無反顧地盡己所能，只為成全別人的夢想。「以前我總想著要找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來做，現在我找到了！」說到此，他的臉上揚起了燦爛的笑容。

One-Forty



守護四十分之一的移工夢

陳凱翔



人聲鼎沸的台北車站大廳，來往的旅人們時不時抬起頭確認即將啟程的火車班次。另一邊，有一群人在黑白相間的格子地板上席地而坐，彼此說說笑笑，他們沒有非得要抵達的目的地，只想把握難得的放假時光相聚。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仰賴東南亞移民工補齊勞力缺口，他們在工廠付出汗水，料理長輩的生活起居，辛苦在遠洋、近海捕撈漁獲，這群移工朋友來自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各國，人數佔台灣四十分之一，努力撐起台灣各個層面的網，他們的需求卻鮮少被討論、被看見。

知名瑞士作家 Max Frisch 在描述當時西歐外勞時寫到——「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只要是人，心中便會懷抱各種夢想，有著各式各樣的需求，陳凱翔與夥伴吳致寧所共同創辦的 One-Forty（社團法人台灣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正是看見移工朋友對夢想的渴望，集結眾人力量，具體開設一系列課程，讓大夢也有實踐的可能。

過去的迷惘，終究連成一片星圖

初見陳凱翔，他一身黝黑的皮膚，渾身散發著台灣年輕人獨特的氣質——靦腆與熱情兼具，眼前年僅二十八歲的他與夥伴共同創辦 One-Forty，在他和煦的笑容底下，蘊藏積蓄著不容小覷的能量。「其實大學時的我很迷惘，自己到底真正關心什麼議題？」談起大學時期，陳凱翔的眼神透露一絲迷惘，當時就讀政治大學企管系的他，讀了大量關於國外非營利組織的書籍，滿腔熱血卻並不明白心之所向。



» 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們，在台北車站大廳度過難得的休假日

後來，剛好有機會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當交換學生，時逢四川大地震之後幾年，地牛翻身震垮許多家庭，許多農民為了生計考量而到外地工作，讓他開始關注中國農民移工問題。

迫於經濟，孩子們只能倚在門邊，茫然地看著父母遠行工作，由年邁的祖父母照看長大。家人因工作而長期缺席，和東南亞移工朋友的處境有著高度的相似性。「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做的研究居然意外地和現在所做的事情有所關聯。」生命中曾付出關心的事物，終連成一片壯麗星圖，這是當時的他始料未及的事。

畢業後的他，仍不知道職涯方向，他想著：那就再給自己一些時間吧！陳凱翔像隻自由的鳥，風往哪吹，便往哪飛，於是，他的第一站選定旅費便宜，又有朋友家能借住的菲律賓。「我們一聊之下，才知道他們有很多家人、朋友都在台灣工作。」每天朝暮相處的新朋友，有許多親人都在台灣討生活，彼此瞬間產生深刻連結。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情感，就是將對方放在心上，菲律賓人熱情、好客的精神深深吸引著他。

» One-Forty 的教室總是充滿歡笑，就像是移工們在台灣的另一個家



而回到台灣沒多久，行李尚未收拾完，他又想：再給自己三個月時間吧。一眨眼，他人已抵達印度，跟隨當地非營利組織的腳步，一齊照顧貧民窟的孩子，教他們簡單的功課與照顧一天三餐。「我的爸媽不太擔心我，可能是我一直以來都把自己照顧的很好吧？」年輕創業者常見的家庭革命，幸運地並沒有在他周遭掀起風暴。細數從北京、菲律賓到印度，這些年來，陳凱翔沒有刻意安排目的地，只是單純臣服生命之流，讓命運將自己帶往遠方，終回家鄉。

深入在台灣的移工們

回到台灣後，陳凱翔任職於顧問公司，忙碌的工作之餘，他派給自己一項艱鉅的超級任務！也就是試著找尋當初菲律賓朋友口中的親戚，而在移工朋友的介紹和引領之下，也讓他發現在台灣過去從未發現的都市秘境。

「你知道嗎？台北車站旁有一條印尼街，我還跟著菲律賓朋友到中山北路教堂，過去總嚮往飛行，沒想到在台灣就有出國的感覺！」談到第一次拜訪短短五十公尺，四處林立著雜貨店、美髮行，飄逸著濃厚的異國情調印尼街、還有跟著菲律賓朋友一起上教堂的經驗，他的語氣明顯激動起來。儘管這項超級尋人任務最後無疾而終，卻讓他開始想要更進一步瞭解，這群離鄉背井的人們，在台灣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們都是什麼樣的人？

「我一開始不是以社會議題看待移工，只是單純想要更瞭解他們。」陳凱翔回歸到與人相處最單純的本質，不將他們的存在視為「議題」。正是這股單純的好奇心，驅使他深入瞭解移工來台程序，包括



仲介費用、申請程序，種種細節他都做足功課，不過當想要再更進一步，卻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在一次看見印尼移工在台自組的社團有招募中文老師的消息時，他二話不說，馬上報名！用熱血，為自己敲下第一塊入門磚。

老師，我想回家鄉開店！

設計中文教材、利用下班時間勤於備課，長達九個月時間，工作以外便是與印尼學生們相處，陳凱翔終於開始有機會能夠勾勒他們在台灣的生活樣貌。只是，聽到的盡是職場災害、工時過長、老闆不給放假的不合理待遇，讓他開始思索，自己除了教中文外，還能幫上什麼忙？時逢農曆新年，身為老師的他，免不了設計課程活動帶動氣氛，這一次，他邀請同學上台分享新年新願望。

「大家好，我……想回印尼開美容店。」、「我回去後要開飲料店。」站在講台上，大家以生澀的中文訴說夢想，大夥越說越起勁，



» 陳凱翔帶領 One-Forty 看見每個東南亞移工的夢

好像明天就是回家的那天，就要開始招呼絡繹不絕的上門客人。

「原本我以為，大家平常工作那麼辛苦，應該想多放假、想多賺一點錢，結果有超過一半的學員都想要回家鄉開店。可是我再問大家有沒有進一步的開店規劃時，他們都茫茫然地搖頭，這點讓人很擔心。」企管系出身的陳凱翔，敏銳地看到事情的癥結點，大家空有夢想卻對利潤與經營管理、行銷策略沒有概念，這項發現，讓一心想要幫助移工的他，終於找到自己可以著力的切入點。

請你相信我的心

陳凱翔開始著手規劃基礎財務、營運、行銷一系列相關課程，將開店「拆解」成許多前置步驟。雖然想法已經成行，但這卻不是個只靠他單打獨鬥即能勝任的工作，幸好當陳凱翔將消息一張貼在網路上，便成功吸引來自各行各業的網友們，紛紛志願協助。大夥兒不吝付出專業豐富網站與課程內容，從 2015 年 2 月上旬到 7 月期間，在大家的幫忙之下，終於正式設立「移工商學院」。只是……老師與空間都準備好了，學生呢？為了招生，陳凱翔拿著傳單開始到處宣傳，不會印尼話的他，只得比手畫腳，期望用豐富的肢體語言，讓移工朋友知道他們開課的決心。

「一開始，大家還以為我們是仲介公司派來的，怕被騙錢，看到我們就躲。」陳凱翔苦笑著。招生一開始便備受挫折，在沒有信任基礎與人脈介紹之下，只能憑著一股熱心到各縣市隨機搭訕，許多人對他們投以狐疑眼光，躲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仔細看比手畫腳猜謎？有好幾次，陳凱翔都患得患失地想：「如果開課那天，整間教室空蕩

蕩，怎麼辦？」幸好，趕在開學前一週，有移工一個帶著一個上門報名，最終湊齊十五人，第一梯次順利開課！

「回想起來，我很感謝那十五位學員，如果沒有他們，我很可能當時就宣告放棄，不會有後來發生的一切。」問起最感謝的人，向來表達流暢的他，罕見的停頓了一會。對他而言，第一梯次的學員們，就像是十五顆星星，照亮原本漆黑的夜，讓他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有價值的事，一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事。

相信，喜歡能吸引喜歡

為了讓學員們有舒適的學習環境，陳凱翔自掏腰包承租台北車站附近的空間當作上課教室，甚至用心準備簡單菜餚、聘請翻譯老師跟課。一切的一切，都僅憑自己的積蓄。原本只是利用假日擔任移工的中文老師，到後來燃燒存款開設商學院課程，陳凱翔都義無反顧地盡己所能，只為成全別人的夢想。「以前我總想著要找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來做，現在我找到了！」說到此，他的臉上揚起了燦爛的笑容。

在 One-Forty 創立的初期，陳凱翔與吳致寧辭去正職全心投入這個全新的非營利組織，不僅沒有收入，更要想著如何找到錢來支付組織的支出。儘管這份志業讓人充滿成就感，但是遇到的難題也勢必不會少，那麼在遭遇問題的時候從來沒想過要放棄嗎？

陳凱翔篤定的回答：「沒有，一次都沒有。我相信，非營利組織可以是很穩健的長久事業，雖然沒有錢，但我們不氣餒啊！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做自己非常喜歡的事。」始終相信每個故事都值得被聆聽，每個夢想都值得被實現，憑藉「喜歡能吸引喜歡」這股傻勁，捨



» Open Sunday 活動，帶領更多民眾認識東南亞移工及他們的文化





» One-Forty 團隊前往學員家鄉追蹤拜訪、拍攝經驗分享影片

棄悲情牌，不走悲憫路線，One-Forty 團隊開始進行深入訪談，挖掘移工朋友那顆發燙的心，一則則引人入勝的動人故事，以及充滿希望的真誠照片，不僅成功吸引大眾注意 One-Forty 的存在，更順利申請到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這筆獎金，讓原本連房租都繳不出的協會開始穩定運作，兩年半的時間，有能力聘請五名專職、四位兼職員工，讓職員與五十名志工朋友均獲得保障。

「除了獲得資金支持外，對我們更重要的是，評審團看見、肯定我們的計畫是有價值的，這點讓團隊很有信心。」One-Forty 成立至今，完整的中、長期規劃，開設商業、理財、中文、化妝等多元線上及線下課程，讓學員們在台灣期間能更充實生活，培養職涯發展能力。每學期招收一百五十位、一年高達三百位學員進行課程。而他們在近一年中，也以東南亞國家母語錄製了一百支影片，Youtube 頻道超過萬名人數追蹤，每部影片有高達五千的點擊紀錄，讓即使不方便出門的移工，也能把握休息空檔線上學習，更讓有專業背景的移工能

站上講台擔任講師。每一步嘗試，都讓學員們翻轉台灣是血汗之島的印象，相信這裡是能溫暖孵夢的中繼站。

夢想現在進行式

一路以來，One-Forty 始終沒有忽略長期追蹤的重要性，印尼幅員廣大，每年都需花兩到三次時程，拜訪各城市，關心學員們的事業進度。夥伴們行走在巷弄，看到學員過去提起的家鄉風景一一浮現在眼前，隨著離目的地越來越近，看到新房子、新店面真的成形，讓陳凱翔和夥伴們每次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光是在他的店，我們就吃了二十隻炸雞啦。」老朋友碰面就是這麼熱情！學員在家鄉開一家炸雞店，每天都端出炸雞招待。沾滿油漬的筆記本就擺在攤位旁，只要隨時想到新點子，添上幾筆，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讓店變得更好。陳凱翔說，也有學員勤於耕耘自己的理想，有位學員，在台灣工作三年，從未放過一天假，寫作成為她唯一的出路，給了她一雙自由的翅膀；回印尼後，如願成為小說家，出版兩本書，期許透過小說出版，讓更多人知曉在台灣種種。

除了返回家鄉的老學員，正在台灣打拼的移工也是 One-Forty 關心的對象，學員孟達拉是位自彈自唱的歌手，利用假日在台灣巡迴演出。要不是他主動提起，很難發現，舞台上樂觀的他，揹著雙親留下的鉅額債務，隻身來到台灣工作。在這個世界上，孑然一身的孟達拉仍心繫著家鄉，希望有一天回到故鄉，開辦像 One-Forty 一樣的學校，讓孩子們前來上課。說到這，陳凱翔眼眶泛紅，原來一個人真的能影響另一個人，一顆心可以如此強韌。

看見新問題，找尋新出路

「可是當我們越深入瞭解，越看見許多新的問題。」移工們長期缺席家庭的結果，導致情感關係相當脆弱，無論家人、伴侶之間，都容易產生摩擦；有些人則是在外地打開視野後，與家中期待產生巨大的落差，在矛盾中掙扎，過得比以前更不快樂。「有學員回去後想要開店，家人卻希望她趕緊嫁人，很多人看到成功的案例，但我們看到更多是黯然時刻。」原來，學員們在台灣，有許多人支持他們勇敢逐夢，回到家鄉後，不見得能獲得相同的理解，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讓人格外痛苦。

也許不能事事盡人意，但只要將計畫拉得長遠，以信任為基礎，進行有溫度的陪伴，通往夢想的路徑就能越發清晰。為此，One-Forty 開始照顧移工來台灣的各個環節，主動和仲介所合作，希望讓移工朋友在抵達台灣之前，就能以線上方式進修中文課程。來到台灣後，可以熱絡參與舉辦活動，消弭異鄉的寂寞，同時鼓勵移民工朋友們，返回家鄉後自行組織 One-forty 社群、成立小分會彼此互助，從啟航到返鄉，始終站在移工立場，細心設想不同階段所碰到的難題，期許真正達到善待每一個異鄉人的初衷。

他的夢想，始終是成全他人的夢

故事的尾聲，陳凱翔提起曾經寫給未來自己的一封信。他希望三十五歲的他能做到三件事：第一，希望能藉由工作，行腳更多地方，走訪當地家庭，深入當地文化；第二，靈活運用所學專業，無論身在何方，都能用企管系思維思考，並與專業領域合作；第三，有機



» One-Forty 團隊成員

會持續分享，讓更多人因他而被激勵與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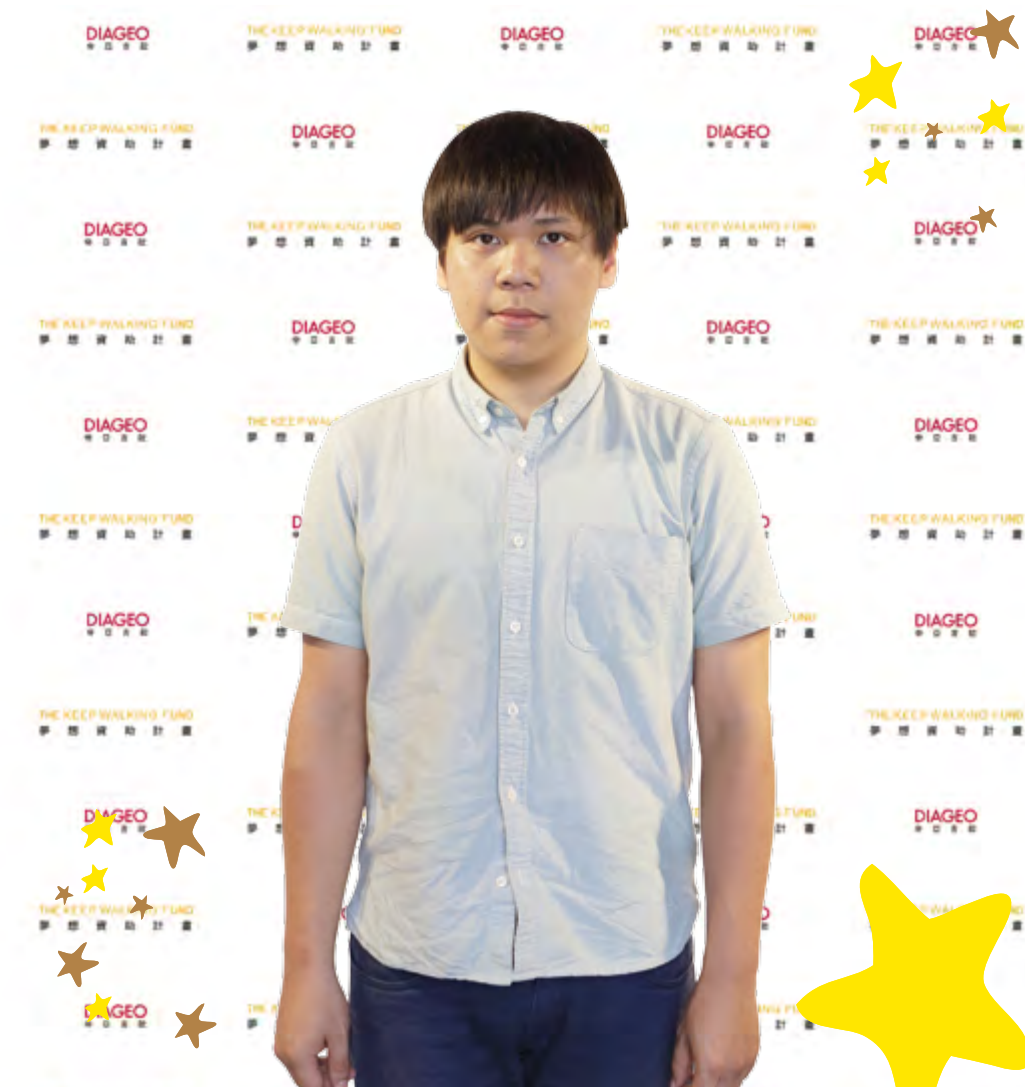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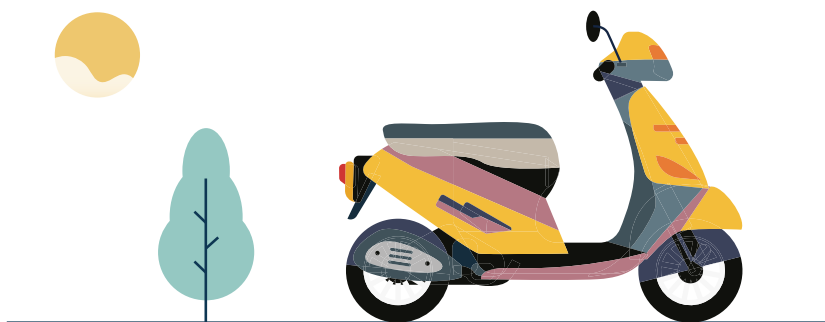
陳凱翔寫下的每一個願望，都讓人心生「現在的你，不是已經走在路上了嗎？」的困惑，為此他露出一貫靦腆的笑容，委婉地表示，自己還差得遠呢！世界很大，路還很長，期待七年之後，當郵差上門遞信的那一天，他如願成為理想中的自己，那一定是很美、很美的事情。

從校園走進都市的

綠色交通網絡

—— 陳孟偉

「SKUROMOTO 從無到有的過程，非一蹴可幾，而是針對每一個層面，一層一層切開，從一個最小的可行性去做，再慢慢疊加起來，逐步做升級，同時投入市場做測試，並隨著了解市場需求而做優化。」陳孟偉對於每個細節，總是投入最高規格的要求。



初次接觸陳孟偉，正攻讀博士班的他，散發出一股書卷的儒雅斯文氣質，或許彼此陌生，他的臉上露出些靦腆的笑容，放在桌上的雙手交扣著。問及夢想成型以及如何實踐夢想，他立刻和我侃侃而談，散發出的自信與驕傲，令我難以移開目光。

讀書時期的切身需求 埋下夢想的種子

在台北土生土長的陳孟偉，早已習慣台北綿密的大眾交通網路，捷運與公車、甚至 Ubike 的便利，讓初到桃園元智大學就讀的他，相當不習慣。當時學校周圍尚未建置便捷的大眾交通系統，且公車因為設置路線不多，為了服務各區域民眾，只能將路線拉長，導致從 A 點到 B 點，自行騎車或開車只需 20 分鐘，但搭乘公車卻需要花費近一個小時，甚至比走路的时间更久。

每當看到騎乘機車的人，就相當羨慕他們可以自由且快速地前往目的地。因此到了大學三年級，陳孟偉也購入了機車代步，解決令他困擾了兩年的交通問題。然而，在大家都購入機車後，他和朋友可以隨處遊玩，卻也發現每當在等待紅綠燈時，多台機車聚集的廢氣，讓呼吸變得窒息。到底需求與環境怎麼找到相互解決的方法與平衡？這個想法為 SKUROMOTO 的誕生埋下了種子。

SKUROMOTO 是 SKURO 與 MOTO 的結合，SKURO 取自松鼠 SQUIRREL 的諧音，而 MOTO 則是電動機車。陳孟偉笑著說：「校園中常會看到可愛的松鼠在樹上自由地穿梭，SKURO 加上 MOTO 兩者結合，象徵著 SKUROMOTO 提供如松鼠般靈巧、快速，並且環保的移動方式。」這顆綠能松鼠小種子，其實早已在陳孟偉心中醞釀



» 陳孟偉發揮所學，結合專業及夢想

多年，直到就讀研究所時才終於有機會開始冒芽成長。

勇於嘗試+把握機會 逐步築起綠色網絡

就讀電機研究所的陳孟偉，遇到深耕於綠能產業的指導教授，兩人一拍即合，將醞釀多年的想法與專業結合，開始研究電動機車的領域。

有鑑於台灣機車密度為世界第一，2,300 萬的人口，機車數量卻已超過 1,400 萬台，而每年的機車數量依然不斷地增加，不僅造成空氣及環境污染，更衍生停放空間不足的問題。於是，一個創意的想法逐漸在陳孟偉腦中成形——結合電動機車與共享經濟，參考 Ubike 的

模式開發一套方便租借的電動機車系統，連結需求端與環境保護訴求。如此不僅能解決無代步工具學生們的交通問題，更可以作為一般人平常的交通工具，取代現有的機車，進而減少空氣汙染，發展綠能交通、打造低碳城市，讓大眾獲得更舒適、健康的生活品質。

「其實當初開始的時候，我沒有想太多也沒有做多少評估，只覺得現在不做，以後也不會做，所以就毅然決然地跳下去做了。」陳孟偉抓了抓頭，有些不好意思地這麼說著。儘管說來輕鬆，然而在決策的背後，其實他還是做了細膩的研究及衡量；一是目前還未有完善的電動機車租賃市場，二是對於後續想要加入的競爭者來說，此市場有一定的門檻，需要專業與技術配合，這些因素都讓陳孟偉堅定自己的步伐，一馬當先建構這個嶄新的市場版圖，不畏困難地往前進。

不過搶先進入電動機車租賃市場，好處是獨佔市場，但這也是它



» 與團隊成員一起面對每一次的挑戰

的劣勢，表示必須面臨許多未知：找人合夥，投資方有許多疑慮；面對市場，更擔心消費者的使用需求。回憶起這些徬徨，陳孟偉沒有老生常談，只是眼神堅定地訴說著自己的信念：「相信的人就是相信，不相信的人說再多也沒有用。在茫然中找到信念，先了解做這件事情的目的及成果。問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要達到怎樣的目標。只有先說服自己、先想清楚再做，才能堅持到底。」正是他這樣無所畏懼、把握當下、堅持信念的精神，今天才能看見夢想的成形。

築夢過程，又喜又憂

陳孟偉的創意想法與堅定信念，受到指導教授及政府的認同，透過指導教授牽線與電動機車廠商合作、申請政府計畫順利獲取補助，讓他有資金、有資源，夢想已久的 SKUROMOTO，終於在努力後轉為實體化，逐步在桃園設點進行試營運，開啟了綠色交通網絡的第一個起點。

談到 SKUROMOTO，陳孟偉臉上有著藏不住的喜悅，一邊播放著影片，一邊解說著 SKUROMOTO 和 Ubike 一樣，採用雙向來回、定點租還方式營運——消費者使用 app 租車後到充電站取車，到達目的地之後再將車子停放回該區的充電站，並用 app 還車。此外，平台還提供消費者「可連續騎乘時間」及「可騎乘距離」之數據，讓使用者可以透過 app 了解該輛電動機車的相關資訊，安心租用。

「我還記得第一次有人租借的時候，我的心情很複雜。開心和擔心都有。」從軟體、硬體到使用介面一切從零開始製作成型，面對付出的心血，陳孟偉一方面開心終於實現夢想；另一方面又擔心使用者

的滿意度、操作上會不會有什麼問題……他就像一個放手讓孩子走路的父親，開心、期待與擔心混雜著。

所幸，從試營運開始雖然發生一些問題，但都在預測範圍內順利也及時解決，吸引了不少人使用，獲得許多正面回饋，讓陳孟偉和團隊信心大增。不過，正式收費一陣子之後，他逐漸發現，因為商業規模不夠大、站點數不多，導致租借點不普及、取車地點遠、還車受限等因素，讓消費者的使用意願降低。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陳孟偉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審視 SKUROMOTO，「當時設定了很多行銷活動來提高使用率，而且這些活動一定都是自己會想使用的，才會推出。」跳脫營運者的身分，陳孟偉特別以一位挑剔的消費者立場，來調整經營方式、吸引使用者，讓 SKUROMOTO 可以不斷成長。

然而在圓夢過程中，問題與挑戰總是層出不窮，面臨這些壓力，陳孟偉總能發揮臨危不亂的態度處理危機，似乎永遠也不會覺得累。聽到我這麼說，陳孟偉突然露出了大男孩般的害羞笑容，說道：「其實我偶爾還是會在網路上買樂高、模型還有一些玩具紓壓一下啦。」看來儘管在事業上表現得成熟而穩重，陳孟偉依然保有一顆赤子之心。

教育與經驗蓄積能量 為創業奠下基礎

能夠從創意發想到實現執行，SKUROMOTO 從無到有，囊括軟體、硬體、技術面、製作產出等過程十分複雜，但陳孟偉仍能迎刃而解。深究其原因，也許是從小的生活經驗，讓他足以蓄積創業能量。

» SKUROMOTO 上路了



成長於雙親都是教師的家庭中，一般人的刻板印象總以為對孩子的管教應該相當嚴格，然而陳孟偉的父母卻是採用自由開放的教育方式；他們提供想法，卻不干涉做法，「我說要創業做電動機車租賃，他們也沒有多說什麼。」陳孟偉笑說：「他們只叮嚀我，要能夠餵飽我自己。」

父母的開放式教育，培育出了他不設限的創意及創造力，而從小經常轉學的經歷，也讓他懂得細膩觀察同學的喜好，在已有明確交友圈的新班級中，找到與同學間的共同話題，快速融入團體。而陳孟偉這個察言觀色的能力，也是 SKUROMOTO 能不斷從消費者反饋中持續優化的因素。

從無到有，把最小做到最好

「SKUROMOTO 從無到有的過程，非一蹴可幾，而是針對每一個層面，一層一層切開，從一個最小的可行性去做，再慢慢疊加起來，逐步做升級，同時投入市場做測試，並隨著了解市場需求而做優化。」陳孟偉對於每個細節，總是投入最高規格的要求。從學生時期開始，他就透過朋友介紹接觸了設計外包、網站規劃的工作；喜愛嘗試新事物的他，甚至拍攝過紀錄片，所產出的作品也獲得許多肯定及獎項。

「有時候接案子不一定是為了賺錢，而是更在意中間的過程，學習怎麼與客戶溝通、了解對方的需求。同時學習在課業與工作中規劃自己的時間，充分利用發揮最大效率。」陳孟偉的學習心態，讓他在軟體、硬體、設計、規劃等能力上，都累積了深厚的功力。而他從小

養成的思考邏輯、細膩求善的個性及各方面經驗的累積，也都為他奠定了創業的基礎實力。

申請圓夢、營運躍升，讓夢想持續發展

因應市場需求，陳孟偉深知目前的營運模式勢必要做調整，「現行營運的定點模式，如果要做大，第一要像 Ubike 一樣大量擴點、擴車；第二，就是隨處租借歸還模式。」但無論選擇哪一個方式，都需要資金的支持才得以繼續，而最初準備的資金、資源也逐漸用罄，後續政府經費補助不確定性大，加上團隊人事費的每月支出，資金成了眼前最頭痛的事。

此時，陳孟偉正巧在 Facebook 上看到「KEEP WALKING 夢想



» 從無到有，夢想終於實踐

資助計畫」的資訊，在抱持著一定要讓 SKUROMOTO 繼續存活下去的信念下報名參加了。而在獲知得獎時，陳孟偉的心情卻又是憂喜參半的複雜：「開心獲獎，開心 SKUROMOTO 獲得大家認同，也看見社會提升了對綠色交通的重視。」然而也擔憂、思考著 SKUROMOTO 是否有更多元的發展性。

當時位於台北的另外一個電動機車團隊——wemo，透過報導資料找上了陳孟偉洽談合作。經過縝密的分析，wemo 構想的營運模式——隨處租借歸還，正是 SKUROMOTO 未來發展的選項之一；且雙方合作，一方提供技術，一方提供資金，更能加速電動車租賃發展，因此最終決議共同合作，將 SKUROMOTO 的精神及技術轉變納入 wemo 新團隊中。面對這樣的轉變，陳孟偉儘管有些不捨，但依然堅定。他說：「這個技術我花了很多心思、研究很久，而我也知道如果找到出路、就像幫小孩找到未來，這次是很好的契機。將 SKUROMOTO 以另外一種形式延續，這樣就很成功了。」



» SKUROMOTO 充電簡易，節能環保

都市中綠能交通新選擇——wemo

陳孟偉將 SKUROMOTO 的核心技術——能精準定位、清楚記錄蓄電量的通訊盒，以及眾多使用者的回饋帶入 wemo，發展迄今已有 1,000 輛電動機車，遍及到台北十大行政區。

說著說著陳孟偉拿起手機，登入 wemo 網站實際操作示範，透過 app 精準追蹤到各區電動車的數量、位置及狀態，同時用 app 作為鑰匙解鎖、啟動、熄火、開車箱及還車，流程十分智能簡便。而且電動機車採用隨處歸還模式，不需要騎到特定的站點還車，讓使用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方便使用。

邊操作，陳孟偉邊回憶著因為便利的使用性，也曾因為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而發生過不少虛驚一場的情況。許多機車族，習慣在發動機車後將隨身物品放入車廂中，因此有不少使用者，在使用 wemo 的 app 解鎖後，順手便將手機鎖入車廂中，結果因為少了手機無法啟動電動車，也無法開啟車廂。「第一次發生這種狀況的客人，都很緊張，但是我們的維修團隊會透過 GPS 快速找到發生問題的車輛，協助客戶處理突發狀況。並且提醒客人手機一定要放在身上！」說完這句，我倆不禁都笑了出來。

每一個決定都是當下最好的選擇

看似簡單的電動機車在城市穿梭著，建構起綠色的交通網，但其實它能做到的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目前 wemo 正在規劃空氣品質檢測的專案，假設每輛車都能檢測的話，就有 1,000 個空氣監測點，可以立即知道當下區域的空氣品

質。」陳孟偉與團隊嘗試著讓電動機車跟環保議題做結合，開發更多對環境有用處的附加價值。未來更可能透過通訊盒裡的震動紀錄功能，分類為三種等級，透過與雲端連線，即時蒐集每輛電動機車行經的路面平穩度，提供未來路面平整化的數據資料。

陳孟偉的綠色交通網絡，正一點一滴的實現，然而面對市場，他話鋒轉為犀利地分析電動機車的種種難題。第一，是大環境政策的因素；在台灣，電動機車產業在十年前是數一數二的，但卻沒有順勢發展起來，非常需要政府政策的配合與宣導推廣。第二，是大眾觀念的提升；以短期來看，使用電動機車的電力來源依然會產生二氧化碳，但長期看來，使用綠色能源，對環境的破壞是逐步下降的。第三，是人力配給；目前 wemo 使用自聘人力以及與經銷商合作共同進行車輛維修，需要一定的人員數量進行維護，因此必須持續優化 app 功能，透過嚴密準確地監控，減輕並加速維修的人力資源。

雖然現狀有不少問題要解決，但對於產業未來的看法，陳孟偉一樣保持著樂觀正向的想法。「這一路走來，都是走一步算一步，但我從不後悔自己做的決定，因為我相信每一個選擇都是當下最好的選擇。」陳孟偉爽朗地說著。

對於未來，陳孟偉的梦想很大，希望朝向全球化發展，但他也堅持以穩扎穩打的步伐，與團隊嚴謹地規劃著每一步，逐步把服務做大；等待好的時間點及準備完善的狀態，朝國外發展讓全球看到這個從校園茁壯成長，延展到世界的綠色交通網絡。

腦麻騎士，挑戰生命的勇者

—— 孫育仁

「人要去嘗試之後，你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不要還沒嘗試，就覺得自己不行。」孫育仁這句話彷彿是在告訴世人，也像在提醒自己般，馬術運動的路途還很長，只有堅持不放棄才能抵達自己想要的終點。



2014年8月，法國諾曼第康城（Caen）地區雖無雨但烏雲隨著風勢不斷飄動，就如同這位初出茅蘆的大男孩此刻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英俊颯爽的騎士身下是一匹有著四腳白蹄的棕色母馬。他們昂然地步入場中，騎士眼神銳利，挺拔的身軀隱隱顯露出自信與不凡……。

我想成為一名馬術選手

「我是孫育仁。」講話有些吃力，有些不清楚，加上濃眉大眼、高挺的鼻樑，略帶羞澀的笑容，坐在高大馬背上的大男孩，令人很難不被他的風采吸引。外表看來與一般人毫無差異的孫育仁，只有在下馬後，雙腳一跛一拐，有些蹣跚的步伐，才會讓人驚覺他的與眾不同。

孫育仁是一位先天性腦性麻痺患者，從小母親帶著他參與許多復健課程，一直到5歲才學會走路，話也才能夠說得比較清楚。孫育仁說他是單親家庭，但是母親並沒有因為家庭狀況或是他的身體疾病而對他寵溺。小時候，他跌倒，母親不會衝過來抱起他或激動地安慰他，反而是要他自己站起來，如果站不起來就要他一直趴在那裡。因為她說：「育仁，我沒有辦法陪你一輩子；但腦性麻痺會陪你一輩子。」這樣的教育方法，讓孫育仁從小就堅強獨立，訓練出強健的心智、不輕易放棄的精神。待年紀稍長，母親對於孫育仁所提出的想法，態度總是：「對的，就去做。」一直以來，母親和家中的長輩不斷讓育仁嘗試許多的運動，不強制介入而是讓他自己去做選擇，並在最終支持他的決定。正是家人的不放棄與開明的教育，是育仁一次

次跌倒又站起來的力量。

15歲那年，水療師偶然提起在中壢有一種特別的治療方法，提議母子倆可以去看看。而就是這次的提議，讓孫育仁走上馬術這項特殊的運動。隔年，孫育仁參加「希望盃身心障礙者馬術比賽」獲得第一名，他興奮地對教練說：「我想成為一名馬術選手。」



» 始終最支持孫育仁的母親

馬術治療後的改變

2005年，孫育仁第一次踏入台灣馬術治療中心，從此他的人生有了巨大轉變。

先天的疾病讓孫育仁與一般的孩子不同，做任何事情都是末段班，甚至會被同學欺負。但接觸馬術之後，孫育仁的世界開啟了另一扇大門，讓喜歡運動卻因為身體限制的他，有了能夠盡情參與的項目。

騎馬可以幫助腦麻患者將肢體動作重新調整。隨著馬背的韻律，能夠將骨盆緩緩鬆開，脊椎慢慢拉直變挺，對腦麻患者是一種輕緩的復健。孫育仁說腦麻患者藉著騎馬可以訓練身體平衡、學習控制肌肉、舒展筋骨、加強反應能力、把整體的協調性提高。馬術治療對孫育仁而言，不僅僅是身體上的復健，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充實。他笑說：「馬代替了自己的雙腳，不斷奔馳的感覺平常是感受不到的。騎在馬背上，可以看得更高、更遠，好像變得比較厲害，有了自信心、成就感。」

孫育仁認為接觸馬術之後不只是身體進步很多，連個性也變得更加柔和。以前他的個性急躁，不喜歡囉嗦，但經由與馬匹相處，明白了「以柔克剛」、「同理心」在人際相處上的重要。也因為馬術要隨時注意馬匹的呼吸、腳步、韻律，他也變得比較能體察他人，知道怎麼樣與不同的人相處。「退一步海闊天空」是他在與馬匹相處上學到的重要道理。

馬術，也由原本的治療復健，變成了專業運動。

從零開始，突破限制

孫育仁國中畢業後，馬術教練推薦他到新竹所羅門馬場當學徒。從最基本的馬廄勤務開始學習，「清馬房、刷馬、洗馬、備馬、餵

馬，每天五點半就要起床。」每天都重複同樣事情，但是就在這樣的生活中讓他培養出不同凡人的耐力。

工作閒暇時，孫育仁總是回到馬術治療中心去練習比賽路線。不斷鍛鍊體能，增強身體平衡感與柔軟度，有時因為身體限制造成肢體僵硬，再加上長時間的練習，雙腿的皮膚因摩擦甚至染紅了馬褲。「我學騎馬要比一般人加倍練習，像是在馬背上隨著步伐一站一坐的『打浪』動作，平常人大概練習五十到一百下，我每天要做一千下才休息。」這讓孫育仁回想起以前練習腳踏車的情景，「鄭豐喜可以，我也可以。那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在公園練習，摔得很慘。還有個阿伯看我摔到草叢裡去，問我要不要緊，我跟他說沒關係。然後練了三個月才學會。」他說馬術的練習就和當時一樣，自己真的是個很固執的人。「我不怕困難，縱使跌倒一百次，我都會成功一次。」就是這種執著、不放棄，造就了他在台灣馬術運動上佔有一席之地。



2006 年，孫育仁參加了「希望盃身心障礙者馬術比賽」，這是他人生中第一場馬術比賽，穿著令全場驚訝的短褲出場，最後還獲得冠軍，讓原本以為自己是人生末段班的孫育仁，心中燃起希望，馬術選手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標。

「人要去嘗試之後，你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不要還沒嘗試，就覺得自己不行。」孫育仁這句話仿佛是在告訴世



» 首次參賽獲得第一名佳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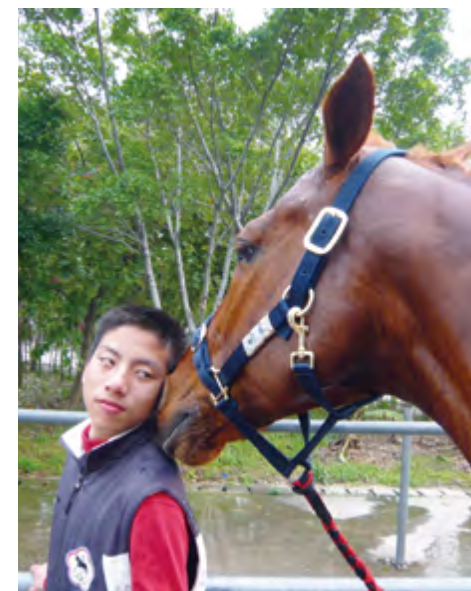
人，也像在提醒自己般，馬術運動的路途還很長，只有堅持不放棄才能抵達自己想要的終點——代表台灣參與帕拉奧運。帕拉奧運這是所有身障運動員所嚮往的目標，當然也是孫育仁成為馬術選手之後的最大心願。

2008 年，孫育仁參加中國廣州的帕拉奧運資格賽。中國選手可以騎著自己熟悉的馬匹參加比賽，但孫育仁只能從兩匹剩下的馬中選擇一匹來配合比賽，甚至他們只有兩天的練習時間。他選擇的「奧特曼」是匹退休的賽馬，人與馬之間不熟悉，默契不足，導致第一天的比賽表現並不理想。隨後透過教練的觀察，指出孫育仁跟「奧特曼」的優缺點、須注意的地方後，第二天孫育仁收拾情緒，擺脫緊張與挫

折感，把專注力完全放在馬匹上，和「奧特曼」的默契達到最佳，配合得比前一天更好。因此，在第二天的賽事，分數進步 5 個百分點，就只差 0.01 個百分點便可以拿到奧運資格。孫育仁說，他那時候既興奮又難過，扼腕帕奧資格幾乎就要到手，但也察覺參加帕奧這個遠大的夢想並非如想像般遙不可及。

被降級的選手，踏上世界的舞台

現實總是不如預期，他持續參與比賽，但成績總是不理想，讓孫育仁相當



» 孫育仁與奧特曼

苦惱，陷入瓶頸。教練仔細觀察孫育仁的騎馬姿勢，再對照國際馬術協會（FEI）的賽事規則，發現孫育仁所屬的三級，多了許多困難的比賽項目，像是橫步運動與收縮步伐，這對於腦麻患者較僵硬的骨盆不利，因此認為體位分級應該重新檢視。2012 年在香港的比賽，教練向主辦方申請體位分級複檢，而體位分級師的評估結果跟教練預期的相同，孫育仁從三級降到二級。剛開始孫育仁很難接受降級的事實，他覺得「這樣的評估結果否定了我的能力」，也因為他很喜歡三級路線中難度高的跑步項目，所以心情陷入沮喪。但經過教練的開導，說明分級師並不是評斷馬術運動員的能力，而是評估其身體的條件，這樣才能公平地讓選手在一個平等的舞台上，正確的展示自己。

最終，孫育仁才慢慢地放下自我質疑，繼續在馬場上馳騁。

「這對我而言是個轉捩點。我以二級的身分、被降級的身分拿到世界盃的資格。」孫育仁驕傲地說。降級這件事雖然曾令他灰心，但秉持著不放棄的態度，使他成為進到世界盃的身障馬術選手。「這代表我們的限制，並不代表我們能力不好。我們被降了級，不代表我們能力不好，而是我們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更高的目的。更高的不一定是好的，最低的也不一定是最差的，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就可以完成我們心中的夢想。」孫育仁在 TEDxTaipei 的演講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經過多年的努力，母親的不放棄，與教練的支持，孫育仁在馬術運動中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位置，讓他能站在國際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首次出賽「世界馬術運動會」

2014 年 8 月首度站上世界級舞台的孫育仁，忐忑不安，因為上天並沒有特別眷顧，反而給了他一項大考驗。他的戰友 Miss Finja 在賽前受傷，他們為了馬匹的健康，不敢加強訓練，在賽前準備的重要時刻，無疑是一大打擊。另一方面，教練也擔心 Miss Finja 是否能夠通過馬匹檢查。若是沒有通過檢查，便會直接淘汰，只能放棄比賽。所幸傷勢不重的 Miss Finja 通過檢查，他們順利踏上比賽會場。

孫育仁學的是古典馬術，要求人馬合一，並達到信賴和尊重間的微妙平衡，更要求整體美感，優雅而柔軟，高超的馬術選手就如同「與馬跳舞」般和諧。比賽開始了，那一刻騎乘在 Miss Finja 上，身

» 2014 年世界馬術錦標賽



著剪裁得宜深色馬術西裝的孫育仁，洋溢著幸福的微笑，開始了他與 Miss Finja 的曼妙舞步。最終他們獲得個人錦標賽第十三名的佳績，這是台灣馬術運動前所未有的創舉。「沒有腦麻的孫育仁，就不會有世界盃的孫育仁。我辦到了！」他神采飛揚地大聲宣告，破繭而出的他期待著往後大展身手的日子。

而孫育仁也沒有忘記教練團等人在背後的大力幫忙，無論是規畫相關事務、四處籌措經費等；他知道，若只單靠自己的努力是無法達成這次佳績的，因此由衷感謝支持他的所有人，也期待能為社會帶來改變。

「生命就該勇敢不斷嘗試。」

孫育仁希望藉由他在馬術運動方面的成功，讓腦性麻痺的患者被大眾看見，能主動去了解腦性麻痺，明白這些病患需要什麼幫助。



» 於 TEDxTaipei 分享心路歷程

孫育仁一開始認為：「腦性麻痺是否定自己的能力。」他渴望跟一般人一樣，總是希望一覺醒來腦麻就會不見。直到某次遇見一位同樣患有腦性麻痺的女孩，她用故事表達出對腦性麻痺的感受，讓孫育仁感同身受。女孩的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魔鬼因為要控制她的行動自由，所以用腦性麻痺詛咒她，讓她無法自由控制自己的身體……「我覺得這是我們腦性麻痺患者共同的感受，我們被困在一個不聽話的身體中；我們跟一般人一樣有夢想，想要飛，卻飛不起來。」

幸運地，老天給孫育仁一項特殊的禮物——馬與馬術運動。直到接觸了馬術運動，他才明白腦麻對自己生命的意義。「我終於明白限制我的不是腦性麻痺，而是我對腦麻的想法、態度。」只要保持想要的夢想，去突破困難，勇敢的嘗試，殘缺的身體將不再是限制的牢籠，身障者還是可以對社會有所啟發和貢獻，都能成為照耀別人的太陽。

因此，孫育仁總是睜著他充滿熱情的雙眼看待世界：「生命就該勇敢不斷嘗試。」他想藉由自己的故事，告訴所有遭受困境的人，要盡力嘗試，失敗是很好的人生經驗，不要害怕失敗。「生命有它的意義，尋找定位是需要冒險的。」他希望大家知道，如果連走路都不方便的孫育仁也能登上世界級的競賽，透過持續努力，所有人都可以在各領域有一方天地。

落幕之後的馬術人生

儘管獲得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對實現理想有了更多的幫助。但每當孫育仁談到資金的問題，原本開朗的大男孩總是蒙上

淡淡憂傷。台灣馬術治療中心屬於非營利性質的機構，一場馬術比賽前後費用就要一百多萬，就算不斷募資，錢永遠不夠；選手要想真正站上國際舞台，得到好成績，資金永遠是大考驗。

另外，馬場目前因故需要搬遷，尚未找到合適地點。對於熟悉的事物即將發生大變動，孫育仁五味雜陳。這是啟發他成為馬術選手的初始，也是他心靈的支柱。孫育仁想起奶奶曾經的教導，「她曾說，不是每個人都會成功。在頂端的掌聲很快就會結束，需要面對的是當低潮來臨時要怎麼辦？你要習慣黑白、沒有掌聲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自己。」這番話讓他調整心態，重新思考面對問題的角度。

現在的他，儘管因為資金、場地的問題而無法順利朝夢想前進，但他也不氣餒，找了其他工作賺錢養活自己。現狀無法突破，工作也是全新領域，但換個角度思考，這也是個機會，是個挑戰，就像學習馬術一樣，「敢跨出第一步，第二步就不難。」讓自己嘗試不同的東西，讓自己變得不一樣。「唯有自己先不跟命運低頭，人生，才能活出更璀璨的價值。」

孫育仁，永遠不會忘記對馬術的熱忱：「奧運，在我心裡，我早已站在那賽場裡。」



» 風雨中，堅持完成練習

愛生命、與生命對話的攀樹者

陳雅得

「其實大樹們都有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歷史。」許多關於樹與森林的概念，許多關於植物的小細節，雅得在當森林調查員時都感覺到匱乏，是自己的匱乏，也是台灣大眾的匱乏。她想要改變，這樣的情況，最終，她決定藉由攀爬大樹來告知大眾樹與森林的美妙，他們無形的價值。



你爬過樹嗎？你在何時何地，爬過什麼樣的樹？你可曾想過，爬樹不僅僅是玩樂，而是有特別的技術和裝備，爬樹甚至有更深層的意義。

落榜女孩的北國冒險

台大外文系畢業後，雅得想要就讀語言學研究所，卻不幸落榜。失落的她想起曾經聽過的關於俄羅斯的種種故事，以及自己最鍾愛俄羅斯文學作品。不如去俄國吧，去那片嚮往已久的遼闊國度，而且也不會太貴。

雅得說，她從小就是個把書本知識背熟，考試都考一百的小孩。別人給什麼，就記什麼，沒有特別想要探索世界。就是個標準的華人社會底下所期盼的標準小孩。所以當她決定要到俄羅斯留學，家人大吃一驚。家人對俄國的印象是「遙遠、寒冷、黑暗」，對於一個從小乖巧文靜的女孩突然決定要去俄國念書的想法，他們無法理解。

2008年，陳雅得還是到達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北國——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就讀社會人類學。直到2011年的這段期間，那些文學作品、歷史書籍曾出現過的地方、遺跡與古戰場，她幾乎都去踏過一遍，就像「脫韁野馬」，逮到機會就往外跑。其中最特別的是兩趟穿越西伯利亞—中國之旅。她第一次花了一個月，第二次更久，甚至停留在貝加爾湖打工度假。在旅程中的景色令陳雅得印象深刻，「窗外雪原景緻，白色、黃褐色、綠色交錯，讓我完全不想閉上眼睛。」陳雅得回憶某日坐車沿著鐵路旁的道路前進，風景如詩如畫。也看到冗長的火車貨櫃載運著原物料、礦物與石油呼嘯而過，這些在台灣從沒

機會見到的場景，就在眼前真實上演。

在貝加爾湖的日子，是她生命的轉捩點。「那裡有片針葉林，四季常青，即使冬天覆蓋著雪，也如夏季般地綠。我們在沒有路徑的樹叢間鑽來鑽去，我看見遼闊無邊際的森林群，範圍足有台灣數百倍。」她在貝加爾湖做志工，與朋友爬山，所見森林景色帶給她無比震撼，綿延不絕的森林好像沒有盡頭，不同時節展現不同的風貌，也讓她傾倒，自此原先在台灣那文靜的乖寶寶，已經蛻變。

與攀樹結緣

雅得第一次接觸攀樹是在回台灣後，在花蓮找到一份活動指導員的工作。工作內容包含獨木舟、攀樹、溯溪、單車、登山等戶外活動的引導，這些活動都是「有點冒險，但能恰當地控管風險與安全」的



» 愛上攀樹的感覺



» 堅持以繩索攀樹的方式上樹

項目。她說她的第一份活動引導就是帶著小朋友爬樹，看著孩子們上上下下，表情豐富的移動，讓她也對爬樹燃起了興趣。活動結束後，老闆鼓勵她去試試，因此，她第一次主動爬上了一棵約十米高的樹，愛上了這種與生命接觸的感覺。從這份工作讓她學習到許多戶外活動的基本技能，成為她日後鑽山入林、到處攀樹的基礎。

之後，她更到攀樹推廣單位進階學習——繩索攀樹。「當時他們教學不收費用（裝備自備），並嚴格要求，要學、就要全套學會。」陳雅得認為繩索攀樹是最愛護環境的攀爬方式，因為幾乎不留痕跡，在繩索與樹幹接觸的地方都有保護套，避免直接摩擦；藉由拋擲引線架繩，不管是上升、下降、橫移轉換，全部都靠自己來操縱繩結與器

械等，不須靠外在動力，也不用倚賴油電，更不須設立鷹架，這些都將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而且繩索攀樹的優點是它非常靈活，可以讓攀爬者在枝葉等地方輕巧鑽行，在樹與樹之間也能較穩定的移動。如果攀爬者願意，再加上吊椅或吊床，就可以在樹上定點待得更久，甚至在樹上過夜。

接觸攀樹後，陳雅得便愛上與北國風貌不同的台灣森林，其中最令她想要一探究竟的是樹冠層。她本來就喜歡戶外活動，小時候因為沒機會，成年後在俄羅斯則是天天往外跑，回國後愛登山、愛溯溪、愛走進罕有人跡的森林，這些都是為了與大樹們見面。而樹上的角度獨特，觸目所及的森林遠比從地面上或遠方看到的更加複雜。

攀樹的滋味

「其實我懼高，就算確定繩索 OK，系統安全，一切沒問題，腳一離地飄起來，每次都感到害怕，每一步都要壓抑恐懼。」陳雅得笑起來有些靦腆，她說僅靠著繩索就要挑戰高聳的大樹，每次都讓她十分焦慮，深怕出問題。但她還是決心要爬，只能不斷告訴自己不怕，不要往下看，時刻提醒自己，不管是否害怕，既然來了，就要完成目標。

而隨著高度上升，眼前的風景也變得不一樣，她的心情也漸漸從焦慮中淡出，興奮感漸漸擴大。因為她可以見到地衣、蘭花與藤蔓，或是小喬木群等植物。四周或許還能看到靈巧的松鼠、覓食的猴群，蛇窩、蜂窩與螞蟥窩等，甚至是飛鼠等動物的排遺。各式各樣的生態，聚集在一般「腳踏實地」的人所不曾見過的樹冠上。雅得總是感

到讚嘆又敬畏，一棵大樹是如此的巨大，生態如此的複雜，而自己置身其中，一切顯得神奇又有趣。

「樹有生命力，牽動周遭環境一直在改變，每一棵樹都不一樣，即使每次來面對同一棵樹，仍像是第一次看見般新穎。攀爬過程中能看到太多變化，這方面特別吸引我。」繩索攀樹讓陳雅得能夠近距離接觸生命，又不使它們受到太多傷害，甚至可以藉由攀樹來記錄物種，發掘森林演變或是物種變遷，對她而言，是一舉兩得的活動，既享受自己的愛好，又兼顧為森林環境保育盡力的想法。

遭遇千年生命

開始接觸攀樹後頭幾年，雅得攀爬的樹木的高度約三十米以內。某天，她與同好結伴首度嘗試攀爬紅檜。高聳入雲的紅檜，千年的生命，毅然地站在雅得他們面前，但他們卻從一開始的架繩就遭遇困難，無法順利上攀。不僅如此，大雷雨也打亂他們的計畫，好不容易挺進山區來到神木跟前，卻無法如願，似乎是上天有意的阻撓，似乎是想提醒些什麼。最後，她們第一天只能於地面搭帳過夜。

第二天一早，天氣放晴了，雅得興致沖沖掛上繩索，開始上升。紅檜的宏偉瞬間向她襲來，敬畏感油然而生。「這是一種不同於懼高的恐懼。我真的可以爬上去嗎？」一連串的懷疑讓陳雅得慢下速度。一棵樹要經歷多少風霜才能度過千年立於此地，而一棵樹究竟能夠活過多少世紀？她突然想到每個物種的時間感大相逕庭，老鼠的心跳飛快，新陳代謝也跟著極快，與人相比，老鼠在世界上的時間很短。但是人跟大樹比呢？人的生命對大樹而言，可能只是一眨眼。人怎能不



對大樹抱持著尊敬的心態？

這棵紅檜帶給雅得無比的震撼，她意識到千年生命的巨大，難以想像的時空規模，而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有如「滄海一粟」。此次經驗也讓原本就尊敬大自然的她越發謙卑，更加努力精進自己，期待為這些生命做更多的事。

踏入山林，才知匱乏

雅得的第二份工作是天然森林調查員。2013 年至 2015 年間，她擔任福山永久森林樣區的野外調查助理，在烏來附近的中級山活動，那裡的森林生態極為豐富，物種多元。那裡的重點工作，要每週用攔截網蒐集一次種子，了解當地植物物種變化。一年要做兩次小苗調查，檢查有哪些樹苗發芽長大，哪些不幸殞命。雅得從這個工作了解到，一棵樹的成長，並不是像大家所想的輕鬆，就和大部分剛出生的生物一般，樹苗也是非常脆弱，任何「風吹草動」都將扼殺他的生命。而要像神木一樣成長千年而不倒，又是需要多少的機緣才能達到。透過森林調查的工作，她走過許多山林，身處其中有很深的感觸。

雅得也提到，在任職森林調查員的期間，曾在馬來西亞攀爬過約五十米的大樹，那景色令她無法忘懷，「到了樹冠層，清楚看到遠方雨林跟油棕的交界、再過去是城市。最後的森林是生物的避難所。」當時她看著眼前的景象，情緒非常激動，因為人為開發對森林所造成的破壞，並不是短短時間就能輕易恢復，但人類還是在沒有充分了解的情形下，為了眼前的需求，不斷犧牲森林。



» 大樹中的空洞，再次發現大自然的奧妙

「森林調查十分嚴謹！每個計畫至少得跑五十年。」使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森林，五十年才有可能稍微觀察出一些森林變化，而且還要確保不被人為破壞。一個人能有幾個五十年？雅得有時會感到惋惜：「有許多生態的變化，是花上一輩子都看不到的。」但是，雅得也認為，只要不停有人接手去觀察、去紀錄，一定可以為台灣留下豐富的生態資料。

從事這份工作之後，雅得深深明白自己對樹、對森林、對環境的認識還不夠，「自己了解的實在膚淺。」因此，她持續進修，考取了森林系研究所，希望未來能以一位植物保護者的身分繼續為山林盡一份力。另外，她也提及，臺灣的社會大眾對永續經營森林的概念，並沒有深刻的理解。政府和大眾在選擇樹種時，也僅僅因為喜歡、好看

或是方便，便將樹種下，沒有人去仔細思考這種樹的特性，未來對周遭帶來的影響有哪些，樹成長後的後續要如何處理等，導致樹的價值在功利思考下，蕩然無存。

「其實大樹們都有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歷史。」許多關於樹與森林的概念，許多關於植物的小細節，雅得在當森林調查員時都感覺到匱乏，是自己的匱乏，也是台灣大眾的匱乏。她想要改變，這樣的情況，最終，她決定藉由攀爬大樹來告知大眾樹與森林的美妙，他們無形的價值。



» 攀樹，體驗樹與森林的美妙

大樹攀爬計畫

在攀爬這麼多樹，接觸這麼多生態後認為：「森林的美好與震撼，該讓所有人看見。」因此雅得參加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並順利獲選。

「我曾在攀樹時，看過比手臂還粗的百米藤蔓，蟠踞大喬木肩膀上的小喬木群，以及許多動物與自然生態共存的奧妙，這些令人震撼的奇景，值得被記錄下來，讓每個人都能體會大自然生命的感動。」

她利用繩索攀爬台灣二十四棵具有代表性的大樹，並用最尊重大自然的方式記錄樹冠層上的情況，再加上攝影與文字，將大樹放到當地生態史、人文史的背景中，呈現給大眾，期望能讓更多人看到台灣森林的不同面貌，增進對樹與森林的了解。除了生態文化的紀錄，雅得也說「大樹攀爬計畫」會是一個無痕山林的範本。「我們只是森林的訪客，雖深入，但不干擾，悄悄的來去，做個彼此尊重的朋友。」藉此提倡對生態環境不干擾與保護的重要性。

雅得希冀除了喚醒大眾對原始森林的重視與保育之外，還能將視野擴展到都市綠化的植樹，這個部分是大眾更少注意到的環境問題。

「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比較關心的是人，再來是動物，然後樹可能比較像是財產或物品那樣的存在。」人們對於樹木的生命感受並不強，因此只要不符合現況需求便將之砍伐排除，地球環境因而在人類貪婪的生存思維下而不斷被消耗，被破壞。

在大眾生活的周遭，都市植樹的樹木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受害者。最常見的，人行道樹一開始沒有好好選擇樹種，之後可能因為開花或結果等問題，造成大眾不便，引起抗議，相關單位可能將樹全數



» 前往目標樹的路途，絕美的景象讓人心曠神怡

清除，再隨意地換植另一種樹。這凸顯出政府和大眾對樹沒有正確的知識，對樹的生命沒有絲毫尊重。樹總是任人宰割，沒有人去關心他的生命。「如果人們能更了解樹，在經營森林與都市林時能有長遠的目光，那麼，很多問題都可以在一開始就獲得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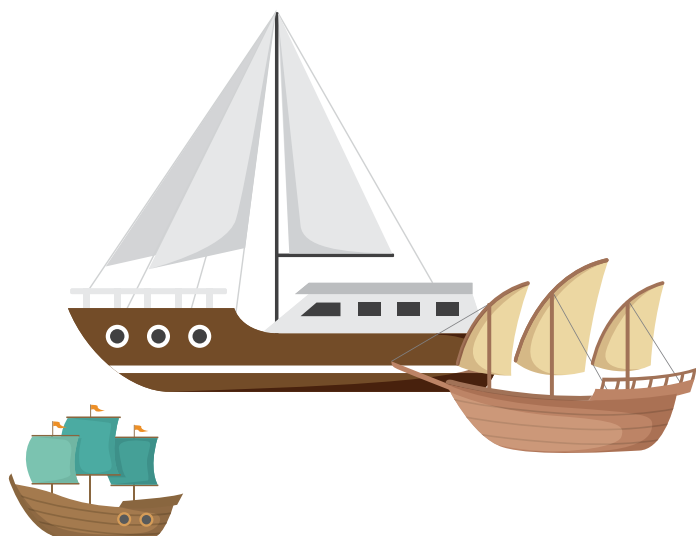
陳雅得認為藉由攀樹計畫能讓大眾看見樹與森林是一種特別的生命，是構造出地球環境的重要成員。「一棵大樹不會永遠存活，但這些大樹的記錄，將成為他們族群在特定時期的自然史範本，以及人們認識他們的契機。」她認為大眾經由認識大樹，去體會人類僅僅只是全部生命的小小一分子，應該更謙虛的面對其他生命，進而去思考如何以人類的智慧來維持整個生態循環，這才是最終的目的。

在台灣蒼鬱茂密的森林中，一個頭戴安全帽，身穿吊帶，懸掛在繩索或在樹幹行走來去的女孩子，在枝葉間看起來有些忙碌……。她，就是雅得，愛生命、愛與大樹對話、渴望守護他們的攀樹者。

復刻時代回憶，

重現航向心海的古帆船

「永遠都不要設想未來會不會來，永遠都要保持年輕！」不問前程兇吉，只求落幕無悔的韋慶陽，心中只有一個願望，若能在有生之年順利付梓，如願傳承老祖先的智慧，讓透西船繼續航行在鉛字萬海便不枉此生。



韋慶陽



「透西船」是許多年輕一輩未曾聽聞的名詞，卻是台灣先民奮鬥精神的象徵。早在日本佔領台灣以前，當時島內的建材如木材、石材等，以及民生用品多仰賴唐山運進，再輸出米糧、糖類；而乘載滿船貨物的古帆船皆來自台灣西邊一帶，因而澎湖當地人暱稱為「透西船」。隨著世代更迭，透西船逐漸沒落，消逝在許多人的記憶中，逐漸成為傳奇般的存在。在澎湖有名匠師，憑藉著喜愛透西船的一片初心，從討海子弟轉行製作模型船的師傅，以精湛工藝之美，讓傳奇透西船，繼續航行在人們的心海。

年屆 67 歲的韋慶陽，是本屆參與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中的高齡者，許多同輩老早逍遙享樂去，可是，他始終沒有辦法輕易割捨這份情感。我問他：「你為何可以投入在模型船製作二十多年卻熱情不減呢？」他只是笑著說道：「我真的很喜歡做模型船。」僅僅這一句話，便道出了他刻印在骨子裡永遠不老的帆船夢。

來自大海的試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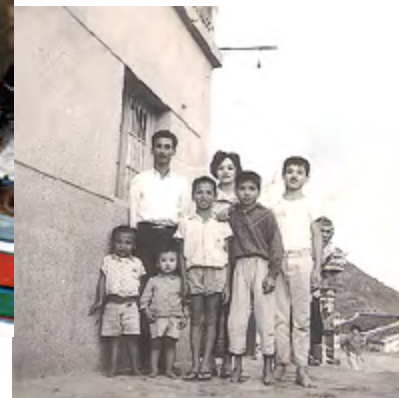
談起韋慶陽與透西船之間的淵源，必須從他的童年時光娓娓道來。從小出身自澎湖縣西嶼鄉，在過去沒有跨海大橋的時代，生活格外艱苦。每個孩子從小便養成天大的本領，放牛、抓蚱蜢、撿牛屎樣樣都會。但是生活在漁村總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男孩長大便得出海幫忙家計，即使功課再好，小學畢業後就得接受大海的試煉，好成為真正的男子漢。

「以前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討海，飯都沒得吃了哪裡還能想升學，只好跟著大家下海。」小學甫畢業的韋慶陽，懵懵懂懂地上船，

起初難受異常，吃下肚的東西往往全數吐出。「你知道嗎？吐也有分不同階段，從把東西吐出來到吐胃酸、膽汁最後甚至見血。」韋慶陽緩緩說道。後來好不容易漸漸適應海上波浪起伏，終於成為船上稱職



» 討海的年代



» 小時候與家人合影

的「煮食团仔」。卻有一回，忽然嘔吐感劇烈襲來，竟讓他直接吐進煮飯的大鍋子裡；膽小的他，不敢向同行的大哥哥們說出口，只得佯裝沒事一般，將錯就錯煮好一鍋飯。當時的痛苦回憶，現在想來令人會心一笑，背後卻有著無限辛酸。

「阮說行船走馬三分命，一不小心便被海龍王招去做女婿！」韋慶陽信手拈來就是先人的智慧。這句話意味從事交通運輸行業的人們，往往得付出高昂的生命代價，加上早期氣象技術落後，預測準確率不高，不可預測的無常命運，也讓韋慶陽曾經遠赴台灣本島找工作。然而對於家鄉的思念，讓他沒多久便打消念頭，再次回到熟悉的海上討生活。

模型船初次駛進心海

民國 68 年冬日，韋慶陽的討海人生，出現宿命性的轉折。因為討海地點位處東北季風帶，夏天奔波忙碌，冬天卻一個月出不了幾天海，使得當地討海人有多餘空閒，不喝、不賭的韋慶陽，難以打入夥伴們的圈子，閒暇時間只得找些事情消遣。某次，他們的船駛進馬公港準備裝冰，正巧看見了冰行老闆做了一艘小巧精緻的模型船，只一瞬間便吸引了他所有目光。



» 文化局訂製的模型大船

他努力鑽研，希望能將模型船為何如此漂亮、吸引人的原因摸透，進而開始有了親自製作的念頭。只是，彼時絲毫沒有雕刻能力的韋慶陽，身邊連把美工刀都沒有，只有父親在釣鯖魚所使用的小刀，他只得向木匠師傅借器具，就這樣開啟了他精采的第二人生。

「天氣好的日子，我就出海；沒有出海的日子，我就刻船。」日子規律的更迭替換，讓韋慶陽在夢想與現實中自在游移，漸漸的，他連出海的日子也掩不住想刻船的欲望。只是生性害羞的他，總不好意思驚擾同船的大家，只能把握短短的午睡時間，俐落地起身量船體的水平、寬度換算成適當比例。慢慢做、慢慢學，若是不滿意就再重來，不怕做不成，只怕自己沒有耐心，韋慶陽的工作態度深深讓人感受到，他面對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的決心。

當第一艘以捕魚作業船為原型的模型船完工時，韋慶陽興高采烈地找了很多來欣賞。同行的夥伴們各個都是身經百戰的討海人，很多人都懂船的構造與原理，他不是為了炫耀本事，而是希望大家給予意見、指教。儘管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那艘船的細膩程度可是還差得遠了！然而在當時，韋慶陽心中自然是非常滿意這第一件成品的。而在眾人不吝給予鼓勵之下，也奠定了韋慶陽製船的自信，只可惜，在沒有妥善保存下，第一件作品不慎遺失，在他心中留下一絲遺憾。他坦率地說：「那艘船改變我的一生，從此愛上做模型船。」

精益求精的韋慶陽，技術日漸純熟，民國 83 年，澎湖文化中心特別委託他製作一艘長達三百公分長的現代船，時任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的張光遠先生更親自與文化中心主任來拜訪，對其精湛工藝表示讚賞，這對無師自通的韋慶陽來說，無非是最大的肯定！



魂牽夢縈透西船

第一艘船的模擬對象為捕魚作業船，讓人格外好奇，為什麼要研究古帆船？原來是小時候，喜歡說故事的韋爸爸，總以真實故事為背景跟孩子們訴說著大海的故事。彼時，大陸有三艘帆船來到馬公，民生用品運輸全仰靠透西船往返，當長輩們談起港邊景致，那望穿時光的眼眸裡，彷彿有幾艘古帆船正在岸邊停靠準備裝卸貨物。談起過往，長輩眼角的魚尾紋漾起好看的漣漪，讓年紀小小的韋慶陽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無緣見證歷史，但他選擇一手打造奇蹟。

為了重現、復刻「透西船」的絕代風華，在民國 70 年到 80 年年間，韋慶陽於澎湖五鄉一市環島採訪當地耆老，但是沒多久便遇到了瓶頸。台語談話無法用文字呈現時，怎麼辦？遇到問題，總是不輕言放棄，他開始學電腦、學上網，在問答平台一字一句敲下「請教各位大大，小的都用台語進行訪問，怎麼寫成文字才好？」當時，一位小學校長建議他，不妨用錄音的方式記錄下來，這些錄音將來會很有價



» 製作模型船



» 訪問澎湖、大陸耆老和製船匠師

值。校長的話一語成讖，當錄音帶錄到一百片時，陸續傳來老人家們仙逝的消息，讓韋慶陽格外傷感，幸好這些音軌保留了前輩豐厚的人生智慧與製船技術。

造船技術隨著耆老日漸凋零而有消失之虞，也讓韋慶陽不得不加快腳步進行訪問。在四處打聽之下，他得知澎湖有一位造船的老師傅，隨即登門拜訪，可是老人家的說辭模糊，讓實事求是的他興起求證的念頭。早在廿、卅年前，韋慶陽便想去中國實際考察，當時還沒有實施小三通，只能冒著生命危險搭乘漁船，遠渡重洋請教中國當地的造船匠師。沒想到請益的喜悅，竟讓韋慶陽一時間忘了自己身處軍事重地，好不容易辛苦錄製四卷錄音帶，一時大意，回程時竟大刺刺的放在包包內當場被沒收。

「當時，我真的差點要哭出來！好不容易千里迢迢從台灣來，要是被沒收怎麼辦？」在韋慶陽苦苦央求之下，對方總算接受他提出的交換條件——先讓軍方聽過，若是沒問題後再寄回台灣。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韋慶陽卻用他的誠心打動軍方，化不可能為可能。而隨著錄音帶寄回台灣的，還有五〇年代由中國官方統一調查畫出大陸沿海一帶帆船線形圖書籍。這本珍貴罕見的線形圖書本，記載一百多年傳下來的造船傳統，資料最豐富也最正確，走遍澎湖、中國等地韋慶陽都不曾看過。但只有國小畢業程度的他，原先就沒有製船基礎，一切只憑初心行事，日也看、夜也看地廢寢忘食，最後在沒有人教導的情況之下，終究讀懂這本天書，打通任督二脈，將帆船構造摸得通徹明白。

被神明欽點的製船好功夫

什麼樣的動力，支持韋慶陽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一圓夢想？韋慶陽表示：「我覺得興趣很重要，我是一個懷舊的人，喜歡歷史。台灣帆船仿造透西船的建造，賦予我們許多故事，讓我很愛、很愛，所以願意真心投入。」談起喜歡的理由，韋慶陽臉上露出靦腆的幸福笑容。早期古帆船以特定釘種來固定不同位置的船板及構件；有的甚至不用釘，僅僅用榫接方式穩固重要部位，海上風浪這麼大，沒有一根釘卻可以禁得起考驗，製船工法的奧妙，讓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的韋慶陽著迷不已。

而他不僅冒險前往中國取經，在台灣也同樣持續著對耆老的一系列訪問，一心想把造船的傳統工法以紙本方式記錄下來；訪談中，韋



» 透西船模型

慶陽說到激動之處，淚水眼看就要奪眶而出。原來，曾經他苦尋著一位老匠師要進行訪問，卻總是陰錯陽差碰不上面，某天驟然得知製船老匠師過世的消息，心中彷彿失去自己親人般痛心；結果若干年後，偶然發現原來老匠師還活著，才知道是消息誤傳。當他見到老匠師時，差點脫口而出：「我還以為您已經……」這段笑中帶淚的軼事，卻也凸顯了他追逐夢想的急迫性。

「老人家不能等，看著他們離開真的太難過。」他以極其誠懇的態度向每位匠師表示，自己不是為了謀取利益而來，只是希望將技藝

的資料永續保存下來。匠師有匠師的脾氣，民間有一句話為「造船、起厝要敬師傅」，師傅的地位可見一斑！所幸討海人繞著海打轉話題，加上澎湖人都很善良，每次訪問老人家，貼心的他一定會帶上伴手禮，做足禮數，從談話中慢慢打開對方心房。韋慶陽憑藉雙腿，訪問時用心博感情，以口傳方式保留製船工法，追逐時間這股巨浪，爭分奪秒祈願完成這項艱鉅的挑戰。

「我是一個討海人，起初什麼工具、工法都不懂，需要時間慢慢摸索。當我決定做大船的時候也是很苦惱，從來沒有做過這麼大艘的，究竟該怎麼做？每天想到半夜睡不著覺，翻來覆去、徹夜未眠，連我太太都一起睡不好。但我願意慢慢的突破，寧願浪費材料與工時，也不願成品有一絲一毫的失敗。」韋慶陽傾盡所有心力完成的模型船，工法細緻、栩栩如生彷彿隨時準備揚帆破浪前行。為了完成第一艘船身達三百公分的最大型作品，韋慶陽全心全意、廢寢忘食投入其中，沉浸在一手創造的滿足感，讓他忘了身體會不會抗議、受不受得了。他說，如果做的好，高興都來不及了，哪裡顧得了這麼多呢？

而他對於製船一片癡心的工作態度，甚至讓私人廟宇也前來委託製船案件，一問之下才知道，竟是由王爺親自指示由他委託建造王船，成為民間罕見被神明所指派的匠師，韋慶陽全心的付出被天地看在眼底，蔚為一段佳話。

用心、用情 不愧對自己踏出的每一步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幫助我回到原鄉，讓我可以回家鄉完成我的夢想。我是討海人，一生都在討海，它幫我圓了一個

夢，讓我感到人生圓滿。對於澎湖人而言，海洋就是我們的生命來源，海餵養我們長大；如果一、兩天沒有看到海，我心底就會不習慣，怎麼樣都脫離不了海啊。」對於海洋，韋慶陽緩緩對我傾訴出了他最深情的情感。

現在的他，在文化局有相關活動時便會前往講課，作品曾兩次受邀到總統府、行政院、考試院參加藝廊展，並在文化局有大量典藏；歷經幾次個展及相關單位借展，現所有作品已被買空。在公部門的扶持之下，讓他退而不休，花甲之年卻忙得不亦樂乎。忙碌充實的日子讓當時就讀台大醫科的三兒子也欽羨不已，有感而發地對他說：「爸爸，你知道嗎？我很羨慕你，因為你的職業就是你的興趣。」而這也是韋慶陽最感恩的一件事，窮極一生一圓夢想，不以苦為苦的態度，用心活出豐饒的一生，對孩子而言是最好的身教。

想當年，從身邊一把美工刀也沒有到成為製模型船師傅，從電腦門外漢到一分鐘可以打六、七十個字；龜毛個性，讓他養成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決心，不會就學！縱使責任感與沉重的壓力，時常將自己被壓得喘不過氣，卻也絲毫不敢大意。對於未來的想像，韋慶陽打算以一步一步拆解、解剖的精密方式來製作古帆船，希望模型船能以一比一的比例重現風采，將每個部位名稱、圖騰、禁忌、風俗、相關諺語仔仔細細記錄下來，傳承給下一代。

韋慶陽在此次「重現古帆船」計畫中傾盡心血完成的巨大帆船，未來將交由台灣歷史博物館展示，目前正由館方進行館藏評估，第一階段獲得評審團一致同意，還要評估會不會蛀蟲、防潮。他私心希望能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展覽，讓有心研究的民眾得以參考，將辛苦蒐



» 透西船模型

集的資料一併公開展出，豐富內容令人期待萬分！

年輕時怕被海龍王招做女婿，現在則怕閻羅王臨時招手，隨時說過去就過去。海上討生活的歲月，讓韋慶陽養成幽默看待命運的性格：「永遠都不要設想未來會不會來，永遠都要保持年輕！」不問前程兇吉，只求落幕無悔的韋慶陽，心中只有一個願望，若能在有生之年順利付梓，如願傳承老祖先的智慧，讓透西船繼續航行在鉛字萬海便不枉此生。韋慶陽的人生，就像一本高潮迭起的精彩小說未完待續，令人意猶未盡！

照亮部落未來

洛金·尤道

洛金想起點燈前族人殷殷期盼的眼神，他說：「如果沒有 KEEP WALKING 資助，不知道要等多久，大家都覺得心裡很衝擊，怎麼會有人這麼無私、無條件願意幫助人，這樣的精神有影響力在，有些族人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是我相信他心裡會發生變化，大家會更樂於互助。」



洛金·尤道一邊緩緩地對我說：「我嗅到了太魯閣族原本的樣子。」一邊回想兩年來部落的變化，深邃的雙眼閃現既感動又興奮的淚光。他轉過身去，仰望細雨中蒼翠朦朧的高山，過了一會兒垂下眼皮，長滿厚繭的雙手在胸前交握，向祖靈祈禱，繼續庇佑部落的發展。

山上與山下的兩種生活

洛金·尤道在太魯閣天祥山上的竹村長大，從小就融入靠山吃山的部落生活，平日下地農耕、採集野菜，秋收到春初之間狩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而，2005 年的龍王颱風，一夕間摧毀了通往竹村的路，迫使他留在平地工作，從獵人搖身一變成為板模工、背工、巡山員、高山資源調查員。他的生活和收入比以前穩定，卻感覺自己庸庸碌碌，似乎失落了什麼。



» 花蓮的同禮部落是台電到不了的地方

「山上很遼闊，人情味卻很濃厚，山上物資很少，人卻沒有壞心眼。」洛金搖搖頭，嘆了一口氣，接著說「山下的生活，無論飲食、購物、就醫都貨幣化了，人和人互相較勁，產生階級觀念，甚至爾虞我詐。」這一切，使他深深懷念共享、共生的部落文化，也讓他心繫父親的教導：「身為賽德克男人，必需做到三件事：一、要勇敢驕悍地守護部落，二、要懂得分享，三、要謹守 gaya（族人的傳統文化和對祖靈的信仰），如此才能通過彩虹橋到達祖先之處。」因此，洛金非常關心原住民法律、經濟、生活等面向，長期對部落工作投入心力。

連台電也到不了的同禮部落

在立霧溪北岸海拔八百到一千公尺的高山上，有大同、大禮兩個原住民部落，簡稱同禮部落。1980 年代起，政府將同禮部落族人遷往山下的明路居住。平地生活競爭激烈，人心複雜而疏遠，近四十年來，有些人始終不能適應，陸續回山上居住，守護祖傳的土地與產業。有能力改善生活條件的人，就在明路落地生根。

與同禮部落在血統上屬於不同亞族的洛金，也住在明路，和同禮的族人都是熟識，其中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麻吉（Maci），是洛金父親的摯友，和洛金感情特別好。他曾對洛金說：「山上的家才是真正的家，也是最靠近祖靈及造物主的地方。」這番話讓洛金心心念念，尤其看到平地生活人心變質時，格外想念族人之間濃烈又純淨的情感。

洛金指著對面，要我看那座山壁，談起一段往事：「以前族人



» 位於山林深處的部落只能徒步進入

不分彼此，發生任何事，每個人都會主動幫忙和關心，就像自己家人。有一夜，我站在這裡，抬頭看到黑暗中的山壁上，有一連串火把在移動，斷斷續續把『之』字形的山路照映出來，我馬上明白部落出事了。是一個大同部落的婦女難產，需要緊急送醫，族人背她走了一大段路到大禮，大禮的年輕人再接力背她下山，一路有六、七個族人手持火把護送。族人都為她擔心、為她祝福，那一刻，我們都成了手持火把照亮山路護送她的人。」這份無私互助的深情，是洛金心中最珍貴、最值得全力守護的寶藏，所以他說：「我想改善族人在山上的生活，大家不必下山謀生，讓部落緊密的情感延續下去。」而他的第一步，是為部落點燈，照亮部落的未來。

「我第一次去同禮部落，大家在燭光中吃晚餐，滿天星斗好浪漫。過兩年上來，發現怎麼有四戶人家的竹屋在重建？原來是族人沒有夜間照明，都是點蠟燭、煤油燈，因而引起火災。麻吉和幾個老人家眼睜睜看心血全毀，我也覺得很心痛。」洛金找了一把竹椅坐下來，在樹蔭裡顯得更黝黑了，只有一雙大眼分外明亮。原來部落物資極度匱乏，沒有馬路，上下山全靠步行，生活用水只能從山溝接管取得，最嚴重的是沒有電，少數人有柴油發電機，柴油也得靠人力下山購買，成本難以負荷。部落曾向台電申裝電力，被台電以道路不通為由拒絕，而且部落被劃入國家公園保護區，發展受許多法規限制。

洛金揚起左手，提高聲調說：「就一般人的角度，這裡維持自然是一件好事，對部落而言卻是被生硬的法律堵住生路，是文化凌遲。城市人享受科技與資源，族人卻長期忍受沒有照明的生活，一樣是人民，生活差異這麼大，我們自詡生活在文明、先進的台灣，不是很諷刺嗎？」為同禮部落打抱不平的洛金，一心想讓族人過更安穩便利的生活，持續尋找著具體的解決辦法。

第一盞燈點亮部落與人心

說到激動處，洛金站起來，帶我步入屋內，書桌上疊著許多電能的資料，裡面有不少折頁，還有洛金以紅筆寫下的註記。三年前，洛金和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律師友人討論這些資訊，也和台南社區大學推廣綠能的講師群接觸，一致認為太陽能環保又方便，不受法規限制，很適合同禮部落，立即串連成送電到部落的團隊，還找到高泉、陳炫基兩位退休水電師傅加入，免費提供技術協助。



» 所有的物資都只能靠人力背進部落

洛金分析，大同部落有十六戶人家，比大禮多且集中，地點也更深山，因此團隊決定從大同部落著手，先透過兩次部落會議，向族人說明將免費提供太陽能發電照明設備及安裝流程。「族人不熟悉太陽能，也不敢相信有這種好事，表情都是疑慮和觀望，還好有信任我的人幫忙勸說，會議一通過，我們就開始行動。」洛金笑著露出一口白牙說。團隊很快地進行場勘，評估材料數量和安裝位置，同時向民間募得二十萬元，足以裝設提供夜間照明的直流電。

2015年4月，洛金和團隊開始將設備運送上山，這是最艱難的部分。這段七、八十度的陡坡，接近一千公尺高，上山至少要四小時。每個人負重三十五公斤，要十幾個人次才能搬完，時間可以配合、又有能力背的人不容易找。而且太陽能板易碎，要是走累了靠一下石頭，可能就造成損失。洛金左思右想，撥電話向小米穗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黃智慧求援，得到對方兩萬元贊助，請來了專業背工，他自己也放下工作，義務背了七、八趟。連續的負重搬運，使洛金的衣服全被汗水溼透，然而腳步與熱血卻從未停息。

緊接著就是施工。洛金和團隊為了架設屋頂的太陽能板，忍耐身體的痠痛勞累，爬上爬下，然後裝室內線路和燈具，「施工花了四天三夜，大家住在部落裡，族人都很歡迎，媽媽們輪流張羅三餐，男人也義務協助一些細節，大家都在期待成果。測試第一盞燈的時候，族人圍過來，按扭一按，燈亮了，大家的眼眶也都紅了，覺得這一切真不可思議！」七十多年的黑暗部落，終於有了夜間照明，族人逐漸適應燈光的便利性。剛裝好燈的那幾天，有一個媽媽見天黑了，順手戴上頭燈就要去廚房炒菜，洛金把燈打開，跟她說：「有燈了啦」，她

才反應過來，一手摸著頭燈，直說：「對喔對喔」，彼此相視而笑。

談到這裡，正好有幾個族人經過門口，洛金和他們互相揮手招呼後，專注地看著我的眼睛說：「很久沒有大家一起為自己的部落努力做一件事了，就像是找回人和人的情感。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工期間我睡在廚房隔壁，有一天早上五點多，我醒過來準備起床，聽見廚房有聲音，族人已經在張羅早餐給我們吃，有人說：『這個我會煮讓我來。』，有人說：『我家有酵素，對身體很好，我去拿。』每個人都主動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拿出來分享。我在棉被裡聽見這些話，忍不住哭了。」停頓了一會，他的語調舒緩下來，說：「幫同禮部落點燈，是為了讓族人生活比較方便，但我也想點亮人心，找回人和人之間的溫暖。」

獲得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支持

雨過天晴了，洛金和我走出屋外，沿著溪流慢慢走進山谷，抬頭可以望見不少走走停停的登山客。洛金說：「以前鄉下婦女在河邊洗衣，河邊等於是互動的場所，族人也需要這樣一個場所。部落沒有電，山上天氣變化又快，洗好的衣服乾得很慢。而且，你看那些登山客，他們會到同禮部落過一夜，再繼續爬清水山、立霧山，所以我們有不少族人經營招待家庭，換洗床單是很重要的事，沒有洗衣機很不方便。我就一直想幫他們蓋一個供電的多功能集會所，可以用洗衣機，可以當生態課程的教室、能源共享中心，而且可以話家常、交流感情。當然也要送電給大禮部落的八戶人家。如果靠自己募款，可能還要很久。」



» 有電了！

幸運的是，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朋友告訴洛金第 12 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消息，還給他參考資料。洛金是獵人出身，拿刀、拿槍得心應手，下筆則不太自信，不過他還是寫下想法，自己逐字逐句敲到電腦裡。洛金難得露出靦腆的笑容，他說：「我看別人的資料像一本書那麼厚，我的不多，就是根據一些照片和採訪內容描述出來而已。決選前，團隊覺得需要演練，我也準備了，結果一進會場，腦袋一片空白。奇妙的是，說著說著好像有股力量出來，在宗教來講就是聖靈充滿，我侃侃而談，時間也剛好，最終順利獲選。所以，做這樣的事是超過我個人能力，冥冥中也是被帶領的。」說到這兒，他對我堅定地點頭，我不由得相信，信念的力量確實強大。

» 太陽能板安裝



由於 KEEP WALKING 的支持和大同部落的經驗，大禮部落的點燈計畫進行得很順暢。2016 年 5 月，洛金與團隊向大禮的族人說明太陽能設備安裝的事項後，立即開始場勘、備妥材料、確定安裝位置和工作分配，8 月 22、23 日，洛金與團隊上山完成裝設。在崇山峻嶺上遺世獨立的八戶人家，終於迎來了夜間的燈光。洛金想起點燈前族人殷殷期盼的眼神，他說：「如果沒有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資助，不知道要等多久，大家都覺得心裡很衝擊，怎麼會有人這麼無私、無條件願意幫助人，這樣的精神有影響力在，有些族人雖然沒有說出口，但是我相信他心裡會發生變化，大家會更樂於互助。」

而在設置多功能集會所之初遇到了一些困難。洛金原本希望蓋在部落中央，可惜經過好

幾次交涉，還是無法徵求到土地，最後由族人亞雅（Yaya）無償捐地。2016 年 9 月時，洛金和部落青年合力搭好了集會所的架構。到了 11、12 月，天氣轉涼，洛金就偕同背工，一起背著兩台洗衣機和一些物資徒步上山，再由台南社大團隊協助將集會所的太陽能照明設備，和家電適用的交流電安裝完成。事實上，集會所是採用涼亭的形式，鄉公所沒有規範權限，但部落仍被太管處要求以農舍名義補申請，洛金知道了以後，親自去向太管處據理力爭，講得承辦人員答不出話來，集會所才得以在 2017 年 1 月正式啟用。



» 多功能集會所

現在，族人都習慣使用集會所了。洛金停下腳步，雙手叉腰，放鬆地笑著說：「看到大家在集會所開心地聊天、洗衣服，我們揮汗如雨背洗衣機上山，都不算什麼辛苦了。如果部落能設計一套公基金制度，以後有能力自行保養、更換零件，讓集會所可以一直發揮功效，那就更理想了。」他心中族人在集會所共食、共享的畫面，如今終於一一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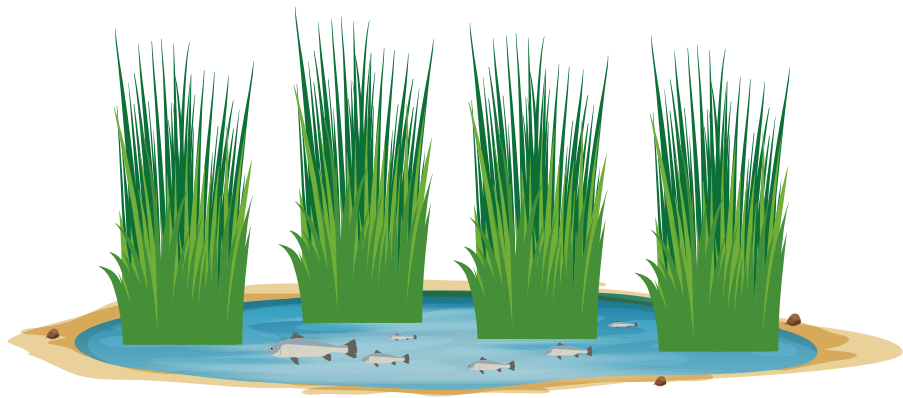
邁向「有機生態村」的願景

現在有了太陽能，更有利於部落經營招待家庭，山下的年輕族人紛紛回到山上，讓部落顯得生機勃勃。洛金蹲下來仔細察看路旁的野菜，沉思了一會兒，重新站起來告訴我，他有一個「有機生態村」的願景：「大家方向一致，每戶依專長分工，有人種有機蔬果，有人養雞、鴨，互相配合達到自給自足，不用什麼都下山買。登山客多的時候，可以介紹到鄰家住宿，這就是共享、共生。我曾經請料理專家上山教大家以馬告入菜和食療養生，像這樣的做法，可以讓部落提供的食宿更有特色，以後還可以加上打工換宿、配合網路行銷，大家一起改善生活，族人就有出路。」看得出來，洛金會一直保持為部落點燈的初衷，繼續發揮熱情與智慧，幫助深愛的族人，在部落中經營更好的生活，尋回互助共享的人情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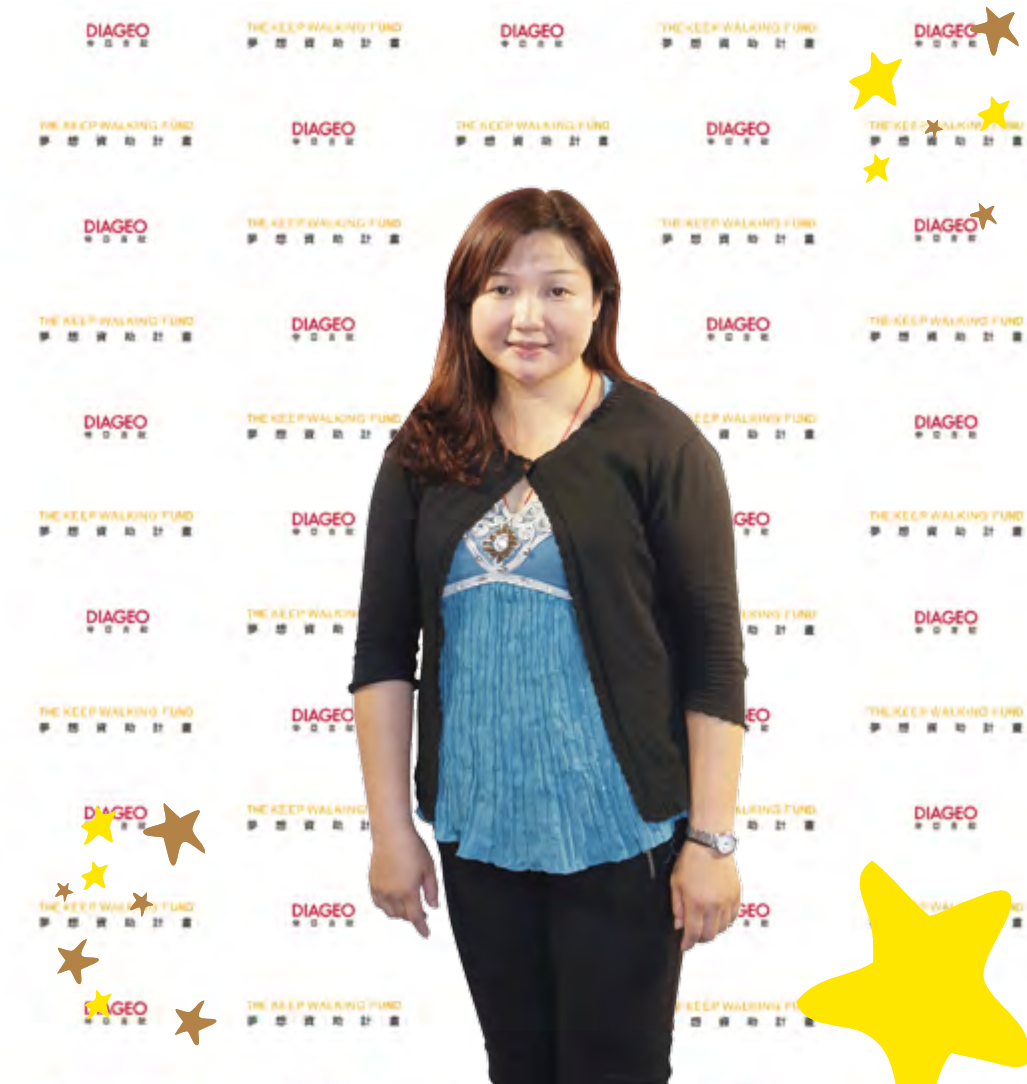
臨別前，我問洛金，他和同禮部落不是完全相同的血統，為什麼願意幫助他們？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我的家回不去了，他們還有家啊！」我想，族人之間日益回溫的情感，同時也是洛金心中真正的歸宿吧。

喚起生命，讓白魚回家

台灣白魚喝的水，就是我們喝的水，白魚能夠活下來，我們才可能活得健康安全。所幸，生態環保的議題開始被重視，林宥岑更帶著理想返鄉務農，期盼透過推動友善農業，保護及提供更多適合白魚生存環境，減少工程及開發影響，帶動社區生態旅遊及環境教育，讓埔里成為人與生態共生共存的好所在。



林宥岑



遊客來到鄉野，雙腳踩在泥濘的水田裡，在青蔥拔綠的茭白筍田，一邊抓田螺除害蟲，一邊摘採新鮮肥嫩的茭白筍，體驗都市人難得享有的務農生活。

這是南投埔里一新社區近年最常見到的場景，近年來社區積極推廣國內與國際性的茭白筍生態導覽活動，遊客下田種植茭白筍與抓福壽螺，並且趁鮮 DIY 製作茭白筍泡菜，體驗了農作的辛苦與採收的成就感，讓大眾對茭白筍的印象，不再只是中秋節烤肉必備的蔬菜而已！

這是南投縣一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也是「讓白魚回家」的計畫發起人林宥岑多年來努力的成果，對她而言，茭白筍不只是這個小鎮最重要的農產，更是她童年最溫暖的記憶。

青年返鄉正時興，數年前在外打拼，卻值遇金融海嘯衝擊的林宥岑，也在這波浪潮中跌宕起伏。「失業後，我想著自己的下一步該何去何從，當時我腦海中常常浮現的，就是小時候看著父親背影，扛著一袋袋五、六十斤的茭白筍在肩上，趕著送到中盤商那兒寄賣換得微薄的金錢。我心痛地感受父親付出很多勞力但卻賺得很少。」而父親已經年老，再加上經歷九二一地震後，埔里家園環境變化很大，舊有的茭白筍產業已經沒落，消逝在大部分人的記憶中，因此林宥岑毅然決然回鄉，想要為家鄉的特產茭白筍找出一條新生的路。

她開始在社區間導入休閒農業概念，讓大眾可以近距離直接與茭白筍接觸，為傳統農業創造新生命，更因此發展出轉型有機農業的想法。「現摘的茭白筍最好吃，但也因為現割現吃，每次遊客都會問上一句：茭白筍有灑農藥嗎？灑農藥吃了會不會死？因而讓我們決定，

一定要朝有機農業轉型。」林宥岑笑著說，從此，她開始過著「很辛苦但有著快樂又充滿成就感」的人生。



» 茭白筍水田採筍體驗

有台灣白魚的茭白筍田，就是有機認證

轉型有機的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轉型有機農業的第一步，就是父親的強烈反對。

「茭白筍就像我們的第六個兄弟姊妹，我父親用茭白筍養活我們五個孩子，從小我們常常要先下田幫忙耕種，然後才去上學，對茭白筍的生長非常清楚了解，也有著一股無法割捨的情感。」林宥岑回想

起小時候去田裡幫忙時，農田裡與河流裡的小魚就像她的玩伴，嬉遊在她的腳邊，但長大回埔里後發現，因為過度使用農藥與化肥，過去的鳥語花香不見了，連蟲都變少了。

因此遊客的疑問，再加上想要找回童年的記憶，讓林宥岑有了一定要轉型的想法。

然而她的想法並沒有獲得父親的支持，因為在轉型有機農業的過程，意味著產量減半。因為種植的間隔擴大，種植的數量減少，自然影響收成，而父親更擔心的是轉型失敗怎麼辦。「我父親是一個傳統客家人，他的性格很務實，他擔心一但失敗，我可能就要賠上很多錢，所以很抗拒，不想改變。」

為此，林宥岑與父親的抗戰長達一年。「父親說，前面養一隻雞，後面養一隻雞，就叫做有機。」林宥岑笑說，雖然這一年來常常與父親爭執，但真的說不通的時候，就是冷處理，不與父親正面衝

突，所幸母親的支持，讓她更加義無反顧地去做對的堅持。「有時候改變需要一點強迫，我用實力告訴父親，真的不要害怕改變。」然而，想要發展有機農業，取得遊客與消費者的信任，應該怎麼做？

「我認為，蜻蜓、蝴蝶與魚類的存在，就是無毒環境最好的認證。如果可以在我們的農場看到這些生物，就代表這個農場種出來的蔬果是無毒有機的，對人體是最好的。」讓這些小動物來「認證」這裡是一個有機無毒環境的指標，是她的第一個想法。

她接著想到，小時候溪裡常見到許多溪蝦和小魚，逐漸消失的它們，其實是珍貴稀有野生動物——台灣白魚。白魚喜歡棲息在乾淨清澈無污染的水源裡，因而集中生長在埔里地區的小溪流及茭白筍田裡。

因此林宥岑開始結合暨南大學及特生中心的專家和社區有志一同的居民做生態調查，「我們在源頭發現台灣白魚的蹤跡，因為河流源



» 白魚溪流棲地調查 / 台灣白魚



» 白魚棲地維護 / 結合學者專家共同進行復育調查

頭的污染比較少，但我們也發現白魚的數量幾乎瀕臨絕種，因此決定在轉型的同時，一併進行白魚的復育。」

台灣白魚早在 2009 年，就被農委會公告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但牠的棲息地卻因早期的茭白筍農民們為了追求高收益的生產，採用大量農藥，破壞生態，生存受到極大威脅。再加上台灣白魚的棲息地河流，有時候會出現缺水狀態。「這是因為有時候筍農會把水源截取到他的田裡，我們到水源區的時候，看到佈滿大大小小的水管，都是引到農民自己的農田裡去，溪流沒有水，白魚怎麼活得下去？」

看到這個景象，林宥岑想，如果農民不要一直搶水，是不是河流裡就會有水，白魚就能回到溪流。為了復育，林宥岑與居民採集了 120 條台灣白魚，當成種原帶回社區保種。猶記得當時社區會議討論哪家願意提供土地做生態池，而且估算每年將約減少十萬元收入，大家都在猶豫不決時，「沒想到我的父親竟然是第一個自願貢獻者，那個瞬間真的讓我好感動。」看到父親以行動來支持自己，林宥岑現在想起來仍熱淚盈眶。

有了林爸爸起頭，很快第二池、第三池隨之出現，目前已有六處生態池。

「我認為，台灣白魚的生存權與人類同等重要，我真的很希望透過連結社區內的有機業者，從自己腳下的茭白筍田開始，進行綠保田運動。從一塊小田築起石滬，在外圍養殖烏溜、鯉魚專吃福壽螺，慢慢的讓白魚能夠溪中游。」她深信，只要有能夠讓台灣白魚活得好的水質，再加上不用化肥種植茭白筍，這種「魚茭共生」的環境，就是給消費者最好的無毒保證，也能更進一步為農民創造更高的收益。



» 建置復育池 / 台灣白魚生態導覽

串連點線面，結網擴散

林宥岑的理想不只如此，她更希望能夠透過連結社區內的其他耕種者，一起加入有機種植的行列。

就如同一開始，林宥岑的父親擔心不懂農作的遊客進入田裡，會破壞農作、影響收成一樣，其他農民的心中也是充滿了擔憂。但林宥岑認為，農田是個富含教育意義的特別教室，以自家的茭白筍為例：在筍田中告訴遊客茭白筍是四個月就會長成的筍子，四個月後可以採收，然後又可以繼續進行免植共生，又可以選種苗……非常適合以生態教育的方式與遊客分享，親子共遊。

最重要的是，能夠帶動遊客進入這個社區，帶動農村經濟發展，不只對自己好，甚至也能帶動其他農民轉型。「其實我一開始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其他農民看到我們家在轉型有機農場之後，真的越來越好，所以也願意跟著我們一起來嘗試。只要在思維上願意改變，我相信慢慢就會形成一種共好。說不定未來他的孩子們也會願意回到這個社區，祖孫三代和樂的畫面，絕對會一戶感染一戶。」

為了推廣她的理念，林宥岑在鄉間、在田邊不斷與農民溝通，她時而在烈日下、時而在搭蓋的鐵皮屋頂下，向農民解說。所幸辛苦沒有白費，果真有不少農民加入她的計畫，而且獲益匪淺。例如咖啡農場「阿嫁婆」，就因這波台灣白魚的復育，轉型為有機與觀光農場。他們引入水源開闢溪溝，打造復育台灣白魚的生態池，以不用化肥的方式來種植咖啡豆，成為台灣白魚綠保標章認證的有機農場之一。「他們的庭園咖啡非常受到遊客的歡迎，更棒的是，他們的孩子也都回來了。」看到社區裡有更多三代同堂的畫面，就是最大的安慰與鼓勵。

除了「阿嫁婆」，林宥岑也不斷與其他農民溝通，宣導無毒種植的理念，果然陸續帶動其他農民一起加入農村休閒體驗陣營，彼此共同串連，推出在地農村體驗活動。

然而不用化肥農藥的生產方式，會使得茭白筍產量減半。「雖然我們目前已經有通路，但如果產量不夠，也會造成生活上的問題，因此在轉型的過渡期，以休閒農場體驗遊程，以及打工換宿的方式來彌補產量不足的經濟缺口，是非常必要的。」

事實上，休閒農業的發展，帶進來的遊客不只活絡農村經濟，也能活絡其他產業，比如住宿。遊客來到產地，直接向農民購買，可以減少運輸的費用，達到低碳的過程。而有機認證就是在為綠色產業做加值，有助於提高作物的產值，當農民有了較高的收入，也更有餘力可以回饋社區，建立綠色保育基金時，如此的生生不息，絕對能為這個環境創造出正向的循環。

尤其沒有體力下田耕種的老農，可以成為解說員，為遊客進行導



» 農民訪談 / 家戶宣導



» 體驗插秧 / 除蟲害福壽螺



» 社區導覽 / 茭白筍泡菜 DIY



覽。林宥岑說，老農在這裡生活了數十年，對這片土地有著很深的情感，導覽工作讓他對生活有了寄託，這不只是他個人精神上的支持與慰藉，對社區來說，更是一個寶貴的資產。

人力資源缺乏，下一個課題

現在，一新社區已經有認證火龍果農場、咖啡農場，有機木耳送件申請中，除了有機茭白筍，現在，她很興奮看到，有更多不同的產業已經開始發酵。

然而，林宥岑也憂心指出目前產業遇到的困境，就是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為了擴大友善種植的面積，林宥岑租下廢耕的農地，許多老農的二代沒有意願回來接手「家業」，林宥岑就以承租的方式向他們租下農田，再找一些想要做農的年輕人一起合作。只不過，現在要找到對下田有熱忱的年輕人實在太少，「而且現在年輕人喜歡半農半X，就是半天在農田，另外半天做他天賦擅長的工作，換取其他固定收入，如果要他整天待在農田，他會覺得沒有成就感。」

年輕一代不好找，協助老農轉型過程也是困難重重。

為了溝通理念，必須持續與農民開會，但是開會就會犧牲下田種植的時間，因此林宥岑聘請專門種植茭白筍的技術工來幫忙耕種，計價方式是一天 1500 元附兩餐。但是很多農民的茭白筍收入卻沒有那麼多，請不起這些技術工，還是傾向自己下田耕種比較多。

推廣時，農民雖然不會拒絕，但也不會講真話，嘴上雖然都說「好」，但真的要他執行時卻又猶豫半天，擔心少用一些農藥，茭白筍長不好就無法生活。再加上沒有失去健康的確切認知，即使知道灑

農藥，第一個傷害的是自己，「但是他覺得自己現在很健康，為了生活，灑一點農藥無所謂，而且大家都這麼做也無可厚非，在施作上其實不肯完全配合。」關於這一點，林宥岑多少有點無奈。

另外在輔導轉型的過程中，農民內心的慌亂與不安全感可想而知，他們非常需要有人陪伴，聆聽心裡的惶恐。有些基金會的人會去當義工，陪伴農民，有時候外部專家學者講的話比較有說服力，農民比較願意接受，但是長期下來，這些都要費用，對社區來說是一筆支出，「因此我們真的很希望，企業能夠來支持，加速農民轉型的意願。」

此外，與公家機關的溝通也是一大困難。「我們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從生態的工法，希望朝人、環境一起共生共存，但是現在我們沒有辦法雙向溝通，因為有很多工程一發包出去，就由工程處接管，而他們施工的方式，並不是以生態工法去做為施工，與我們現在想做的會有牴觸。」

面對這些困難，林宥岑認為這只是一個必經的過程，並不以為



彎腰割筍

» 園區的茭白筍田



苦。她不斷給自己打氣：「沒關係，我們就是持續不斷地做，慢慢從改變觀念做起。」

KEEP WALKING，讓夢想的支票兌現

當問起她得到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圓夢起步金」前後的差異，她很興奮地說：「幸好有 KEEP WALKING 讓我踏出成功的第一步。過去我想找人合作，口說無憑，大家都在質疑真的能做嗎？現在有了這筆圓夢金，我可以很大聲地告訴他們，我開的不是空頭支票，而是確實可以影響更多人一起加入！還可以邀請專家學者一起參與，可以更準確執行這個理念與目標，讓夢想實現。」

儘管復育白魚的夢想計畫補助只有一年，但未來林宥岑仍舊會持續進行下去，堅持從源頭就要開始守護牠們。她的理想是，或許未來茭白筍田轉型成其他較有經濟規模的作物，便不需要太多水灌溉，只要不需要大量的水源進入茭白筍田，那麼農民不用那麼辛苦搶水，台灣白魚也能在河流裡生存的理想，指日可待。

因為熱愛這片土地，來自農村的林宥岑離開都市，回到家鄉，「這裡曾帶給我們健康快樂，我也希望未來的幾十年，能繼續在這裡繼續活得健康，也能陪伴年邁的父母。」

她笑說，雖然現在每天仍舊很忙碌，腳步也沒有停下來過，但現在可以心平氣和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感受到自己的目標很明確，而且執行力更徹底。無論未來要面臨的挑戰如何困難，林宥岑都樂觀面對，「我相信，現在想不到的解決方法，以後慢慢一定能夠找到解方，我們拭目以待。」對於未來，她信心滿滿。

點燃心中火種，

微光走向全世界

走在黑暗中，與走在有些微的光之中，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我們在室內已經小有成就，我看到盲人朋友欣喜的表情，覺得我們就像點起了火，只要全世界的盲人都說我想要，那我們就努力去做，從現在的四條街，擴展到全世界。」



吉正然





» 有聲畫展的展場佈建

「高興的時候已經過了，現在我要做的，就是找出永續的經營模式，讓這項科技普及化，讓更多人受益！」微光計畫的發起者吉正然，繼 2013 年之後，以微光計畫 II 再次獲得「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他說，心境已經從最初的興奮，到現在希望做到讓更多企業願意一起加入這個「讓社會更好」的信念。

吉正然提出的微光計畫 I 在獲得「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的圓夢金後，努力推廣該計畫，讓盲人在黑暗中，獲得猶如星光般的指引。短短兩年，他已陸續完成盲人重建院、伊甸基金會、成都路、中興大學圖書館導航 ibeacon 的佈建，此外還與資策會的朋友協辦了一場有聲畫展。

當時又適逢政府有一項「4G 科技專案」，希望由民間企業提



» 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友善場域

計畫，國家補助經費來做通訊公共服務，盲人導航完全符合要件，因此由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等數家企業領頭，合計佈建上千具 ibeacon，目前已在晴光商圈、視障圖書館、淡水盲人資源中心、關西休息站測試。

每每只要講起自己的計畫與理念，吉正然總是眼神發亮，笑容燦爛，神采飛揚，但是話鋒一轉到盲人面臨的困境，卻又眉頭深鎖，面容憂愁。事實上，微光計畫 I 在推出後獲得不少企業回響，媒體也爭相上門採訪，然而，吉正然並沒有被這些看似光環無限的表象樂昏頭，他將目光看得長遠，而發現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

「如果一個導航軟體只在北投區或捷運內有用，你會想要使用它嗎？當然不會。再者，電信商佈建 ibeacon 的目的是商業服務，因此

會優先選擇交通要道及觀光景點，場域都是一塊塊零散分佈；但要如何才能串連出一個完整的服務，讓視障同胞從出門到回家都真正有用，進而在日常養成使用習慣呢？」吉正然目光如炬，直指問題的根源。

他進一步指出，倘若不是 4G 科專，電信商或許不會加入微光計畫。而三年後國家補助結束，最好的狀況是電子廣告業務順利發展，微光計畫被電信商快速推展；如果不是，隨著經費的短缺，這些看似友善的場域，或許又會回到原來的狀況，究竟要如何才能為視障同胞做更多？

對理想充滿堅持的吉正然，將問題一一盤點清楚後，決定再接再厲，要把計畫的空缺——十字路口補上！於是，微光計畫 II，應運而生。

為視障朋友佈建安全回家的一哩路

微光計畫 II 是以一代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程式為基礎，透過感光偵測器，同步將現有人行號誌燈和手機 app 的太陽能盲人號誌做結合，讓盲胞得以不經由旁人協助，即可由 app 程式得知所在位置的交通號誌與道路資訊，提供完整且人性化的服務，將台灣打造為領先全球的視障者友善交通環境，也將讓台北成為走在世界前端的智慧城市。

吉正然回想當時興起為視障朋友解決問題的初衷，是因為當時他在台大做實驗，無意中看見視障朋友正在做訓練，光是基隆路台科大校門口走到捷運站，短短的路程竟然要來回定向訓練數小時之久。他

曾試著去體驗盲人朋友走在那段路上的心境，當閉上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時，他發現，因為眼睛看不見，而必須靠各種訊息去記憶；包括要走幾步、大概往什麼方向、車身在什麼地方，走到哪裡會有高低差、旁邊有 7-11 門或是全家便利商店的叮咚聲等等，必須靠諸如此類的訊息去記憶路線，更別說還會遇到各種突發狀況。

「好不容易一代的計畫做到一個程度，而且我也有把握，於是我想，能不能把我做的東西放到紅綠燈上？讓盲人走得開心又走的安全。」這就是計畫的源起。



» 有聲號誌佈建

因應到本計畫，首先他觀察到，現在台北市仍然「存活」的有聲號誌的規則是：南北向布穀鳥聲、東西向鳥叫聲，使用者必須自己猜測目前站在哪條路口，再記憶當前的路的方向，「這是何等不人性化的作法？」

吉正然親自示範，現在盲胞是怎麼使用有聲號誌。首先他必須走到路口，在黑暗中摸索到有聲號誌，按下按鈕後，耳朵還必須緊貼著號誌，才能聽得到聲音。而戶外有各種噪音的干擾，要聽到有聲號誌的聲音非常不容易。「你與其要盲人耳朵貼著有聲號誌，不如讓他拿起手機來聽。」吉正然在路口演繹，說明現有路口的有聲號誌對盲胞的不友善。

然而，只要透過 **ibeacon** 與手機的 **app** 連結，讓手機告訴使用者：「現在面對忠孝西路，綠燈還剩三十秒，本路口距離較長請注意。」這才是對盲胞真正有幫助的情境。

在吉正然的藍圖中，新世代有聲號誌必須像網路一樣，把一個個電信商佈建的場域串連起來，讓使用者從出門到回家都能享受視障導引服務；同時以極低的成本形成極佳的競爭力，光靠販賣紅綠燈就能獲利，一舉解決最棘手的問題。然而等到吉正然的團隊真正開始要在紅綠燈上安置 **ibeacon** 的時候，才發現完全不是他所想的那般容易。

很多人不知道紅綠燈的結構是什麼，即使曾經是工程師的吉正然也不曉得。「當時我在三民路口安裝好裝備以後，市政府給我控制器讓我測試，沒想到短短幾秒鐘就把我的機器燒掉。過去我們的裝置主要在室內，要測試很容易，然而到了戶外，一個十字路口有四個路口，有八個紅綠燈八種接法，而且有的線路接到地下有的接到地上，複雜程度完全超過我的想像。」

尤其 **ibeacon** 的設計理念，原本是蘋果公司制定的一套結合手機的廣告系統，只要店家裝上 **ibeacon** 的機器，再搭配手機軟體，消費者在店家附近，就能接收店家的廣告資訊。但對應到安卓系統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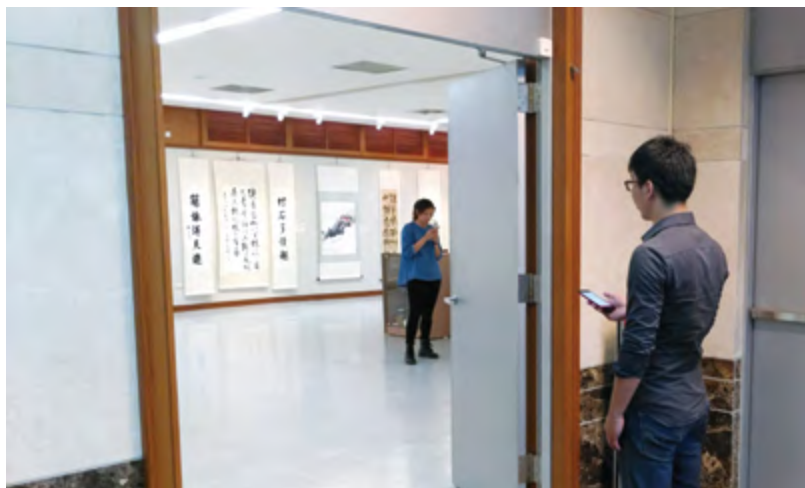


接收卻不靈敏，常常要非常靠近，導航才會發出訊息給出提示。

要改善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畢竟要把路口八個紅綠燈全部拆下來再裝回去，要花費大把時間。除此之外，過去 ibeacon 裝在室內，機器運轉較為穩定，維護相對容易，然而當 ibeacon 裝在戶外的紅綠燈上，受到氣候天雨或天冷的影響頗大。「記得當時測試的時候是冬天，常常必須在寒風或是大雨中測試，重點是機器不能進水，雨傘都給機器撐，萬一雨太大還得緊急封箱撤離。」吉正然邊說著，似乎想起當時還打了個冷顫，這箇中的甘苦，真的只有去做了才能深深體會。

降低成本，挖掘企業合作契機

微光世界計畫以公益角度切入，讓民眾很快有先進的科技可用，



» 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友善場域動線示範

從而發想出更多有趣的商業機會。在這個行動科技當道的時代，除了比拼網路速度，更重要的，是讓民眾早一步習慣科技的進步，並從生活體驗出找到適合的商業模式。

吉正然自創立公司太和光經營至今，度過初創期的危機，在室內定位市場打出一片天，雖然拓展很快，但近兩年來，他每天都在想，微光計畫如何有經費執行下去，要能維持基本的自給自足。「我們之前想的是，如何讓視障朋友可以在戶外自由行動，而現在技術有了，並且已經可以成為商品進行銷售。但是，如果這個商品只有幾百人在使用，效益不大；更甚者，倘若盲人導航系統無法真正拓展開來，計畫也無法永續經營下去，那就失去發展這個計畫的初衷了。」

吉正然表示，微光計畫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不能依靠捐款生存下來，它必須是能夠牟利的。他原來的設想是靠廣告收入，現在可能必須依靠政府經費，或是能夠得到企業贊助，畢竟企業可能會因為得以成為節稅工具而願意贊助。

現在，如果自己的公司要透過這個系統獲利，有兩個面向必須思考，其一，如何讓系統普及，讓更多人願意使用；其二，商業模式是什麼，如何讓大企業願意買單？前者，吉正然思索必須使用者願意下載 app 的動機是什麼？後者，吉正然思索，業主願意合作的利基又是什麼？

吉正然發現，ibeacon 的電子廣告業務，是只有電信商才玩得起的大型計畫。在佈建 ibeacon 的同時，他也不斷研究，原本的有聲號誌究竟問題是什麼，為什麼一個簡單的機器要花十萬，一個路口要四十萬？為什麼台北花了四千多萬，卻沒有達成目標？

原來因為十字路口的各種管線連接複雜，傳統的有聲號誌線路需穿過人口蓋、路邊的電源箱和電線桿，無論是安裝或維護，施工都麻煩而費時。而這個發現，讓他找到了一線生機！只要「化繁為簡」便能讓微光計畫 II 的盲人號誌另外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

「如果將來成立的社會企業或協會，只靠販賣紅綠燈，就可以籌足自我運作的經費，那麼以目前台北市的有聲號誌，一個路口幾十萬，即便是半價供應，都可以替組織籌得運作的經費。」他說，全球的控制箱百百種，但人行號誌一定是「綠燈行，紅燈停」。只要產品做得出來，一定能直接切入市場，降低的成本，也有助於政府與民間安裝更多這樣的有聲號誌。

吉正然回頭看看原先擔憂的問題，幾乎都迎刃而解：現在有聲號誌單獨也可以發揮作用，計畫逐漸串聯成網；藉由販賣硬體這種簡單的模式，降低完全依靠電子商務的風險。只要能自力更生，營運就可以發展與完善下去！

「我心目中真正的微光計畫，不是東一塊，西一塊；而是一縷照耀四方的光，服務場域要完整，讓盲人從出門到回家都受到呵護。我們更希望，真正的微光計畫不是依附於國家補助和爭取預算，而是自給自足，自力更生，如果能不依靠外力，只要有心，我們就能走到天涯海角。微光計畫 II 的服務，要靠我們自己實現損益兩平！」吉正然如此說道，堅定的語氣訴說著他絕不輕易放棄的理想。

而他還提到，2018 年柯文哲市長終於公佈了台北智慧車站 app 即將上線的訊息，其中也包含了無障礙模式，台灣的無障礙設施又往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太和光的 iBeacon，正是背後的無名英雄，



» 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友善場域 app

吉正然對此微笑說道：「這並非太和光一間公司就能完成，我要強調的是真正做 app 的是智慧時尚公司，大家一起往前推，才有機會成功！」微光計畫的光芒正逐漸擴增，我相信距離實現吉正然心中夢想的那一天想必不會太遙遠。

將一個人的影響力，擴散到全世界

微光計畫 I 現在慢慢已經變成一個成熟的商品，原來盲人的相關設備投入都是政府投入經費建置，然而，政府畢竟預算有限，如果今天有企業或個人願意付錢捐助，就表示社會上有更多資源願意投入在這個領域上，這才是吉正然真正樂見到的終極目標。

雖然找到商業模式是吉正然的當務之急，然而當問及，獲得兩屆「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對他是否有不同的影響時，他沉思了一會兒，很坦然的說，確實在視障服務這條路上，有了更多不同的信念與想法。

還未得獎前，畢竟公司不是慈善組織，即便資源都有，卻無法動用。但 KEEP WALKING 的獎金讓吉正然變成自己公司的「顧客」，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去做。回想創業至今，他說，微光計畫最大的挫折不是痛苦，而是有一段時間會覺得看不到希望，或是想法無法執行，跑不動，更曾經一度質疑，真的還要繼續做下去嗎？

所幸「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給了他走下去的力量，他告訴自己，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有答案。「當然放棄也是一種答案，然而放棄只要三秒鐘，可是有時想到答案只是一瞬間，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其實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那麼複雜與困難。」看到視障朋友生活得這麼困難，仍然一路撐過來，吉正然告訴自己只要再多做一點點，就能為他們解決問題，現在，獲利不再成為吉正然思考的唯一。「我的心胸變得比較寬闊，遇到問題會告訴自己緩一緩、不要衝動，或許換個想法就會有轉機。」

兩次得獎對吉正然來說，是一個很難想像的肯定。「我還在讀書時便得知有這個計畫，很難想像有一天我也可以同他們一樣，站在這裡領獎。看到自己一個人帶著一群夥伴，憑藉一己之力，一小群人就可以做出這麼大的價值，能有力量改變這個社會一點點，這個成就感是金錢無法取代的。」

現在，他更重視自己做的事情，是否對公司的形象有正面的意

義，對社會是否能發揮影響力。「我希望塑造的公司文化是，除了賺錢還能幫助更多人，像我有一位同仁就放棄業界頂尖廠商高薪工作，願意一起投入這個領域，為這個社會盡一份力。」說起有人認同自己理念而加入團隊的成就感，吉正然眉飛色舞，這是比獲利更讓他興奮的精神食糧。

想起數年前，吉正然立下的宣言：替盲人帶來心安與快樂，為一般人帶來便捷；循序漸進，用我們台灣人的科技能力，改變這個世界。「我很開心與驕傲，一點不愧對當年的宣言與夢想。」

「我們在一代的時候把技術克服了，所以電信公司進來了；如果我們在二代的時候，也能攻破盲人號誌技術的困難，讓更多人順著我們的路走下去，是不是有機會把全台灣的盲人號誌改變掉，甚至改變全世界的盲人號誌呢？」雖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吉正然的語氣沒有任何退卻，因為他說：「這就是夢想吧，雖然有痛苦，但我會繼續走！」



» 機器人導盲試驗

六年尋熊記

李香秀

拍攝過程中近三十趟翻山越嶺的旅程，李香秀背負裝備踏著沉重步伐，在崎嶇的山路一步一步前行，「唯有進去才有希望，」每一次旅程李香秀都抱持著拍多少算多少的心態，「只要上山，就能獲得；但不上山，就什麼都沒有。」



初見紀錄片《黑熊森林》的導演李香秀，中長髮垂肩、戴著一副無框眼鏡，說話聲音沉穩，有著師長般的慈藹氣質。很難想像個頭嬌小而且毫無登山經驗的她，竟能獨力背負 20 公斤沉重的登山行囊，帶著團隊一路披荊斬棘，花費六年的時間，上山拍攝極為珍貴的台灣黑熊影像，並製作成為紀錄片《黑熊森林》。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從李香秀對電影的熱愛與執著說起。

李香秀自幼就對電影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小時候就喜歡電影，甚至為了想看電影，跟媽媽吵著要零用錢。」因此高中時就有了明確的方向，希望未來能從事電影相關的工作，大學就讀的便是電影相關科系。「我的想法很明確，就是想當導演。」兼具想法及執行力的李香秀說，「所以在求學期間就把所有導演該具備的能力和條件都補足。」



» 進入大分，背負 20 公斤的登山行囊

大學時期，她受到留美前輩及學者的影響，而有了紀錄片的啟蒙。然而早年台灣社會封閉保守，紀錄片的生存空間十分有限，更別說蓬勃發展了。畢業後，李香秀希望能夠出國學習紀錄片的觀念及拍攝，於是赴美進修，以紀錄片課程與師資聞名的美國天普大學自然成為她的首選。

留學期間，雖然心中最想拍攝的電影類型是紀錄片，李香秀仍兼顧劇情片及紀錄片的課程，廣泛地學習各種相關的技能及知識。「雖然創作時還是想做紀錄片，但就當作給自己一點訓練的機會，」李香秀說，「我的畢業作品和論文，都比較傾向紀錄片的製作。」

將富有價值的議題，以鏡頭永恆地留下

談到為什麼想拍紀錄片，李香秀笑著說：「小時候可能看了太多電影受到影響，覺得要為社會做點事情，當個正義的人吧。紀錄片的社會性、公共性和貢獻性都遠遠超過劇情片。雖然從創作性質來說，紀錄片可能沒有劇情片來得強，但相對地，它具有比較高的社會貢獻價值，也更能夠回應這個社會。」雖然劇情片的虛構性較多，可發揮的空間也較大，但因最終仍得端上大螢幕播放，商業性也較高。「紀錄片不需要考慮賺錢的因素，也不需要考慮迎合觀眾這件事，只考慮這部片回應社會的價值是什麼，可以永恆的留下來嗎？透過紀錄片，我能夠充分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不必討好任何人。」

隨著實際操作的經驗增加，李香秀也慢慢意識到自己偏好紀錄片的另一項重要因素，那就是「展現方式」。在李香秀就讀研究所時，錄像攝影機已然問世，創作者可以隨性地自行拿著攝影機到處跑，四

處拍攝記錄。「但劇情片是沒有辦法這樣展現的，即便是以獨立創作或是短片創作而言，劇情片牽涉的人力資源及經濟條件都較紀錄片來得多。而這只是兩者間最基本的差異。」李香秀說道。「即便克服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女性要當一個劇情片導演也很困難，紀錄片相對容易得多。」

一切的一切，都始於對自我不斷地探問

對於電影題材的規劃，李香秀表示許多紀錄片導演可能會從身邊的人、事、物取材，「但是我通常都是從提問開始。」李香秀不諱言地說：「在美國時，我問自己對台灣歷史的了解有多少，這才發現都講不出來。所以後來才想到透過拍攝歌仔戲團，來重新認識台灣的歷史。」

1992 年暑假，李香秀短暫返台，漫無目的地到處拍攝，透過攝影機的觀景窗、透過走訪各個外台戲班重新認識台灣。「當時不僅對台灣歷史不熟悉，對台灣的所有事物也都很陌生，所以就跟著歌仔戲團的野台戲亂拍。」天色漸暗，舞台兩側的燈光昏黃亮起，台前以簡陋塑膠椅排成的觀眾席上，慢慢聚集了看戲的人群。表演者抹上白粉、雙頰點上胭脂，眼角勾上濃黑的色墨，華麗登場。「那時候拍得不是那麼嚴謹，沒有具體的規劃，不知道要拍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完成什麼。但是我從拍攝當中獲得很大的滿足，就像是探向台灣庶民文化的深處。事實上，場景所到之處，也是我童年的生活經驗。只是這回不一樣了，我是透過攝影機在觀看。」說到這裡，李香秀笑眯了眼睛，彷彿重回初出茅廬、勇於嘗試的那個自己。



» 前進大分第一天，黃美秀向同行學生解說樹上蜂窩留下的黑熊咬痕



» 前進大分第三天，在多美麗稜線上的路標

拍攝期間，李香秀常聽資深的表演者提起「拱樂社」一詞，好奇的她深入探詢，這才了解拱樂社對光復後台灣庶民娛樂的影響竟如此深遠。但在蒐集相關資料時，李香秀意外地發現，規模龐大、影響力甚鉅，甚至可以被稱作娛樂王國的拱樂社，在論述歌仔戲變遷的文獻中，卻僅以一頁不到的篇幅草草帶過。

暑假結束返美，李香秀便立即著手撰寫畢業作品提綱企畫，並開始規劃拍攝計畫。研究所課程研修完畢，為了影片長期拍攝所需，李香秀花了五、六千元美金購入二手的攝影及錄音器材；同時間，為了與台灣電影界接軌，她也參與了導演李安回台灣拍攝的《飲食男女》影片工作，擔任導演助理一職。

而後她返台拍攝《消失的王國——拱樂社》，這是她的第一部紀錄長片，回溯這段已然褪色模糊的台灣草根記憶，在鏡頭下清晰地重現拱樂社當年轟動全台的傳奇性歷史。

為什麼我們對腳下美麗的土地如此陌生？

然而，這僅是李香秀紀錄長片的初試啼聲之作。數年後，李香秀拍攝了以海為題材的《南方澳海洋紀事》，從無形的歷史轉向實際的地理空間，李香秀拋出了這樣的疑問：「台灣是個海島，但為什麼我們對海很陌生？」為了得到答案，對海的知識幾乎為零，家族中沒有任何從事海洋相關職業的成員，也從未體驗過海上生活的李香秀，決心拍攝一部與海有關的紀錄片。

「照理說，台灣是個海島，應該要有很多與海有關的視覺影像電影，但在我的印象中，卻幾乎沒有看過。」腳下踏的土地四面環海，

卻因為種種政治因素，成了禁制的存在。在《南方澳海洋紀事》中，李香秀選擇最親近海的漁民作為主角，融入幾乎清一色男性的漁民圈子，花了三年的時間拍攝，並獲得 2004 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殊榮。梳攏了歷史的脈絡，橫越了地理的洋流，《黑熊森林》則是李香秀對生態的叩問。「台灣的山佔整座島面積的 58%，四面環海，就是個標準的海島。」李香秀的表情複雜，「但為什麼不論是山或海，對台灣人來說，都是那麼陌生？」拍完《南方澳海洋紀事》後，李香秀猶豫了數年，才終於決定要延續《南方澳海洋紀事》的海洋題材，拍攝另一部與台灣山林有關的系列作品。



» 對於台灣土地的求知慾，帶領著李香秀翻山越嶺

自然與人的呼喚，讓李香秀走入山林

沒有拍過生態、也非相關背景出身，甚至從來沒有登山經驗的李香秀，坦言自己並不具備任何拍攝此片的條件。「我沒有認識相關的人脈，也無從間接得知詳細的資訊，只憑著一脈可循的創作題材，想著要拍山。」

要走進山林，首先得決定拍攝的對象。一向擅於拍攝人物的李香秀，展開了一連串的田野調查。而在題材發想過程中，她想起一位長輩曾經向她提及，有一位女性在做台灣黑熊的研究，經過層層篩選，李香秀認為這也許會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她，就是人稱「黑熊媽媽」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所長黃美秀。初次與黃美秀見面是在 2010 年的 8 月，李香秀開門見山便表明：「我想拍妳。但是我沒有登山經驗。」



» 黑熊媽媽黃美秀及布農族獵人林淵源

黃美秀告訴李香秀，幾天後屏科大正好要舉辦生態研習營，其中包含登山的相關課程及體驗，建議她可以試著參加，從此開啟了她的「登山之路」。同年 10 月，李香秀在上了課、也受了訓後，帶上登山器材及輕便攝影設備，終於如願跟著黃美秀所帶領的研究團隊進入大分「有熊國」進行影片的田野調查工作。2010 年年底李香秀完成企劃案，並於隔年取得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補助金，而後開始了艱辛的拍攝。

上山就有希望，失望不是絕望

拍攝過程中近三十趟翻山越嶺的旅程，李香秀背負裝備踏著沉重步伐，在崎嶇的山路一步一步前行，「唯有進去才有希望，」每一次旅程李香秀都抱持著拍多少算多少的心態，「只要上山，就能獲得；但不上山，就什麼都沒有。我總不可能在台北幻想，就可以有一個畫面跑出來嘛！」李香秀大笑著，彷彿登山拍攝是件簡單的事，「劇情片如需要山景也許可以就近拍攝都市中的山景畫面即可，但紀錄片絕對不可能這麼做。我的紀錄片架構場景明確，當然無法用其他地區的山景取代，連動物拍攝都一樣，無法用他處取代。」因此，《黑熊森林》中，處處可見真實的山林之美。霧氣氤氳繚繞的山頂，眾人走在落葉滿地的小徑，時而靜默地聆聽自然的聲息，時而呼喚彼此，每一眼瞬間，都被細細地記錄在鏡頭之中。

上山的路程，每一步都走得戰戰兢兢，李香秀緊盯每個細節，不要出任何差錯，也不走任何多餘的路；但她同時也告訴自己，雖然一定會有所期待，然而只要盡心盡力，即便拍出來成果不佳，也要懂得



» 大分山頂上的一片小草原

認命。「先把最壞的狀況都想清楚，比如明明是拍『黑熊森林』，結果卻拍不到黑熊怎麼辦？那就只能接受這個命運，接受畫面裡只有大便、爪痕之類的東西。」李香秀無可奈何地笑著說。儘管心中無奈，也為此種不確定性而感到焦慮，但是她依然不放棄；努力地，有時間就往山上跑，希望用長時間的投入創造奇蹟。

科學與傳統的碰撞，擦出動人的友誼火花

拍攝地點大分，位於玉山國家公園東側、拉庫拉庫溪流域中游，除為台灣黑熊出沒的熱區外，在歷史上也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是日治時期布農族武裝抗日之「大分事件」的發生地。在李香秀的鏡頭中，清晰刻劃了布農族人與大自然密切互動的人文歷史。李香秀自知拍攝生態並非她的強項，因此《黑熊森林》中不僅呈現美麗的山林及各種動物的樣態，更記錄了轉任巡山員的布農族獵人林淵源，以及黑熊媽媽黃美秀之間亦師亦友、情同兄妹的動人故事。

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黃美秀，碰上充滿原民傳統智慧的林淵源，在尋熊過程中不斷碰撞。2000年冬季，黃美秀一心尋熊，林淵源雖然認為行程延宕有所不妥，仍留下來陪伴黃美秀。行至土葛崩壁，黃

美秀一不留心就被落石擊中，險些跌落山谷，幸虧林淵源及時伸手奮力將她拉回，才保住一命。「我認定這個人救過我，他將會是我一輩子的大哥。」黃美秀在片中感性地說。而林淵源也深為黃美秀對研究的堅毅所感動，「從此以後，她要去哪，我就決定陪著她一起去。」

永不放棄 只為記錄最美的一瞬

2011年暑假，李香秀開始就近在瓦拉米山屋附近自主學習如何拍攝動物，而林淵源便會從中指點、建議她可以到哪裡守株待兔。「一開始走路的腳步很沉，中間有許多自我訓練的過程。」慢慢融入大山的步調後，李香秀開始憑直覺蹲點，某些點很快就換，而某些點一蹲就是整天。

一開始，李香秀利用較為寬敞的工寮式掩蔽帳蹲點；後來卻發現，從掩蔽帳拍出去的場景及角度都太過相似，便改用較為便宜，機動性也較高的鳥帳。「我希望能從不同的角度拍攝動物，也希望能夠呈現不同的森林樣貌。」李香秀表示，「因為我不只是拍動物本身，同時也要利用這個過程去展現森林的樣態，所以片中展現的森林空間和樣貌，都是很多樣的。」然而，當她滿山遍野爬上爬下時，鳥帳依然有著負重的負擔，因此最後也以失敗告終；最後李香秀突發奇想到永樂市場剪了兩塊迷彩布，拼湊成她專屬的「行動掩蔽帳」，「走到哪裡就可以守到哪裡，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場景。說來好笑，但該帳也可以為我抵擋一點入襲的寒風呢。」在《黑熊森林》中，只有少數的畫面透過固定的掩蔽帳拍攝，其他絕大多數都是李香秀親自披著行動掩蔽帳四處蹲點拍出的畫面。

稀有的美麗畫面 全是山神的賜予

11、12月是大分的熊季，冬陽在上午八點半前後會通過多美麗稜線，光線穿過樹林，灑落在草地上。但這樣美麗的光線只能維持到下午三點，陽光越過大分山，天色就會慢慢轉黑。因此每每天光將亮，李香秀一行人就已經用餐完畢、一切就緒，迎著山裡冷冽的空氣，準備出發蹲點守熊。「守熊的那一年，我們的作息都是按部就班，每天大約守九到十一小時，天色微亮，不需要頭燈照明就出發，一直守到天光沒了才回到山屋。」即便長時間的蹲點，成功拍到黑熊的機會，仍是可遇不可求。

「我很幸運，熊沒發現我！牠維持一樣的動作很久，還來得及讓我從包包裡把攝影機拿出來。當時天氣很好，熊的身上有光，能夠聚焦。」談到第一次成功拍到黑熊的身影，李香秀的語氣難掩興奮。「能拍到這些美麗的畫面，真的要感謝山神的幫助。」雖然並非每次的拍攝都如此順利，「曾有一位攝影師，整個12月就遇到黑熊八、九次。但因為當時的整體條件沒那麼好，所以能用的畫面不是那麼多。」李香秀惋惜地說，「但我都會告訴自己，這次沒拍到就下次再來，所以才會一連拍了六年啊。」

以影像建立台灣知識源泉

歷經三次驚險的大分旅程，2013年，李香秀終於完成人物的拍攝，完整記錄黃美秀在山林從事台灣黑熊調查及資料蒐集的實況，完成林淵源巡山任務及山林生活的記實，同時也進行了布農族打耳祭典的儀式拍攝。再經過三年等待空拍技術成熟，同時補足大山中動物的

鏡頭後，《黑熊森林》終於在2016年順利上映。

李香秀看著紀錄片宣傳的海報說：「我常自問，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究竟認識它有多少？知道它有多深？答案是永遠不夠的。」李香秀的表情堅定，「以影像建立台灣的知識源泉，是我作為一個影像工作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 《黑熊森林》宣傳海報



» 發現台灣黑熊



從今天到明天，夢想這條路，讓我們一起走到未來。

關於帝亞吉歐 (About DIAGEO)

公司歷史

帝亞吉歐 (Diageo) 是全球酒精性飲料領導廠商，以全球性的視野與尊重在地需求和文化，提供消費者許多一流的酒精飲料品牌，包括約翰走路 (Johnnie Walker)、蘇格登 (The Singleton)、貝禮詩 (Baileys)、健力士 (Guinness) 及海島之最系列 (Caol Ila、Lagavulin 和 Talisker) 等品牌，行銷遍及全球 180 個營運據點，並於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上市股票。帝亞吉歐台灣分公司在台北、台中與高雄皆設有辦公室，服務全國的客戶與消費者。

公司願景

帝亞吉歐「Diageo」這個字彙本身結合了拉丁文的「day (dia)」及希臘文中的「world (geo)」，因此我們將此涵義延伸為品牌願景，希望每個人都能夠隨時隨地歡慶生命！

公司價值觀

為提供最佳服務與產品，帝亞吉歐秉持著五個重要價值觀來審視自我：

對消費者保持熱誠 (Passionate about consumers)

給予自己和他人成功的自由 (Freedom to succeed)

以我們所作的為榮 (Proud of what we do)

成為最好的 (Be the best)

相互的尊重與肯定 (Valuing each other)

企業社會責任與理性飲酒

台灣帝亞吉歐身為在台灣的外商企業，我們深信企業成長與環境改善相輔相成，因此自 1987 年進入台灣以來，始終秉持著「跨越國界藩籬，發揚在地精神」的理念，致力實踐企業公民的角色，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核心策略之一。我們深入台灣各地了解在地發展，積極參與現存議題的改善行動；長期推行「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Plan W 女性賦權計畫」及「水資源維護 - 金山倡議」、宣導酒前、酒後不開車的觀念、推動酒後代駕服務、導入台灣 SMASHED 教育劇場計畫等社會參與活動。對帝亞吉歐而言，堅持做「對」的事，除了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效益之外，也希望能讓身在其中的員工以我們所做的事為榮。



得獎紀錄

- 2008** 台灣帝亞吉歐獲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九屆「文馨獎」之「金獎」與「最佳人才培育獎」
- 2008** 台灣帝亞吉歐獲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評選「優良外商獎」
- 2009** 台灣帝亞吉歐獲遠見雜誌評選為「企業社會責任獎」外商公司前十強
- 2010** 台灣帝亞吉歐獲遠見雜誌評選為「企業社會責任獎」前十五強企業
- 2012** 台灣帝亞吉歐獲第八屆傑出公關獎「企業形象優異獎」
- 2014** 台灣帝亞吉歐獲遠見第十屆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獎「楷模獎」
- 2016** 台灣帝亞吉歐獲《天下》企業公民獎外商企業組第 13 名
- 2017** 台灣帝亞吉歐獲《天下》企業公民獎外商企業組第 15 名

活動緣起

KEEP WALKING FUND 夢想資助計畫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為全球性的公益活動，最早起源於美國、印度、墨西哥、波蘭以及泰國等地，啟發無私大我的社會關懷行動，創造許多為人津津樂道的圓夢故事。

帝亞吉歐深耕台灣多年，長期關懷在地發展與社會公益，有感於台灣自 1999 年起，接連經歷 921 大地震、首次政黨輪替，以及 SARS 疫情爆發等社會衝擊，為了鼓勵民眾突破困境，勇敢逐夢，台灣夢想資助計畫於 2003 年起正式啟動；不以營利為目的，不限定夢想的類型和議題，夢想資助計畫為台灣在地打造別具意義的資源平台，每年更依據社會氛圍訂定主題，鼓勵台灣各領域平凡卻偉大的築夢者，不論面對何種困境，秉持著 KEEP WALKING 的精神，邁出夢想的第一步，以行動實踐美麗的願景。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不僅是台灣推動夢想計畫的先驅，更是孕育夢想家的搖籃；截至本書出版的 2018 年為止，夢想資助計畫已與近 160 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夢想實踐家一同為教育、科

技、人文藝術、社會關懷以及生態環境保育等議題提出解決方案，包括全高空拍攝台灣生態環境紀錄片《看見台灣》的齊柏林；在 2017 年榮登 BBC 百大女性的林念慈，其推展「環保布衛生棉」及「婦女衛生教育」改善尼泊爾婦女的衛生條件並藉此提升當地女權意識；耗時十年拍攝台灣影史上首部 3D 紀錄片《美力台灣 3D》記錄下了台灣這個小島上多采多姿的各種自然與人文風貌的曲全立；獲行政院文化部授證「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俗稱「人間國寶」）的泰雅族藝術家尤瑪·達陸等多位夢想鬥士，他們皆是推動台灣持續前行的力量。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希望透過夢想實踐的故事，鼓舞更多有志之士，持續為台灣及其它地區的社會問題而努力。未來，台灣帝亞吉歐也將持續耕耘，藉由更多夢想家的築夢見證，持續將夢想種子擴散到台灣各地，有限資源發展為無限大的加乘效應。



夢想・臺灣

第一屆（2003）

歐陽台生	引進專業山區救難技術，挽救生命的希望工程
齊柏林	御風入雲攝見美麗島——臺灣水系生態空照紀錄
尤瑪·達陸	紀錄泰雅工藝及文化，建立泰雅染織工藝村染織博物館
吳興傳	推廣盲胞慢跑運動，跑出更寬廣的視野
魏憶慈	搭築原住民孩子讀書夢——新光部落的涼亭圖書館
吳宗憲	利用沼澤污水過濾方法，還家園原本清淨的本色
丁元亨	倡導願景青年行動，許公益為終生志業

第二屆（2004）

唐德沛	結合醫療與科技，架構部落遠距醫療網路系統
陳敏聲	成立「新黃絲帶創作群」，組織並持續教化更生受刑人
鄭一青	發表「守護臺灣生物多樣性」專書，建構物種保育溝通平台
馬躍·比吼	「說名字」原住民個人姓名傳承廣告拍攝
林大裕	成立珊瑚養殖農場，追求生態與商業間的完美平衡

第三屆（2006）

邱蘆素蘭	建立 300 種臺灣常見野鳥圖鑑，供作中小學自然學程教材
林建享	完成千年來蘭嶼達悟族傳統船隻首次划向臺灣的歷史航程
周聖心	串連環島千里步道，為行人保留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沿線風景

黃盈豪	以「泰雅烘焙屋」重現傳統泰雅族共食共作文化，讓重建區部落居民永續自足
呂凱慈	以科技傳承布袋戲老師傅的操偶手技

第四屆（2007）

林亞秀	「看」見他們的聲音，建立臺灣自然手語影像資料庫
金惠雯	建立部落文化傳承的物質基礎，推廣「部落 e 購」平台
陳雅楨	推廣「有機部落」，將廚餘轉化為再生資源恢復地利，創造新興部落產業
陳銘哲	成立庇護性數位設計工作室，幫助重度腦性麻痺患者建立自我價值
趙立真	解開孩子學習中文的密碼，完成啟蒙教學研究
李毓蓉	建立青年學子的環保概念與公民意識

第五屆（2008）

陳俊朗	打造「飛翔教室」並製作愉快而有效的教材，改善偏鄉地區孩童學習低落的問題
陳雅楨	建立「原住民小農有機計劃生產網絡」，發展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
廖文華	打造全方位青年生活中心，用愛心、關心緊緊拉著青少年的手
趙自強	走遍臺灣兒童病房為小朋友說故事
蘇世文	帶領台北市市民管樂團深入台北看守所，用音樂重建更生希望工程
胡忠銘	建立全方位血友病友團體，幫助成年病友順利求職，並給予充分治療資訊
廖基成	致力推廣寵物訓練計劃，開創醫療犬服務，為流浪犬找到完美歸宿
蔡柏璋	透過創新劇場經營的學習與思維，打造健康表演工作環境，提昇表演藝術地位與願景

第六屆（2009）

余欣怡	聽，來自海洋的歌——一生的目標是追尋海豚
-----	----------------------

沈苾菱	夢想驅動程式——打造兩岸三地最大的免費教學網站
高正忠	當好小孩們的第三個爸爸——弘孩兒課輔計劃
徐銘謙	建立步道志工基地，以手工修復世界級歷史古道
黃英雄	聽「心」的電影——黃英雄的視障電影賞析新典範
詹家龍	和蝴蝶說話的人——打造紫斑蝶永續生存的生態廊道
鄭淑勻	大道之行，臺灣無礙——打造無障礙空間的生命鬥士

第七屆 (2010)

李香秀	拍攝結合人文與自然生態紀錄片，喚起大眾關注瀕危物種
林君英	開玩具車陪伴孩子遊戲，期望弱勢孩童能擁有快樂童年
黃博雄	以寶特瓶纖維織布創造節能又綠化的「布花園」
楊耀民	利用水庫小尖兵「e-Meduse」，解決水庫優養化問題
鄧宗道	以廢棄物打造創意建築，讓所有資源都能夠生生不息
劉若瑀	帶領中途之家青少年「雲腳」台灣，找到安定的力量
羅永清	將創作情詩與原住民語言翻譯與對話，產生文化對話與理解

第八屆 (2011)

王宏珍	協助清泉部落的神父完成矮矮山路邊攤的活動及相關書籍，並陪伴部落孩童學習成長，用她的角度帶原住民孩童認識世界，也帶讀者認識部落文化
邱銘源	以「ECO KITCHEN 生態廚房」打造生態台灣、有機農村的共同品牌
胡文偉	創辦耕讀圓私塾，透過耕作讓孩童學習農村文化，讓孩童更加認同家鄉；農作獲益用於協助孩童的夢想實踐

夏曼·藍波安	遵循蘭嶼達悟族的飛魚曆法來傳承族人的山海智慧，因應不同季節舉辦傳統原生勞動與祭儀，藉以保留及傳承蘭嶼傳統文化
馬玉如	建立兼具環保與公益的「Give 543」網路平台，透過「捐物」引發樂於助人的善念
張淑蘭	結合蘭嶼傳統文化觀點，設立「居家護理所」，並藉由影像紀錄分享實務經驗
曹齊平	利用回收廢棄家電佈置成生活科技展示教室，並將教學經驗傳承給後輩
黃心健	製作屬於台灣人身體記憶的『身體之書』，結合紀錄片拍攝與主題展覽，擁抱台灣在地文化
黃泰吉	透過空手道的武德教育及生活的良性影響，讓孩子健康成長，成為社會的正向力量
簡志明	建立無齡限制與無障礙的閱讀空間，募集繪本有聲書等數位教材讓孩子與阿嬤分享閱讀

第九屆 (2012)

王志全	帶領中重度智能障礙孩子們騎獨輪車環島，從環島過程獲得自我成就，並傳愛給更多人
任培豪	發揚「功夫小太陽教育計畫」，將品格教育結合武術學習，將溫暖與正向力量帶給這群成長過程中極需自信的孩子們
陳文靜	邀請元氣館孩童與在地社區民眾共同打造有機溫室，凝聚向心力更創造地方產值，提高青年返鄉意願
陳建泰	打造在城鄉交界的社區協力農業，協同種植健康糧食，讓原住民可以擁有對環境友善的農場

舒米恩・魯碧	舉辦以阿美族母語音樂為主體的社區中小型活動——「阿密斯音樂節」，傳承阿美族文化與精神，並藉由音樂節發展異業結盟，創造經濟價值
黃明正	以台灣為起點開始執行「倒立先生環球計畫 15 年」，在 20 個月內完成環台表演計畫，在各縣市駐地表演，宣揚雜耍藝術的理念
楊淨淑	協助父親楊三二進行一冊木屋造屋計畫，透過換工及伴工模式傳承木工工法技藝
廖聖福	透過「漂流木不流浪」計畫，結合木工技藝傳承、產業創新及公益推廣等面向，幫助地方社區與偏鄉發展，進而輔導年輕人返鄉
潘美綠	為身障及弱勢族群打造「無障礙錄音室」，製播公益與社福性質的「公益專業頻道」，提供身障人士擔任 DJ 的工作機會

第十屆 (2013)

方荷生	建立整合「食物 + 實務 + 時間」的「南機場幸福 3P ✓ 銀行」，將物資有效分配給需要的居民；達到照顧弱勢、社區互助、自給自足等理想
吉正然	以藍芽技術結合智慧型手機與網路，為視障朋友打造導航應用程式，給予定位與導航的功能，讓他們了解自身周圍環境，讓他們的世界不再黑暗
林詩頤	以台灣民俗活動為主題，結合生動有趣的「樂高」機器人，創作科學展覽，讓孩子們透過靈活的教材學習科學知識
金欣儀	成立「直接跟農夫買」社會企業，穩價穩量收購農產品，讓農民安心採用友善環境耕作；同時結合新興創意人才，翻轉農業困境，永續經營
侯勝宗	創立「計程車創新學院」，為台灣建立跨車隊的教育訓練平台與網絡，並結合觀光服務與計程車產業，同時解決地方司機素質不均及收入不穩定的問題

洪聖雯	呼應「以結紮代替撲殺」的理念，以澎湖為起點，實行流浪動物絕育計畫，以實際行動證實大規模、高密度的絕育才是有效控管流浪動物數量的方法
范志明	打造台灣原創手工琴，以此增加部落居民的工作機會，為地方經濟注入源頭活水
陳秀玉	培訓 BC3 地板滾球選手參與地板滾球國際賽事，藉此實現自我，創造生命奇蹟
黃冠瑩	成為專業紅鼻子小丑，巡迴全台各地安寧病房與療養院做小丑表演，散播溫暖、散播愛的同時，喚醒人們最真摯的情感
趙鈞正	運用手工製作的手操布偶，關懷和陪伴育幼院童，希望能啟發孩子對未來的夢想能力
賴萌宏	成立小型生態與生產共存的農場，提供鄰近社區居民以無償認作方式，學習對生態友善的耕作方式，讓生態多元樣貌於農村中再復榮景
賴麗君	以《神戲》紀錄家鄉歌仔戲老戲班「新麗美」與越南籍當家花旦安妮的故事，復興沒落的歌仔戲文化產業，並打破社會大眾對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

第 11 屆 (2014)

金 磊	台灣海域水下鯨豚拍攝計畫
徐敏雄	從逐到築——營造跨文化和解共生的夢想城鄉
陳允萍	讓世界看到台灣為語言不通者的人權而努力！
陳立超	小指尖上的眼睛
陳映伶	給我一口九孔池——海洋生態復育計畫
黃裕翔	散播音樂種子
曾文勤	Open Doors：打破隔閡之牆，重現璞玉光芒

夢想・世界

第一屆（2003）

- | | |
|-----|------------------------------------|
| 艾和昌 | 載著臺灣駛向全世界——阿波羅四號的太陽能車前進 2004 年雅典奧運 |
| 曹齊平 | 研發創意科學實驗玩具，讓全世界窮學生都有機會使用 |
| 林麗芳 | 鏡頭下的菩提與人生——喜馬拉雅山上的小喇嘛 |

第二屆（2004）

- | | |
|-----|----------------------------|
| 張平宜 | 推動麻瘋村小學興建工程，打造回歸社會文明的希望道路 |
| 朱學恆 | 領導 MIT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中文翻譯計劃 |
| 林豪勳 | 挑戰全身癱瘓障礙，展開橫渡世界五大洋冒險之旅 |
| 李曉菁 | 出版「臺灣口述歷史英文選」，讓臺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

第三屆（2006）

- | | |
|-----|----------------------------------|
| 黃百樂 | 要做世界第一的女攀岩手，爭取兩性運動權平等 |
| 王徵吉 | 紀錄黑面琵鷺全球飛蹤 12 年，完成世界首部黑面琵鷺全年生態紀錄 |
| 宋明杰 | 黑吉米計劃—幫助台美混血兒吉米，展開找尋父親的尋根之旅 |
| 丁文卿 | 臺灣青年的關懷跨出海峽，成就柬埔寨孩童的學習夢 |
| 張景皓 | 以英文為偏遠地區學童搭起邁向國際的橋樑 |

第四屆（2007）

- | | |
|-----|-----------------------------------|
| 郭秋良 | 在極地追尋獨角鯨的劍舞，製作全世界第一部追蹤角鯨的科學與自然紀錄片 |
|-----|-----------------------------------|

- | | |
|-----|-------------------------------------|
| 洪佃玠 | 生物農藥改善自然環境，打造臺灣基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
| 顧允岡 | 結合園藝治療與傳統農業文化，打造「生態村」，為精障者找回回歸社會的希望 |

第五屆（2008）

- | | |
|-----|---|
| 劉翔頌 | 創立一個以行動教室推廣外語學習活動及國際文化交流為主的社會企業，並培育外語志工回饋社會 |
|-----|---|

第六屆（2009）

- | | |
|-----|----------------------------|
| 陳彥博 | 不只零下 40°C——沒有夢想到不了的地方 |
| 趙建民 | 看見聲音，聽見聾人的話語——結合數位發展典藏手語文化 |
| 賴樹盛 | 讓邊境不再繼續無根漂流——夢想醞釀的邊境小屋 |

第七屆（2010）

- | | |
|-----|-----------------------------|
| 林孝鎧 | 單車橫越 25 國，讓世界看見台灣、給下一代做夢的力量 |
| 林念慈 | 在尼泊爾推展「環保布衛生棉」及「婦女衛生教育」計畫 |
| 高銘和 | 完成「中國百岳攝影計畫」，讓更多人瞭解大自然奧妙 |
| 郭俊賢 | 車隊參加「殼牌省能車馬拉松大賽」，宣揚能源科技生活化 |
| 廖敏惠 | 參與國際海洋保育團體的航行，宣導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

第八屆（2011）

- | | |
|-----|-------------------------------|
| 吳建衡 | 帶著台灣特有民俗文化——電音三太子環遊世界，向世界介紹台灣 |
| 張 正 | 經營《四方報》讓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藉由母語刊物一解思鄉之愁 |

第九屆（2012）

- | | |
|-----|--|
| 朱永祥 | 建立公平貿易平台，在台灣行銷海外弱勢居民的手工藝品，輔導海外弱勢居民自力更生，改善當地生活環境與品質 |
| 李筱瑜 | 目標搶進鐵人三項職業組世界排名前 30 名，分享自身故事鼓勵並帶動國內運動人口與相關產業 |
| 張良伊 | 紀錄探訪南極的過程，透過環境教育的巡迴分享，以文字、影像引發台灣青年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並將環境保護落實於日常生活 |
| 莊智超 | 創辦個人經驗線上影音圖書館，分享個人就學、就業經驗，提供台灣年輕人看世界的窗口 |
| 陳蔚綺 | 帶領身障學生參加國際障礙者鋼琴大賽，與各國好手交流技藝，也讓他們的努力與才華被世界看見 |

第十屆（2013）

- | | |
|-----|---|
| 楊重源 | 為西藏塔須村居民籌募營養品與藥包資源，並成立「KARMA 基金會」，讓義診送暖到藏區的夢想永不間斷 |
|-----|---|

第 11 屆（2014）

- | | |
|-----|--------------------|
| 吳建衡 | 我要成為紀實攝影界，世界知名的攝影師 |
| 阮建曄 | 愛心騎飛——橫跨美國 5000 公里 |
| 林芝韻 | 台灣光腳潛水女孩 |
| 周俊勳 | 全力以赴，「棋」跡重生！ |
| 連德安 | 「滑勵人生」冬季奧運國手——連德安 |
| 黃博浩 | 利用新興生醫科技拯救腦部疾病病患 |

樂築夢想 成就非凡

第 12 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

發行人 蔡嫦琪
總編輯 常璽
策畫 台灣帝亞吉歐公共事務部資深協理 許鴻鵬
台灣帝亞吉歐企業社會責任暨溝通專員 江怡臻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工作小組
責任統籌 胡郁婷
編輯群 胡郁婷、張雅劼、林詠甯
美術設計 Ting.
校對 胡郁婷、張雅劼
照片提供 楊重源、吳思穎、吳淑娟、許又仁、陳凱翔
陳孟偉、孫育仁、陳雅得、韋慶陽、洛金、尤道
林宥岑、吉正然、李香秀
出版發行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
客服電話 02-2606-8228
公司傳真 02-2606-8238
公司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266 號 16 樓之 1
官方網站 www.eastgold.cc
客服信箱 win.servic@gmail.com

商務整合 點石成金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印製 彩峰造藝印像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定價 新台幣 280 元

版權歸屬於帝亞吉歐台灣分公司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樂築夢想, 成就非凡: 擁抱台灣新希望 / 常璽
總編輯. -- 第一版. -- 新北市: 零極限文化,
2018.05
面; 公分
ISBN 978-986-95688-6-9(平裝)
1. 公益事業 2. 個案研究
548.1 107005243

DIAGEO 點石成金 www.diageotwcsr.com

2015年，走過MERS威脅、八仙塵爆的衝擊
和動盪不安的世界局勢，
我們深深體認世界並不完美，
我們重新反思什麼是樂天知命、珍惜所有。

築夢的路上或許困難重重、也許挫折不斷，
更要用百分百的熱情接受每個挑戰，
用微笑面對每個轉彎，
樂觀正面的態度將帶領我們獲得更豐沛的能量，
走向更加寬廣的人生。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
每個夢想都有無限可能。

你還在猶豫什麼？

© SONG SONG MEOW, Licensed by HIM Music Inc.
星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

NT\$280
ISBN 978-986-95688-6-9
00280
點石成金